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碩士論文

從遷徙轉業翻身探究客家人的生命意義
——以國姓鄉為例

The study Hakka's meaning life from the immigration, changing career, social- economic turnaround- as a case of Guoshing Township

研 究 生 曾 應 鐘

指 導 教 授 紀 潔 芳 教 授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五 日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從遷徙轉業翻身探究客家人的生命意義

—以國姓鄉為例

The study Hakka' s meaning life from the immigration ,changing
career, social-economic turnaround-as a case of Guoshing Township.

研究生：

曾應鐘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徐明珠

紀潔芳

李燕蕙

指導教授：

紀潔芳

系主任(所長)：

蔡好晶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五日

謝 誌

當鳳凰花樹火紅，蟬聲鳴過枝頭的畢業時節，南華的小葉欖仁也舒展著枝葉，襯映著阿勃勒垂懸飄逸的黃花與散放濃郁香氣的黃玉蘭，這可是驅散離愁的馨香？

兩年多前高中同學信源轉來網路流傳的「書到今生讀已遲」文章，說黃庭堅的學問好是因為上一輩子就讀下來的，想想自己這輩子的書讀太少了，可不可以為下輩子讀書呢？正好，那時也為了國姓耆老訪談龐大的資料如何處理傷腦筋的時候，想想進入一處可以解開自己問題的校園該有多好，於是進入了南華大學學分班。

學分班的教授紀潔芳老師，告訴我們要將入學考試當成「憲法」，是生活中最高的目標，她要我們讀傅偉動老師「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時候，能夠錄下來，再在開車的時候聽，果然不斷的讀與聽，對陌生的生死學有了些許的概念，五十八歲的老考生與二十郎噹歲有生死學專業的年輕學子在試場上比試，終於以幾乎殿後的成績進入了南華。

我以「從遷徙轉業翻身探究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以國姓鄉為例」為論文的題目，卻險些放棄，幸好也是客家人的紀老師告訴我，這個題目可以做，也因此紀教授成為我的指導教授，經常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在她不厭其煩的指導下，「柳暗花明又一村」，撥開了荊棘，闢出了坦途，她總是能算好時程，在你稍鬆的時候，就又箍緊你的神經，不會躁進、不會浪費時間，按部就班的完成論文。

開師父的論文要醞釀的話語讓我受益良多，何老師長珠的寫好論文對自己才有交代的叮嚀讓我謹記在心，魏老師書娥初審時的教誨讓我更加戒慎，蔡老師昌雄的存在與詮釋現象學開闊了許多視野，李老師燕蕙人文學科研究方法與敘事研究增添更多見解，她在口試時說看這篇論文好像看到一個時代的史詩，相信論文對國姓鄉的歷史有很大的貢獻，讓人受寵若驚也得到很大的鼓勵，同時期許能拍

成電影會更好，我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雄心，希望因緣俱足時，李老師的期盼會成真；徐教授明珠是苗栗南庄的客家人，她寫過許許多多的客家文章，她在口試時精闢的見解，獲益良多。盧先生慶穗專程開車載著夫人徐教授明珠南來口考又匆匆北返的辛勞銘感五內，

學姐旗明、淳儀、秀銀、雅臻、姍姍、珍玫、怡靜，同學美雲、慧峰、美延、富益、錦玫、司音、珊玫、伊佐、家梨、鋒信，好友春平、惠美、麗青、志行夫妻的鼓勵，圖書館顏玉茵小姐的協助幫忙，排除了許多寫作的的困難。

國姓鄉親的故事促使我進入研究的殿堂，研究參與者邱立春，蔡有德、庭昌父子，何治郎，陳貞義經常要耐煩的讓我追根究底，翻閱陳年舊事、勾起傷心苦情，國姓報導的編輯澤芳不時陪伴我們前往採訪探索。

內人從國中退休四年了，本來約好退休後要陪她旅遊散心的，不料，她退休後一年我進入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工作，第二年又進入研究所，寫論文的時候又怕打擾我，讓她過著戰戰兢兢的日子，也因為有她營造的好環境讓我得以安心的完成論文；女兒知道我考上研究所後從香港發了簡訊祝福，同時資助我學費，女婿還從大陸為我尋找有關遷徙的書籍，兒子媳婦不時提供生活費、經常協助印製論文草稿供指導教授修改，關注我的健康、營造良好環境讓我安心撰寫論文，也要感謝父母的生育讓我有各種學習的機會，感謝叔叔、嬸嬸在我艱困的時候提供的協助。

在天的祖父母也請容我稟告：孫兒已經完成國姓鄉客家人生命意義的碩士論文，讓你們及共同艱辛奮鬥的鄉親的歷史可以長存永留。

應鐘誌于新營

2009. 6. 17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有流浪天性的客家人，他們在尋找新鄉夢土的心路歷程，在遷徙轉業翻身過程的生命意義。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的質性方法，藉由客家後裔回顧本身或先人的生命故事，了解遷徙目的、開發方式、突破貧窮、立穩根基成爲厚實基礎的過程，探索經驗背後的情境脈絡。

研究結論有五：

- 一、原鄉生活苦，父祖忙墾植，冒險奠基礎。
- 二、硬頸墾荒山，熬過苦中苦，全家能立足。
- 三、心存不如人，突破不可能，翻身終有成。
- 四、立穩起跑點，三代有基礎，擊舉歡樂圖。
- 五、感恩與回饋，原本墾荒蕪，如今盼復甦。

研究建議有二：

- 一、協助建立有生命意義的族譜，藉以闡揚客家精神。
- 二、協助未能轉業、未能翻身者，能有正面、積極的工作。

關鍵字：遷徙、轉業翻身、客家人、生命意義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investigating a wandering character, Hakkanese. It's about the process which they are seeking for the new country and their dream land, and also the life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immigration, career changing and the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It uses the method of depth interview by looking back oneself of the Hakka descendant or ancestors' life stories. By such a method, it tries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behind their experiences and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immigration, the way of development, the way to breakthrough the poorness, and the process of standing firm to be the basic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There are five study conclusions:

- 一、 Works hard in the hometown, reclaims busily of ancestor heritage, and takes risks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 二、 Cultivates the barren hill, endures the pain, and set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amily.
- 三、 Feels the lack of ability overcomes the impossibility, than turns over finally.
- 四、 Stands firmly at the beginning,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through three generations, and gains the happiness.
- 五、 Feels grateful and gives something back, originally cultivates the barren hill, now hopes for the recovery.

There are two research suggestions:

- 一、 Help to establish the genealogical table of life signific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Hakka spirit.
- 二、 Help those people who can not change career or turn over, so they can work with an aggressive and positive attitude.

Key words: immigration, turn over, Hakkanese, life significance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3
第三節 名詞界定	3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範圍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國姓鄉客家人的開發	7
一、臺灣客家人的分布	7
二、國姓鄉的開發與現況	9
第二節 腦丁與隘丁的行業特性	14
一、樟樹與焗腦的腦丁	14
二、隘勇線與防守的隘丁	18
第三節 生命意義與客家人的特性	21
一、生命意義內涵之探討	21
二、客家人的特性	28
三、國姓鄉客家人的特性與生命意義	3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35
第一節 研究方法	35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36
第三節 研究過程與資料處理	37
一、研究流程	38
二、訪問大綱	41
三、資料處理過程	41
第四節 研究倫理與嚴謹度	41
一、嚴謹度	41
二、研究倫理	43
第四章 客家人遷徙至國姓鄉的故事	45
第一節 隘丁的故事—肩挑骨骸覓新鄉	46
第二節 腦丁的故事—遊牧山林終有成	63
第三節 腦丁的故事—鋒鏟樹匕換文筆	75
第四節 蕉農的故事—山中子弟上哈佛	86
第五章 國姓鄉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之探討	97
第一節 隘丁遷徙的生命意義	97
一、脫離不安定現狀，構畫生命，傳承香火，創造未來的意義	97
二、墾荒無奧援，自己開生路，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苦難的人生	99
三、轉業遽變，子女早逝，體驗生命無常的意義	101
四、熱心公益，關心教育，生命深度的意義	103
五、寬嚴並濟，子女有成，自我實現的意義	105

第二節 止遊移定山園的腦丁生命意義	108
一、流浪生涯、四處為家、生命傳承的意義	108
二、認命韌命、逆來順受，體驗與態度的意義	109
三、從無到有，從有到實，創造的價值	113
四、重視教育，艱困受教，子孫已有成	114
五、省吃儉用，樂天知命，生活有深度	115
第三節 樟樹盡仕途展的腦丁生命意義	116
一、原鄉窮苦、新鄉何處？分散風險盼未來	117
二、斫盡樟樹、林地務農，耐苦的態度、吃苦的體驗	118
三、不肯認命、把握機會，自我肯定，創造未來	120
四、敬重神明、尊重生命，兒孫展仕途	123
五、用心辦月刊、認真出版書，回饋鄉里、貢獻國家社會	124
第四節 百年蕉農的生命意義	125
一、原鄉貧苦、追尋樂土，期待好未來	125
二、作物多樣、杵築屋宇，構畫新生命	126
三、堅韌的毅力，創業的艱辛，硬頸的態度、生活的深度	127
四、艱苦受教、深山之中兩位哈佛博士，嚮導引領的意義	128
五、安養餘年、還地造林，喜慶兒女心繫家鄉，為理想奉獻	129
第五節 國姓鄉客家人的特性與生命意義	131
一、邱立春的自我實現	133
二、蔡有德創造的價值	134
三、何治郎回饋國家社會	135
四、陳貞義的生命深度	136

第六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省思	13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39
一、原鄉生活苦，父祖忙墾植，冒險奠基礎.....	139
二、硬頸墾荒山，熬過苦中苦，全家能立足	141
三、心存不如人，突破不可能，翻身終有成	142
四、立穩起跑點，三代有基礎，擎舉歡樂圖	143
五、感恩與回饋，原本墾荒蕪，如今盼復甦	144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45
一、協助建立有生命意義的族譜，藉以闡揚客家精神	145
二、協助未能轉業、未能翻身者，能有正面、積極的工作	146
第三節 研究省思	146
一、緬懷過去，珍惜現在，惕勵未來，感恩惜福.....	147
二、把握機會，穩健踏實，嚮導引領，創造坦途	151
三、心繫國姓、發掘國姓，發揚國姓	152
參考文獻	154
附錄一 研究參與同意書	169
附錄二 訪談大綱	174
附錄三 文本分析範例	175
後記	179

表 次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37
表 5-1 研究參與者的特性與生命意義單元	132

圖 次

圖 2-1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27
圖 3-1 研究流程	38
圖 4-1 邱立春家族圖	61
圖 4-2 邱立春生命歷程圖.....	62
圖 4-3 蔡有德家族圖	73
圖 4-4 蔡有德生命歷程圖.....	74
圖 4-5 何治郎家族圖	84
圖 4-6 何治郎生命歷程圖.....	85
圖 4-7 陳貞義家族圖	95
圖 4-8 陳貞義生命歷程圖.....	96

照片

1 研究參與者遷徙路線圖	158
2 炊仔 腦丁 摘梅 閩豬圖	159
3 國姓鄉早期由木造竹編的房屋	160
4 國姓鄉早期的茅屋	160
5 早年的國姓鄉民堆石籬架竹橋維持交通	161
6 冬日河床上的竹橋	161
7 早年國姓鄉民依賴牛來運輸耕田	162
8 挑運是早年的運輸方式	162
9 五十年代農試所在國姓教施肥	163
10 早年盛裝香蕉的竹籃	163
11 早年稻米收割情形	164
12 早年國姓鄉民曬稻穀	164
13 邱立春家族祭祖	165
14 蔡有德家族祭祖	165
15 何治郎家族祭祖	166
16 陳貞義與哈佛博士的兒媳	166
17 國姓鄉有山多平地少檳榔多的特色	167
18 檳榔成為國姓鄉目前最大宗的產業	167

19 隘勇線上的槍櫃（仿造）..... 168

20 山清水秀的國姓鄉..... 168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南投縣國姓鄉客家居民的祖先，兩百多年前冒著針舵失效葬身海底的危險強渡黑水溝，登上瘴癘肆虐、毒蛇橫行、原住民出草戡首的不安來到台灣，立足於閩人不愛、原住民不棄的山區，胼手胝足開發了原住民的獵場，卻又因人口膨脹等因素，在約一百年前再由新竹北埔、苗栗卓蘭、獅潭，臺中石岡、東勢、新社等地前往國姓「開山打林」、「墾荒栽植」，他們在榛莽密佈只有獸蹤的山林，經過了栽種香蕉、樹薯、甘蔗、香茅、果樹，厚實子孫生存的根基，有了生根發展的基礎，他們的子孫在歷經三、四代，八、九十年之後又紛紛遷徙至他處，但是這次的遷徙不再是人口膨脹生活困難的逃離尋覓，而是帶著厚實的行囊，挑戰自我、超越自我，得到了轉業翻身的機會，去探索生命的意義。

生命，猶如運動場上運動員手上的棒子一樣，一棒接著一棒永無止息的傳遞下去。

星雲說：人生像一艘船，在海洋裡漂泊的時候，總得有個碼頭可以倚靠，人生路上需要有加油站來跑更遠的路，要有休息站來舒展筋骨，要有供應站獲得服務，要有接駁站一代一代的傳承接力，人生的站很多，有時還會遇到檢查站、收費站等。人生的站帶給我們方便，雖然偶爾也難免帶來不便，但人總要有勇氣通過人生的驛站，一步一腳印的往前行走，這就是人生（星雲，2008）。

國姓鄉是客家族群中弱勢者生命裡的加油站、休息站、供應站、接駁站。

生命，在沾染泥土粗糙雙手的呵護、經營下，掙脫傳統、命運的束縛，不必再從事「汗滴禾下土」的基礎工作，儘管有人在轉業中殞落早逝，但卻有更多人能翻身而在杏壇、科技、公職、商場的領域中頭角崢嶸，展露長才，弱勢的客家散戶在這原是荒蕪的土地上歷經艱辛，獲得養分，終能展翅高飛，覓得生命中的心鄉夢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十七世紀在英國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艱苦的工人以及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向美國殖民；1975 年越戰結束出現大量的難民潮，越南難民漂流海上，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宋代開始閩南人向廣東、海南的移民；客家人從五胡亂華以來的五次大遷徙，向南方、向內陸、向南洋的發展，生命都在尋找出口，都在探索他們的生命意義。

雖然客家人是「牛奶中的乳酪」，但是國姓鄉的客家人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沒有宗親大族的組織等因素，他們的存在是鮮少被重視的，客語的消褪、客家文化的流失都讓人憂心，為了喚起客家人本身的注意，為了促使政府重視這裡的客家傳承、保留這裡的客家文化，研究國姓鄉的客家人成為重要的課題。

2006 年，本研究參與南投縣國姓鄉鄉志的耆老訪談，在六十人的訪問記錄中，有因修築日月潭前往尋找工作機會而後移居國姓的勞工；有手持槍枝保護漢人移墾，成為肩挑祖先骨骸邁向蠻荒，開闢山林的隘丁；有因平原已無工作機會只好手持「鋒仔」，斫樟樹焗樟腦，讓樟腦成為好萊塢膠卷，並用來製造藥品、火藥的腦丁；有胼手胝足開發營草林，種植香蕉半夜還要驅趕山豬與山豬爭食的果農；有苦於無人協助養兒育女將子女以背帶栓在樹幹，如養牛般防止兒女走失，邊墾荒邊照顧兒女的拓荒者；有無菜肴佐餐以一粒豆豉餵飽兒女一餐的墾殖人；有翻山越嶺救治急病不見得能收到藥費的無照鄉村醫生；有墊錢賒肥協助赤貧農民存活的商人；有憑藉肩挑手鋤努力耕耘山林培育成哈佛博士的清貧農人；有捕蝶捉蟲致富的捕蝶人。這樣的環境也是研究者成長的環境，這樣的經歷也是研究者成長的過程，他們的經驗引領著研究者一探自己根源的動機，想去了解「我來自何處，我因何而來」，於是想要深入研究探索客家人的生命意義。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動機，本研究有下列目的：

- 一、探討客家人前往國姓鄉墾荒之原因及不服輸的態度來源。
- 二、探討國姓鄉客家人移墾中突破困境，創建事業，尋找生命意義的歷程。
- 三、探討國姓鄉客家人從無到有，從有到厚實，因土地而豐盈，因豐盈而回饋土地的生命意義。

依據上述目的，擬探討下列問題：

- 一、為何放棄原鄉？是何產業吸引投入新鄉？想要追尋的目標是什麼？
- 二、遷徙的過程？田園的開發？突破生活困境的過程？遇到困難時支持的力量是什麼？
- 三、產業的抉擇？產業的轉換？易植追價、轉業翻身的心路歷程？奮鬥的目標是什麼？想要實現的是什麼？什麼事是最得意的？什麼事是最難過的？辛苦是否有了代價？
- 四、如何促使兒女向上，由基層的農耕進入理想生活的境地？
- 五、土地的現況？兒女的職業？未來的目標？

第三節 名詞界定

一、客家人

操持客家語言或有客家血統的人，「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一個種族的觀念。因為種族的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漢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因素，但單有南移的漢人還不能形成「客家」，還有待這批南移漢人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遷入某一特定地區，以其人數的優勢和經濟、文化的優勢，同化了當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形成一種新的文

化一迥異於當地原住居民的舊文化，也不完全雷同於外來漢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麼這種新型文化的載體——一個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得以誕生。

二、遷徙

已開發人口密集地區，形成了人口高壓地區，開發中地曠人稀地區，則形成人口低壓地區，於是人口大量從高壓地區快速流向低壓地區。明末清初，一方面由於政權交替、社會動盪，一方面由於閩粵沿海州縣人口壓迫問題的日趨嚴重，生齒日繁，人多米貴，愈來愈多的農村人口因為生計艱難而成為流動人口。其流動方向，除移殖南洋等國外移民外，主要是由閩粵沿海流向一衣帶水的台灣，而移民前來的人，在人口繁衍之後又有了人口膨脹的壓力，再度向低壓地區流動。

二、轉業翻身

不斷遷徙的客家人，在得到土地滋養之後，因人際關係或接受教育，力爭上游、脫離貧窮的困境，轉換原來的工作，從事其他的行業，由最基層的勞動階層翻越成為中產階級或管理階層。

三、隘丁

憑藉險要之地築堡相連的是「隘線」，守衛的人則為「隘丁」，而此一固守的山區防線常合稱「隘勇線」，連雅堂的臺灣通史軍備志上說：臺灣設隘，仿於鄭氏，歸清，仍沿其制，而墾田愈廣，漸入內山，官不能護，為了自衛，就設立了隘寮，招募隘丁，來防止番害，隘丁的經費來自於防守區內田園徵收來的隘租。

光緒十二年（1886）劉銘傳奏頒隘勇之制，廢隘租、收隘防，以充撫番之款，並派兵勇長年駐山，保護伐樟熬腦。光緒十四年（1888），阿罩霧人林朝棟、林文欽合設公司曰林合，給墾沿山數千甲地，並營腦，屢遭番害，請設隘勇兩營凡五百名，自給餉械，自抽籐坑至集集分設隘寮，謂之銃櫃；隘勇擊柝巡守，有警則鳴銃傳示，眾悉出，伏險擊，故番害稍戢。

四、腦丁

清領台灣時製腦業謂之腦戶（以客家人為多），雇用通番語與番頭目接洽樟樹採伐地點及日期，並以鹽布、牛豬、火藥、鉛彈等為交換條件，議定後提報當地官廳，申請伐樟熬腦，嗣由官吏複查地點、灶數後發給執照，自雇灶丁製腦。光緒廿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人據台後，先後公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取締規則」、「樟腦事業取締規則」，恢復樟腦專賣，加強取締私製私售以擺脫外商攘利，進而保護樟樹、造植樟林，研究製煉、提高品質、統制配銷，奠定樟腦專賣的基礎。

廿五年（1899）先後公佈「臺灣樟腦局官制」、「臺灣樟腦及樟腦油專賣」、「臺灣樟腦及樟腦製造」、「臺灣樟腦及樟腦油之收購、檢驗、配售、取締事項」等規章。

有焗腦經驗的「再夢台灣之寶」的作者廖景淵指出，一八九五年日人領台之後，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由日本的三井株式會社投資樟腦業，鼓勵人民製腦、禁止走私、提昇品質，防止濫伐積極造林。經過政府許可，從事製腦的負責人稱為「腦長」，鉋樟樹焗腦的工人稱為「腦丁」，焗腦的場地稱為「腦寮」，申請許可的「腦丁」會獲得專賣局發給一片巴掌大的樟腦樹的木質執照，上面有烙印、有編號、有砍伐的範圍、有核准的日期，而後才能進行砍伐與焗腦，樟腦產業在日據時代獨霸全球。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範圍

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 一、就研究地區的限制：本研究是以南投縣國姓鄉的客家人或其後裔為訪問對象，屬於個別經驗的探究，本研究無法投注太多的人力與時間，因而限定在來自中

部山區客家鄉鎮鄉居住於國姓鄉的客家人。

二、就研究方法的限制：本研究採深度訪談，分析個人的特殊經驗，關注的是現象的過程，以及尋求掌握人們如何看事情和觀看世界的歷程，並且描述或解釋這些意義。

研究範圍

客家人經常處於流浪的情境中，於是客家人渡台後，分布日漸零散，國姓鄉的居民來自四面八方，但仍以客家人居多，本研究選取擁有客家血統的居民做為研究參與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人何以不斷遷徙，不斷移墾，不斷尋找生命的出口，藉由遷徙、移墾與轉業，藉由尋覓、探索與冒險，扎實本身生命的能量，挹注後裔前進的動力，遷徙、移墾、轉業對子孫的翻身、蛻變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因而在開展研究之時，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文獻探討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國姓鄉客家人的開發；第二部分是腦丁與隘丁的行業特性；第三部分是生命意義與國姓鄉客家人的特性。

第一節 國姓鄉客家人的開發

客家人居住的環境在人口膨脹之後，有不得不遷徙的壓力，但是客家人在生活安定之後也有再移民的習性，似乎他們有著流浪、轉換工作、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天性。

一、臺灣客家人的分布

「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有一群因為天災變成人禍由華北向華南移動的人，被稱為「客家」或「客人」；在中國南方，一直被周圍的中國人視為異端的客家人，即使後來以華僑的身分到海外，在海外也被另眼相待，甚至有人把客家系華僑稱為「華僑中的猶太人」。嘉應大學客家研究所教授房學嘉指出：客家人並不是中原移民，客家人既不是蠻，也不全是漢，而是古越族殘存者後裔與秦統一中國以後來自中國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形成的共同體（羅香林，1992；松本一男，2007；高木桂藏，1992；房學嘉，1996）。

江運貴甚至懷疑客家人根本就不是「中國人」，屬於亞洲蒙古匈奴的遠親，蒙古人種通古斯支脈的同族，可能跟東亞的倭奴人、高麗人、日本人有密切的關係，是天生的流浪者，二千多年來的流浪歲月，始終維護著民族、宗教、社會的習俗並推廣教育，大遷徙是在尋覓「新鄉夢土」（江運貴，1996）。

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召集人劉還月也指出為什麼從客家歷史的源頭，這個民族彷彿便注定永不止息的遷徙與流浪，千百年來的漂泊歲月，讓這個族群除了遷徙不定的特徵之外，更添增了許許多多的神秘感，讓更多的人對於客家總是感到無比的陌生與好奇（劉還月，2001）。客家人是在建立客家社會之後還考慮在國內再移民，客家人為了生活需要就有他們的移民傳統，贛、閩、粵山區到底資源不足，人口多了就會尋求適當的土地建立新的家鄉，他們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第一他們主動自願找移民的機會，其他漢人好像沒有這個傳統，第二他們能保持客家社會的時間比較久（王賡武，2005）。

雖然客家起源眾說紛紜，有說是中原漢族南來的，有說是古越族與漢人混化的，有說是蒙古後裔的，但是，他們居住山區，生活困難，總是不斷的流浪遷徙，勤苦奮鬥，尋覓著生命更美好的出口，他們被視為異端，他們淳樸保守，但是他們保有自己的特色，敢於挑戰。

清初是客家渡台移墾的高潮，主要是原本居住的地方山多田少，人稠地狹的壓力，加上台灣的「一歲所獲，數倍中土」的吸力（陳運棟，2004）。

依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調查，台灣客家人的分佈是：

四縣腔：桃園縣的中壢、龍潭、平鎮、楊梅。新竹縣的關西部份地區。苗栗縣的苗栗市、公館、頭份、大湖、銅鑼、三義、西湖、南庄、頭屋、卓蘭的大部份地區。臺東縣的池上、關山、鹿野、成功、太麻、卑南。屏東縣的竹田、萬巒、內埔、長治、麟洛、新埤、佳冬、高樹。高雄縣的美濃、杉林、六龜。

海陸腔：桃園縣的觀音、新屋、楊梅。新竹縣的新豐、新埔、湖口、芎林、橫山、關西部份地區、北埔、寶山、峨眉、竹東。花蓮縣的吉安、壽豐、光復、玉里、

瑞穗、鳳林。

大埔腔：苗栗縣的卓蘭（中街、內灣、水尾）。臺中縣的東勢、石岡、新社、和平。

饒平腔：桃園縣的中壢(芝芭里、興南庄、三座屋、過嶺里)、平鎮(南勢庄)、新屋(犁頭洲)、觀音(新坡村)；八德(宵裡)。新竹縣：竹北(六家)、芎林(上山)。苗栗縣：卓蘭(老庄)。

詔安腔：雲林縣的崙背、二崙、西螺。(客委會，2008)

而在最近的調查中，台灣地區的客家人口為四百四十多萬人，佔台灣地區總人口數二千二百五十餘萬的百分之十九點五，客家人口較多的縣市分別是桃園縣、台北縣、苗栗縣與新竹縣（徐正光主編，2007）。

這項調查深入到許多縣市的鄉鎮，甚至到了村里，可是客家人口佔居民四分之三的國姓鄉，並沒有被列入客家分布的鄉鎮，有客家人居住之實卻無客家鄉鎮之名，國姓鄉的定位變得模糊不清，是政府的漠視還是疏忽，其實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國姓鄉的開發與現況

國姓鄉位於南投縣的西北部，東銜埔里鎮、仁愛鄉，北接臺中縣和平鄉，西連草屯鎮、中寮鄉及臺中縣霧峰鄉、太平鄉，南接水里鄉，全鄉共有十三村，鄉公所設於石門村。

全域為烏溪上游南、北港溪兩岸地域，除溪岸階面外大部分是山丘盤結之地，耕地占全鄉面積百分之四十三，鄉民主要農產有水稻、甘蔗、玉米、甘藷、花生、樹薯、香水茅、香蕉、青梅、李子、枇杷、檳榔、麻竹、柑橘、蜂蜜。主要交通以十四號省道沿烏溪、南港溪谷而入，為臺中、草屯進入埔里、霧社、日月潭幹道。另有一三一線及一四七線縣道通往新社、埔里、水里等地（重修臺灣省通志，1997）。民國九十八年四月間國道六號通車，由霧峰貫穿草屯、國姓進入埔里。

在漢墾移民尚未至此開拓前，是個沒有地名的蠻荒叢林，只有當時活躍在此區的

「大肚番」。

鄭成功治台初期，沒有太多漢人前往南投一帶開墾，並經常有「番人」出草掠奪，影響移墾。當時鄭成功的左武衛劉國軒，率兵攻打「大肚番」，沿著烏溪往深山驅逐，一直打到國姓一帶才停止，並就地紮營墾荒，而將駐營之地，稱之為「國姓埔」，這應該是「國姓」地名的由來。

咸豐年間，西部漢人犯禁，陸續遷入埔里地方、國姓附近而成立漢庄，光緒元年（1875）埔里社廳設立，粵籍許、莊、廖等三姓住民遷入，民人益聚。同年清廷推動「開山撫番」政策，開闢了中路（即八通關古道），帶動了另一波移民潮，到光緒四年更吸引了苗栗地區製樟腦技術工人的湧入，同時霧峰豪紳林朝棟因屢建戰功，巡撫劉銘傳特給與「林合」墾契，許他在中路沿山招佃墾耕，並專賣全台樟腦，獲利甚豐，林朝棟為了保護腦丁，自東勢角（今台中縣東勢鎮）的馬鞍嶺至埔里社大坪頂之間闢設官道，沿途設碕壘柵，駐紮棟軍，分為三隊，前哨隊在馬鞍嶺，中哨隊在北港溪，左哨隊在水長流，對於今國姓鄉的開發，功不可沒。豐沛的水源與肥沃的土地，吸引了一支東勢的客家人，即從新社一帶越過頭櫃山，著此官道進入國姓

（國姓鄉全球資訊網 <http://www.guoshing.gov.tw/1-1.asp>）。

由於國姓鄉尚無鄉志，開發的記載亦不多見，謹就研究者近年來採訪耆老及蒐集的記錄、相關資料，勾勒國姓鄉的開發情形：

儘管，大埔人張達京組成「六館業戶」開發了豐原、神岡、石岡、東勢，可是乾隆年間來自大埔的曾習誥的四代孫曾賜久，在民國五年間帶領著子女、妹妹、妹婿來到國姓鄉的柑林村租賃十多甲的農田，繁衍著他的家族（曾應鐘族譜及田野札記），像戴榮山在民前九年，七歲時隨叔父戴玉發由新竹縣寶山鄉雞油嶼搬到北山村殺豬、經營雜貨店，十四、五歲到埔里陳克用父親的雜貨店任伙計，學成之後並未立即開店，而是在「鹿港擔埔社」的三個路段—鹿港到草屯，草屯到龜仔頭，龜仔頭到埔里，早上二、三點就起來擔任挑夫的工作，由龜仔頭接過鹿港來的食鹽、雜貨挑進埔里，由埔里挑出山產、獸皮、捕魚用的黃藤，民國廿五年間，開發十七甲林班地的菅草林，種植樟樹，修剪枝葉在底下種植香蕉、番薯（曾應鐘，2006）。

如林德華，本住苗栗獅潭，家裡開設雜貨店，十六歲開始學閹豬、雞、牛、貓，十八歲出道，一邊閹豬一邊照顧雜貨店，聽說埔里地方氣候溫和、地方廣闊、人口集中，想到那兒發展，因而由獅潭南行，沿大湖、卓蘭、東勢、天冷、水長流、小埔社到埔里，展開閹豬之旅，後來他看中埔里這個環境，在民國廿七年舉家由苗栗坐火車到台中，而後坐燃木柴的汽車經草屯、雙冬到埔里的珠子山，住在流籃頭，那裡是運補萬大發電廠材料的所在，之後前往國姓定居（曾應鐘，2006）。

郭先進的祖先是桃園大園人，沿海風大稻米收成不佳，曬鹽的工作又掙不了多少錢，生活相當困苦，聽說日月潭興建水庫有工作可作，他的祖父就前往尋求就業機會，後來在埔里的珠子山幫一同姓人養牛，同時獲得一間舊厝居住，母親有平埔族人的血統，操持家務很有條理，養豬、餵雞、種菜，將雞蛋、青菜賣給擔任技士、技工的日本人，賺了許多錢，一有了錢就購買田地，光復時已經有了兩甲多的土地，後來他擔任警察，光復後觀察台灣的環境認為從事農業會有發展，於是棄警從農，在乾溝村定居下來（黃宗輝，2007）。

民前一年（1911），住在新竹北埔的林鼎華、林劉番婆妹夫妻，帶著昆明、昆清、昆昌、昆智、昆堂、昆標六兄弟、長孫洪生及媳婦等近廿人來到荒蕪的南港村。當時的新竹閩客雜處，糾紛時起，討生活總是有些不如意，老二昆清從事收購鹿皮、山產的生意，看到南港漫山遍野的鹿隻、山豬、山羌，以及許多的山林未經開發，告知父母、幾經評估，佔著族人有打獵、耕田的本事，秉持著不與人爭的心性，就大膽的舉家南遷，在現今國姓鄉的南港村獵鹿耘田，發展養鹿事業（曾應鐘，2006）。

民國十年（1921）生於東勢畚箕湖的黃陳純菊，伯父陳河在國姓墾荒種香蕉，去過日本多次，認為種植香蕉有前景，她的父親因而跟著伯父前往國姓，他們由東勢順著水底寮、矮山坑、馬鞍龍、天冷、麻竹坑，經過大坪的鐵線橋、水長流到達國姓庄，當時他們用米籮盛著棉被、衣服，母親背著弟弟，父親及伙房內的親戚幫他們挑東西，她及父親、母親、弟弟一共五人走了十多個小時舉家才到達國姓（黃宗輝，2007）。

民前二年（1910）在苗栗出生的何東炎，在人口膨脹的壓力下，隨著伯父、父

親、叔叔，循著林朝棟開設的隘勇線，以焗腦為業追逐樟樹林由獅潭、大湖、卓蘭、東勢、新社等山區到達國姓（何治郎，2007）。

民國十五年（1926），六歲的蔡有德與弟弟坐在父親擔的竹籠裡，從新社鄉的馬力埔、水底寮、馬鞍龍，經過大坪來到了國姓的竹坑山上。蔡有德的父母家無恆產，像遊民一樣的四處打零工、焗樟腦，還曾遠行至高雄的甲仙，後來看中了國姓竹坑這塊還未開發的土地，價購了一部分人家開墾過的土地，加上一部分自行開墾的，他們有了三、四甲的山林（曾應鐘，2007）。

鍾肇文曾經在國姓鄉南港村訪問過一位七十歲的農民，他說，他父親原住苗栗縣銅鑼鄉，日據時代，他父親會移居國姓鄉山區從事砍伐樟樹及焗腦工作，是因為焗腦工作是國防工業，免服兵役，又可免調到南洋參加戰爭，當時桃竹苗地區的客家壯丁，也有很多人，選擇到全省有樟樹的地方，從事砍伐樟樹及焗腦工作（鍾肇文，2006）。

劉還月則指出：臺灣西部平原在開發接近飽和之後，移墾的民眾壓迫著原住民，於是他們棄社離家，住在豐原、神岡的平埔族人向東勢、新社遷移，後來又從天冷翻山越嶺的經過水長流、北港、大坪頂，進入埔里盆地，這條路線後來也開闢成為白毛隘勇線與阿冷山隘勇線，阻止泰雅族進入水長流，保護商旅的路線，卻也開啟了石岡、新社、東勢的客家人的移民潮，在有山有水的地方焗樟腦、種香茅、栽甘蔗（劉還月，2001）。

誠如劉還月所說的，闢建白毛隘勇線與阿冷山隘勇線的道路，是開啟卓蘭、東勢、石岡、新社的客家人進入水草豐沛的國姓鄉的重要路線，這條路後來被闢建為台21線的一段，全程只有二十多公里，當年走路時要費一天的功夫，對於遷徙者來說，應該是距離最近的遷移地點，國姓與新社鄉、東勢鎮、卓蘭鎮的關係密切，與隘勇線的開發有著重要關係。

隨著時代的變遷，國姓鄉的農作物亦隨之轉變，清領時期以水稻與甘蔗為主，日治與光復初期則以稻米、甘蔗、甘藷、玉米、香蕉等糧食作物與商業經濟作物為主，民國72年行政院實施「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6年計劃」，國姓地區開始以果樹、蔬菜、

花卉為主，88年至今則以檳榔、香蕉、柑橘、梅子、筴白筍為大宗，921地震之後，水土保持再度受到重視，因而造林的工作再度受到重視，以五葉松、肖楠、楓香、柳杉、馬拉巴栗較多（杜奉賢，2007），近年來國姓鄉也推展觀光，民宿，促銷青梅、草莓、枇杷、水蜜桃、香菇、桶柑、極柑等，由於國姓鄉民善於豢養水鹿每年清明時節割鋸鹿茸的鹿神祭成為一大特色（國姓鄉公所，2003）。

職業發展受到個人、家庭及社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個人因素像是性向、學歷、經驗等，並須考慮家庭因素，包括父母身教言教、親友價值觀、角色扮演以及文化氣質等。至於社會因素，則是受政府、法規、政策、教育制度、職場變遷、就業條件以及社會價值觀等因素影響，政府政策支持，產業發展就會繁茂，相關科系所也會蓬勃；反之，政府政策不支持，產業就會凋零，相關科系所發展也就受阻（徐明珠，2008）。

人口流動是一種社會現象，人口流動的結果，可以改變人口的分佈狀況，影響社會發展。人口學研究的人口流動，主要是指由居住地點向外遷移而產生的流動現象。有清一代，人口的流動，主要是人口因壓力差而產生流動的規律。已開發人口密集地區，形成了人口高壓地區，開發中地曠人稀地區，則形成人口低壓地區，於是人口大量從高壓地區快速流向低壓地區。明末清初，一方面由於政權交替、社會動盪，一方面由於閩粵沿海州縣人口壓迫問題的日趨嚴重，生齒日繁，人多米貴，愈來愈多的農村人口因為生計艱難而成為流動人口。其流動方向，除移殖南洋等國外移民外，主要是由閩粵沿海流向一衣帶水的台灣，對台灣的社會發展，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莊吉發，2002）。

社會流動為人口遷徙的動機，遷徙的理由以尋找較好工作最多，由於鄉村地區教育、就業等機會，進一步爬升的可能性極小，人民向上爬升的熱望受到挫折，因此決定向都市遷徙，尋求向上發展的機會；職業流動和成就需要是人們生活上的重要特徵，因此較好的工作條件成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亦為遷入都市的重要動機，因為各種工作的聲望有廣泛的差異，個人經由職業階梯改進其社會地位是一個有效途徑（林益厚，1983）。

客家在移民之初，通常會有宗族結伴，形成有血緣關係的客家聚落，人多勢眾，

開發起來要順遂許多，可是進入國姓鄉的客家人大都是零散的遷徙者，有闖豬前來的，有當挑夫的，有做工的，有打獵的，有種香蕉的，有焗腦的，有當隘丁的，有租賃土地的，儘管都是客家人，卻有海陸腔、四縣腔、大埔腔，他們一無所有的進入荒山，刀砍鋤鏟，砍斫林木，除去雜草，種植所需，他們鮮少有人護持，全靠一己之力拚鬥成自己的天地，國姓鄉客家人的開發似乎要比其他客家地區的開發要辛苦多多。

第二節 腦丁與隘丁的行業特性

客家人在原鄉生活困難之時，有幸移墾來到臺灣，要避開實力雄厚的閩南勢力，要防止原住民的出草馘首，他們沒有肥沃的田園，只能邁向崎嶇、險峻的山林，於是他們憑著雙手，拿起鋤頭、槍枝、「鋒仔」，當隘丁、當腦丁、當農夫來開創他們的新生，創造他們的樂土。

一、樟樹與焗腦的腦丁

「臺山惟樟木最大，即古稱豫章材」，「臺郡修造戰艦所需木料，歲由匠首配運，輸之官廠，不能無需於樟木」(吳子光，1996)。

樟腦，存於樟樹之組織中，可以做為香料、驅蟲劑，可做為爆發藥、賽璐珞(辭海，1973)。

樟樹是亞洲名樹，分佈於北緯十八度至三十五度，東經一一〇度至一四〇度間，就台灣來說，海拔二千公尺以下的地方都有樟科的植物存在，能夠製腦的樟科植物都在樟屬(*Cinnamomum* spp.)。樟屬植物體內含有樟腦及樟腦油成分，用來製造樟腦的，在樟腦專賣法上指的是樟與栳樟兩種。(重修臺灣省通志，1992)能焗出油的大概分為香樟、臭樟、牛樟三種，但是臭樟及牛樟只能熬出油不能結成腦沙，它們的外表，只能揉搓樹葉，以香、臭來判別，通常「腦丁」才有這個專業能力(廖景淵，

2000)。

樟腦在賽璐珞發明之前，在中藥上用來做為治療風濕、疹癬、霍亂的藥品，在西藥上做為強心劑，治療神經衰弱及皮膚病等，還是煙火、無煙火藥的原料，也是印度宗教儀式中的香料。賽璐珞在 1869 年發明後，樟腦被用來做為原料，廣泛的使用於鈕扣、膠卷、梳子、玩具及許多消費品的製造上（林滿紅，1997），1897 年電影發明之後，電影王國好萊塢製片用的膠卷，就是使用來自台灣樟樹熬出來的「腦沙」所製成的，台灣也因而成為樟腦王國（廖景淵，2000）。

樟腦是臺灣的特產，鄭芝龍時，其徒入山開墾，伐樟熬腦，為今嘉義縣，配售日本，以供藥料，其法傳自泉州，樟樹有兩種，香的可以熬腦，臭的只可以做為器具（連雅堂，2001）。

臺灣歸清以後有禁渡令與封山令，嚴防私自進入原住民的地方伐木焗腦，犯者死。

雍正三年（1725），閩浙總督愛新覺羅滿保奏准臺澎水師戰船，令於臺灣設廠建造，於是南在恆春、北在淡水，設有軍工料館，採伐大木做為船料，而檄南北兩匠首任之，匠首率眾入山伐樟，並許熬腦，以私其利，而他人皆禁。

道光十九至廿二年（1839—42）鴉片戰爭後英國商人潛帶鴉片，在基隆與淡水港交易樟腦。

咸豐五年（1855）香港美商羅必涅（W.M.Robinnet）藉協助道臺緝捕海盜的條件取得樟腦經銷的特權，後來又有美國的商船也以協助緝捕海盜的名義，在西海岸辦理樟腦的輸出，他們深入山區廉價收購樟腦，每擔收購的價格只有銀洋八圓，到了香港卻可以賣到十六圓的高價。

咸豐十年（1860）北京條約之後，臺灣開放安平、淡水、打狗、雞籠等港口，准許外人經商居留，外商經營樟腦更加便利，樟腦的出口每年約有廿萬圓。各國外商雲集，共享樟腦之利，同治二年（1863）決定收購歸官，設立腦館。

同治七年（1868）美商怡記洋行在梧棲港私開洋棧，集樟腦值六千銀圓，私運出口時為鹿港同知截留，衍生為樟腦糾紛，因而廢止臺灣樟腦官辦，准許外國人及

其僱用者得自由收購樟腦，此後外商憑政府之護照可以到山地採購樟腦，從此產量激增，價格下跌，山地隘丁、奸宄滋事、土著出草，伐樟製腦成為畏途，各地腦灶荒廢產量銳減，光緒十一年（1885）樟腦輸出僅得三擔。

光緒十三年（1887）巡撫劉銘傳主持省政，全臺設樟腦硫磺總局，並在大科崁、彰化、恆春、宜蘭設腦務局，在南莊、三峽、新店、罩蘭、集集、埔里設分局，以委員辦之，又有司事執秤、查灶丁分任其事，分派勇丁長駐，按照灶數徵收防費，以充撫番之款。製造出來的腦都歸官局收購，每擔以八圓收購，賣給商人十二圓，一年可以獲利百餘萬兩，這個時候的樟腦由臺北的德商公泰洋行繳交保證金三千圓承攬辦理，到了十六（1890）年五月，臺北改由蔡南生，彰化改由林朝棟承攬，出口的數量由這一年的六千四百八十擔增加到了十七年（1891）的一萬五千九百八十餘擔，十八年（1892）的一萬三千一百廿餘擔。

此時樟腦發明了新的用途，可以製造無煙火藥、賽璐珞及煙火，需要量突增、價格高漲。國際的價格在香港到了每擔七十圓，在上海每擔亦有六十圓。

由於德國人晦實祿開設的瑞興洋行在集集熬腦自行配售香港，獲利不貲，後來回歸官辦失去了利益，因而將樟腦的業務交結英國的怡記洋行承辦，十六（1890）年五月，怡記由集集兩度運腦一千二百餘擔至鹿港，彰化局丁以為走私，要而奪之，英使向巡撫索回未果，駐京英公使乃與總理衙門交涉，請撤官辦，詔可，於是再廢官辦、撤防勇，生蕃趁機出草，燬寮殺人，腦務大損（連雅堂，2001；重修臺灣省通志，1992）。

「於是請設隘勇而納防費，凡腦百斤徵稅八圓，腦丁每灶一粒月徵八角，以十灶為一份」（連雅堂，2001）。

當時製腦業謂之腦戶（以客家人為多），雇用通番語與番頭目接洽樟樹採伐地點及日期，並以鹽布、牛豬、火藥、鉛彈等為交換條件，議定後提報當地官廳，申請伐樟熬腦，嗣由官吏複查地點、灶數後發給執照，自雇灶丁製腦（重修臺灣省通志，1992）。

光緒廿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人據台後，先後公布「官有林野及

樟腦製造取締規則」、「樟腦事業取締規則」，恢復樟腦專賣，加強取締私製私售以擺脫外商攘利，進而保護樟樹、造植樟林，研究製煉、提高品質、統制配銷，奠定樟腦專賣的基礎。

廿五年（1899）先後公佈「臺灣樟腦局官制」、「臺灣樟腦及樟腦油專賣」、「臺灣樟腦及樟腦製造」、「臺灣樟腦及樟腦油之收購、檢驗、配售、取締事項」等規章（重修臺灣省通志，1992）。

有焗腦經驗的「再夢台灣之寶」的作者廖景淵指出，一八九五年日人領台之後，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由日本的三井株式會社投資樟腦業，鼓勵人民製腦、禁止走私、提昇品質，防止濫伐積極造林。經過政府許可，從事製腦的負責人稱為「腦長」，鉋樟樹焗腦的工人稱為「腦丁」，焗腦的場地稱為「腦寮」，申請許可的「腦丁」會獲得專賣局發給一片巴掌大的樟腦樹的木質執照，上面有烙印、有編號、有砍伐的範圍、有核准的日期，而後才能進行砍伐與焗腦，樟腦產業在日據時代獨霸全球。

焗腦是將樟腦樹鑿成均勻的木片，將木片置入二葉松木板箍成的炊桶中，再在底下升火透過生鐵鑄成的「腦鑊」，讓樟樹的成分經由蒸汽排出，蒸汽冷卻之後，就能取得樟腦油，透過「腦田」分離出「油」與「沙」。

焗腦的炊桶一般有七台尺的高度，可以容納六百台斤左右的樟腦樹片，香樟一百斤樹匕可以焗出一斤十兩左右的腦和油，臭樟一百斤樹匕只能焗出一斤左右的，但不結腦沙，牛樟的成份就更少了，可是這種樟樹，可以採集十倍以上的樹匕。

為著要取得焗腦的樟樹片，腦丁要使用一種稱為「鋒子」的工具，這種工具長約一台尺八寸，鋒利的口徑呈半圓形、寬約二寸半、重約三台斤，握柄只有九寸長，使用「鋒子」必須帶有「磨鋒石」，「磨鋒石」與「腦丁牌」通常會連結在一起，「磨鋒石」用來保持「鋒子」的鋒利，「腦丁牌」的出示可以獲得乘車的優先權及領取補給品的優待等方便。

腦丁用鋒子鑿開樹幹倒下，而後鑿出片的樹片，用背運或蔗夯將樹片搬運回腦寮，有時為了防止原住民出草，或者雨天工作的方便，腦丁們會將樟樹剪節運回

工地再行工作。

焗腦，不但是辛苦的工作也是危險的行業，當年，原住民有馘首的習俗，經常會出草取人頭，在荒山中工作的客家人就儘可能的與原住民建立友誼，不過在運送物品時還是要有「流隘」或「隘勇」來保護（廖景淵，2000）。

成功大學教授溫紹炳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的《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中提及：比較會擊劃的腦丁慢慢的會出任職務較高的腦長，腦長利用社會地位獲得較為豐厚的收入，子孫受教育的機會也比腦丁高，其後裔的社會地位顯然比較高；在樟腦業後裔中也有由腦丁一路到腦長而到大盤商的成功例子，這種例子顯示經營樟腦業也給了這些客家人有轉業翻身的機會，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溫紹炳，2004）。

焗腦事業是辛苦的工作，要遊牧山林尋找樟木，找到了樟木，要運來大鍋子、要箍製「炊仔」，要建造居住的草寮，完成了就開始將碩大的樟樹鏟成薄薄的樹匕，置入「炊仔」內，不斷的加柴火，不能讓火熄滅的蒸逼出油與沙，而後由大山頂上挑出油與沙到平地，再運回生活所需的糧食，一處焗完了，就再遊移到他處，以山林為家，卻是居無定所。

二、隘勇線與防守的隘丁

臺灣本來是原住民逐鹿射獐獵羌的獵場，漢人移墾之後，廣闊的草原被闢為農田，山上的林木被砍伐做為造船、焗腦的材料，他們的生活的空間不斷的被限縮，逐漸的被壓迫前往更高的山脈，於是他們出草阻止漢人的挺進。

臺灣最初的防番設備，在明末鄭氏創設屯田制時，即有“土牛”和“紅線”，土牛係挖掘界溝而將其土築之成堆，因其形似臥牛故名，其溝隨被稱土牛溝。紅線為砌磚成牆者，因磚的顏色帶赤紅故名。惟近年施添福著〈試釋土牛紅線〉，考證紅線是：用紅線在擬存檔的圖冊中畫線，以表示番界經過之處，用來指稱地圖上無形的番界（王世慶，1994）。

「凡隘皆設最要害處，人皆危懼，無敢問津者。獨隘丁履險如夷，暇則歌呼嗚嗚，不啻行所無事然，真趙常山一身都是膽也，然以鬼門關為武陵源，欲作老於是鄉之想，求其獲保首領以歿者，十僅得一二耳」(吳子光，1959)。

憑藉險要之地築堡相連的是「隘線」，守衛的人則為「隘丁」，而此一固守的山區防線常合稱「隘勇線」(國姓鄉志稿，2007)。

連雅堂的臺灣通史軍備志上說：臺灣設隘，仿於鄭氏，歸清，仍沿其制，而墾田愈廣，漸入內山，官不能護，為了自衛，就設立了隘寮，召募隘丁，來防止番害，隘丁的經費來自於防守區內田園徵收來的隘租。

隘有官隘與私隘之別，康熙六十一年(1722)，福建巡撫楊景素奏請立石番界是官隘的開始，乾隆五十三年(1788)，大將軍福安康奏請設屯番之制，以近山之地照舊設立隘丁，或分地受耕，或支給口糧，均系民番自衛捐辦，今其地歸屯，應以官收租穀內支給，仍責成各隘首督率隘丁，實力巡查，以與營汛相表裡，於是鳳山、嘉義、彰化、淡水各設隘於邊。每處隘首一名，隘丁十數名，或二、三十名。每名年給口糧三十石，折銀三十，隘首倍之，是為官設之隘。嘉慶七年，吳沙募三籍之氓，入關蛤仔難，築堡以居，沿山各隘，俱戍鄉勇，曰民壯寮，故居者無害。近隘之地仍留為隘丁耕稼，自收自給，奉旨准行，是為私設之隘。土人稱隘寮為「銃櫃」，亦曰「銃庫」，總以火攻為長技。諸處額設隘首與隘丁若干，以資守禦。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間，淡水廳下有隘六十七處，隘丁三百十九人，噶瑪蘭廳下有隘廿處，有丁一百八十一人。

光緒十二年(1886)劉銘傳奏頒隘勇之制，廢隘租、收隘防，以充撫番之款，並派兵勇長年駐山，保護伐樟熬腦。光緒十四年(1888)，阿罩霧人林朝棟、林文欽合設公司曰林合，給墾沿山數千甲地，並營腦，屢遭番害，請設隘勇兩營凡五百名，自給餉械，自抽籐坑至集集分設隘寮，謂之銃櫃；隘勇擊柝巡守，有警則鳴銃傳示，眾悉出，伏險擊，故番害稍戢。(連雅堂，2001；吳子光，1959；重修臺灣省通志，1992)。

光緒十八年(1892)全臺營務處總巡胡傳《臺灣紀錄兩種》下冊《臺灣稟啟存

稿》對臺隘勇配置情形有詳細的記載，譬如中路埔里社廳臺灣縣苗栗縣有如下的說明：

自大坪頂西南至北港溪，折而北至桂竹林，計七十餘里。棟字副營以三哨六隊開此路，分紮小營十，小堡八十餘處，每營或一隊或二隊，每堡或四人三人不等，皆為衛新墾而設也。該營尚有哨四隊八隊分駐頂載大溪灣等處以衛腦丁。大坪頂之西為棟字隘副營古哨七隊分防之第一堡。……大湖管帶中路棟字隘勇下營把總鄭以金自領中哨一、二、三、四、五、六隊，及左哨四、五隊駐此，其左哨一帶分駐大勢，二隊七隊駐東勢角撫墾局……（王世慶，1994）。

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本據台時，清代遺留的隘寮有八十所（包括民設五所），隘丁一千七百五十八人（包括民四十人）隘路達二十五日里餘。當時台灣同胞不肯臣服，日本人未能顧及番地，因此清代官隘廢撤，但是苗栗、臺中、埔里的業主為了保護企業，仍然私設隘寮防守。

光緒二十五年（1899）樟腦局設立之後，進出番地的腦丁日漸增加，於是增設隘寮、隘勇、壯丁，次年，臺北縣宜蘭廳下的警丁及樟腦局壯丁，改設隘勇，臺中縣下增設隘勇。其屬民設而由政府補助者稱隘丁，官設者稱隘勇以資分別。當時全臺的隘勇共有一千五百卅九人，在臺中則有保護製腦及番界村落的三百五十人，保護東勢支署的十五人，保護製腦從水底寮起經馬鞍龍、二櫃、三隻寮、水長流至三層埔的二百廿五人，保護交通、番界村落及製腦從三層埔經北港溪大坪頂至小埔社及自三層埔經內國姓至龜仔頭支線的一百八十人。隘勇制度始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民國九年（1920）廢止，隘制共維持了一百五十餘年，隘制在臺灣開拓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隘路隘寮的推進，就是臺灣開拓的進展，乾隆中葉設隘以來，無論清朝或日治，其主力都傾注於中部埔里以北的北番所占的地域，主要是因為中北部的開拓較南部遲緩，而且中北部的山地較東南部有豐富的樟腦、茶葉、森林、礦藏等資源（王世慶，1994）。

國姓鄉的樟樹眾多，吸引了許多客家人拖家帶眷前往鑿樹焗腦，但是樹砍盡了，樟腦的生意沒落了，腦丁的技藝不再是謀生的技能，於是紛紛就地改行，種植香蕉、樹薯等作物；國姓鄉也是隘勇線經過的地方，是隘丁必經的路線，但是隘丁的行業危險，有家有眷的隘丁，為了繁衍下一代、保護自己的子嗣，通常會見好就收，放棄危險的行業轉入平穩安全的農耕行列，於是這些人都成了在國姓鄉落地生根的移民者。

第三節 生命意義與客家人的特性

Nietzsche (2006) 說：「人，只要有擁有生存的理由，幾乎能承受任何情境」，客家人的「硬頸」究竟是頑固？抑或是執著不畏困難？客家人如何透過「晴耕雨讀」來改變他們的生活？在流浪遷徙中尋覓轉業翻身的機會，探求生命的意義。

一、生命意義內涵之探討

生命意義對人類有其重要性，它能夠為自己的生命設下目標，去自我實現、自我超越，提供了自我的價值感。

(一)「意義」的界定：

Hedlund (1977) 將意義劃分為：1、為界定性的意義：即對某概念的界定，藉此我們可以了解對方說話的意思，並給予適當的回應。2、個人的意義：即指個人存在的基礎或理由，個人如果能意識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則會感到有活力，覺得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且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有清楚的認知，並有動機認真地作事。

Frankl (1963.1965) 強調人的自由意志，認為假使我們釋出的自由意志能夠凌駕外界力量，則我們將更有創造力與原創性，也就是他所謂的超人。

Weisskopf- Joelson 認為意義並非一個單一的概念，而對它作了一番分析，從三個向度來了解「意義」(引自 Froehle & Herrman, 1989)：1、為統整個人的內在與外在世界。2、為對生活事件的解釋，即個人的生活哲學。3、為生活的目標。

（二）生命意義的定義：

生命意義對個體的生命有其重要的影響，生命意義的真正定義因而也有許多不同的見解，由於每個人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下，有著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因此對於生命意義的解釋也有所差異。

Rabbi&Grollman（1977）說太多人將人生價值做錯誤的詮釋，他們重視生命的長度而不是深度，重視它的問題而不是對它的承諾。如果想要心靈成長，永遠不會因為年長而太遲，也不會因為病得過重而來不及。生命是一連串的尖峰時刻，當我們擁有一份尊榮，獲得一個地位、經驗愛情，敞開心胸面對他人，面對世界時，就是對自己的生命賦予意義。

Fabry（1985）將生命意義分為 1、終極意義：指宇宙中有一超越人類、且無法被驗證的規律，有人稱之為「神」，有人稱之為「自然」，它能被接近卻無法達到，是個追尋的過程 2、此刻的意義：指在生命的每一瞬間都有個待實現的使命，個人只能負責的態度來回應，每個時刻都在變而且是很個別化的（引自董文香，2003）。

Crumahaugh（1973）將生命的意義界定為「一種能賦予我們個體存在有一方向感與價值感的目標，並藉此目標的過程，個體可以獲得成為一個有價值人物的認同感」。

宋秋蓉（1992）在生命意義量表預試量表後歸納五點：1、對生命的熱忱 2、生活目標 3、自主感 4、逃避 5、未來期待。

Bunnin Nicholas（2001）認為生命是「根據某種總體計畫來構畫他的生命，就是賦予生命意義的方式，只有有能力這樣構畫他生命的人，才能具有或力求有意義的生命」。

其中 Frankl 提出的論點為最多人引用，其相關領域探討的影響層面較廣，他的主要理論如下：

Frankl 的意義治療學於人性的存在，提供了一套「層次本體論」〈dimensional ontology〉的解釋，他認為我們人類的生命意義的實現將藉由以下三種途徑達成：

1、創造的價值：藉由我們所給予生命的事物來實現價值獲得意義。是個體願意花心力和時間，而能給予他人和世界的活動作品，如自己的發明或工作的貢獻。

2、體驗的價值：藉由接觸的世界所獲得的意義。是指經由體驗生活中美好的事務所實現的價值，例如欣賞藝術品或大自然，或者藉由某人所感受到愛與被愛的價值，而感到不虛此生。

3、態度的價值：藉由面對不可改變的命運所採取的態度來獲得意義。個體即使處在最悲傷的困境中，無法以創造性活動實現生命的價值，也無法以體驗的價值賦予生命意義時，藉由承擔不能逃避的痛苦，以正面而積極的態度所實現的價值。

Frankl 在《活出意義來》一書中指出：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了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閒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閒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集中營俘虜雖與悠閒的生活無緣，但人世間有意義的，並不只是創意和悠閒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義，痛苦自應有其意義。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殺的一部分。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生就無法完整。

一個人若能接受命運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並且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則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照樣有充分的機會去加深他生命的意義，使生命保有堅忍、尊貴與無私的特質（Frankl，1995）。

意義治療學最獨特的一點是，肯定實存的態度為一種精神價值，有其人生的深刻意義。傅朗克認為，從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的觀點去看，態度價值還要高於體驗價值。他在《醫師與靈魂》說過：「實存分析教導人們，揀選賢能人生看成一種課題任務(life is a task)。」他又說過，人生的課題任務在宗教上就是一種使命(a mission)，假定神的存在，或賦予任務或使命的主人(a taskmaster)。真正規定人生為一種任務或使命的最高而最可貴的價值，即不外是實存的態度本身，每一個人對於生死問題所採取的實存本然性態度，乃是決定做為萬物之靈何適何從、求生求死的根本關鍵。

譬如：有人善於培植花卉，她培養出來的花卉讓人賞心悅目，令人心情愉悅，對人們是有貢獻的，他們是在發揮自己的長處，就所學、所知貢獻予世人。但是，園丁一旦老了或者失去創造的能力，他還是能去欣賞花卉之美，沁聞花香之樂，詮

釋賞花的意義，對創造者是件鼓舞的事，就像是好觀眾、好讀者，不一定就要自己拍電影、寫書一樣。

而在創造、貢獻、品評、欣賞、體驗之餘，如果能充實自己的精神修為，明確自己生命的方向，堅實這種理念，在任何受苦的情況下也要底於有成，這種態度意義的價值就要高過體驗意義的價值了（傅偉勳，2006）。

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 Rollo May，結合存在主義與精神分析，形成一種能加強自我治療，提供支持的人的存在主義。他指出存在有下列六大特徵：

1、自我核心：人有其獨特性，人的存在在於保持其核心性以與他人有所區隔。
2、自我肯定：人有勇氣在自我選擇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價值，稱之自我肯定也稱為「成為自我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 oneself）。人藉由 1.身體勇氣（physical courage）：人對自己體格力量肯定（另一解釋為傾聽自己身體的信號）；2.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一種與同情心有密切關係的勇氣；3.社會勇氣（social courage）：一種和社會冷漠對立的勇氣；4.創造勇氣（creative courage）：一種能促使人與社會繼續發展的新模式和新象徵，也稱為藝術勇氣，來進行自由選擇、確立和實現其自我。

3、參與：人在保有其自我核心及自我肯定的過程中避免不了參與，但參與與保有自我存在的獨立性及自我肯定需配合得當。

4、覺知：覺知指人對自我核心的主觀認識，是一種體驗感覺、願望、身體需要和慾望的察覺，亦為人和動物對外在威脅的警覺和擔憂。

5、自我意識：是覺知表現在人類身上的一種獨特形式，是人領悟自我的一種獨特能力。自我意識一方面使人可以自由選擇，進行抽象、創造和超越時空限制，一方面迫使人不得不面對人自我核心及生命有限性的現實。這種迫使人不得不面對人自我核心及生命有限性的現實將引發人存在的第六特徵－焦慮。

6、焦慮：焦慮是人在存在所面臨到威脅時，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種痛苦的情緒反應，為一種不確定性和無依無靠的孤獨感。具有「對存在受到威脅的一種反應」、「對人的基本價值受到威脅的一種反應」、「對死亡的恐懼」及「人內部衝突的反

應」等特點（楊韶剛，2001）。

深受歐美存在主義心理學家與精神病理學家影響的 Irvin D.Yalom，認為存在的立場不同的基本，是個體面臨存在既定事實所造成的衝突。既定事實就是人類的四個終極關懷。這些固有的性質是人類存在世上必然會的部分，是無法逃避的部分，終極關懷是指當我們反思個人在世的處境、存在、界限與可能性時，必然會觸及到一切依據的源頭，亦即存在的終極深層結構。這個過程通常會被某些稱為臨界或邊界的急迫經驗所催化，而形成存在的動力衝突。

四項人類最終關切的問題：

1、死亡：生命終有一天會停止，生命和死亡是相依存的；他們同時存在，而不是接續發生的。死亡不斷在生命表層下騷動，而且和行為有巨大的影響。死亡是焦慮的來源。死亡幫助我們了解焦慮，提供了一個心理動力的架構，做為詮釋的基礎，也是一種能夠激發視野大幅轉變的邊界經驗。

2、自由：沙特說：「一件事物無可爭辯的創始者」就是責任，責任的意思就是創始的根源，要了解什麼是責任，就要了解人是自己創造了自我、命運、生活的困境、感受和苦難，沙特也說「人類不但是自由的，而且是注定自由的。」自由的觀念不只要為世界負責（也就是為世界注入意義），也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起完全的責任，不只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為自己沒有履行的行動負責。

3、存在的孤獨：在人生的探索中，我們體認自己是有限的，我們必然會死，我們是自由的，也無法逃避我們的自由，我們也學到人必然是孤獨的，存在孤獨是指自己和任何其他生命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是人與世界的分離，對抗存在孤獨的恐懼，主要的力量就是關係，如果我們能承認自身存在的孤獨，毅然面對，就能深情地轉向他人。

4、無意義：卡繆認為生命意義的問題是最急迫的問題。亞隆認為生命的目的和生命意義是可以交替使用的，他的生命意義包括了目的：擁有意義感的人會認為生命具有某種有待實現的目的或功能，具有某種適用於自己的首要目標或許多目標。

他提出了能為人類提供生活目的感的塵世活動有 1、利他：為世界留下較好的居住環境，服務他人、參與慈善活動（最大美德），這些活動都是正確、美好的，為許多人提供了生命意義。2、為理想奉獻：「人就是透過自身理想而達成的結果」，雅斯培的話指出另一個重要的塵世意義來源—為理想奉獻。3、創造力：有創造力的生活是有意義的，要創造某種全新的東西，某種充滿新奇、美麗或和諧的東西，可說是無意義感的強力解藥，創造本身就是「自身存有的理由」。4、快樂主義的解決方法：生命的目的只是全然地活著，對生命奇蹟保持驚奇，把自己投入生命的自然韻律，盡可能尋找最深的快樂感，「生命是一個禮物，接受它，打開它，讚美它，使用它，還有享受它」。5、自我實現：另一種個人意義的來源是相信人類必須致力於實現自己，必須獻身於實現自己內在的潛能，假設每一個物體和存有都有本身的目的：就是實現自身的存有。馬斯洛相信人有趨於成長和人格統整的傾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藍圖或模式，包括獨一無二的特性，以及表達這些特性的自動驅力，他認為人有一種內在動機的等級，從求生存的觀點來看，最基本的動機都是生理的動機，滿足這些動機後，個體就轉向更高需求的滿足：安全感和免於焦慮感，愛和歸屬感，認同感和自尊。在這些需求得到滿足後，就轉向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包括認知的需求（知識、洞識、智慧）和美的需求（對稱、一致、整合、美麗、冥想、創造力、和諧）。馬斯洛說：「人類的構造迫使他走向越來越完全的存有，也就是走向大多數人所說的美好價值，走向平靜、仁慈、勇氣、誠實、愛、無私和善良」，馬斯洛也回答了我們為什麼而活的疑問，認為我們活著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潛能，他也回答了我們靠什麼而活的問題，認為美好的價值在本質上就在人裡面，只要信賴自己的智慧，就能憑直覺發現它們（易之新譯，2008）。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是解釋人格的重要理論，也是解釋動機的重要理論。其提出個體成長的內在動力是動機。而動機是由多種不同層次與性質的需求所組成的，而各種需求間有高低層次與順序之分，每個層次的需求與滿足的程度，將決定個體的人格發展境界。晚期，他更提出了超自我實現理論，這是當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充分的滿足了自我實現的需求時，所出現短暫的「高峰體驗」，通常都是在執行一

件事情時，或是完成一件事情時，才能深刻體驗到的這種感覺（維基百科，2009）。高峰經驗是馬斯洛首創的概念，用以代表個人生命中最快樂和心醉神迷的時刻、這種經驗有助於開啟和展現個人之最佳層面，因而馬斯洛稱之為一般人「自我實現的片刻」（莊耀嘉，1997）。馬斯洛說所有關於自我實現的主題都強調這一點：這些人的超越動機（metamotivation）來自於超越需求（metaneed），而這些需求則源自於對重要工作的投入、奉獻和認同。每一件案例均是如此（李美華、吳凱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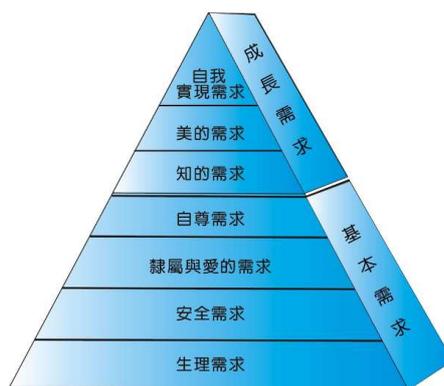


圖 2-1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研究者繪製）

慧開說：「人生的意義在於不斷地、深入地探索人生的意義」，要從挫折與苦難中學習反省，奮發向上；從挫折與苦難中記取，磨練心志；從挫折與苦難中增進智慧，激發創意（釋慧開，2007）。

吳天堂引述黃德祥的研究指出：綜合中外不同宗教、哲人對生命價值的看法，人生是一種任務的體認，生命的意義在於個人能夠了解人生意義、目的、價值、功能與限制，進而珍惜生命與人生，並能尊重自己、他人、環境及自然。簡而言之，即創造生命的價值、肯定生命的價值、尊重生命的價值（吳天堂，2005）。

侯冬芬綜合慧廣法師、呂應鐘、楊培珊、劉淑娟等人，對國人生命意義之研究與看法，歸納為：1、個人對人類、國家社會之貢獻，2、重視子孫的完成與家庭、家族的繁衍（侯冬芬，2004）。

客家人在傳承生命的需求下，赤手空拳的離開家鄉，不斷的冒險犯難，胼手胝足與蠻荒爭地，將原始森林地拓展成可以耕種農作物的土地，或者在原始森林地間尋找

可以焗製樟腦油、樟腦沙的樟木，累積自己的能量，生活稍稍安定了，生理需求滿足了，他們就會尋求更安全的地方，來繁衍他們的家族，有了兒女子嗣，他們不但要將兒女餵飽，更要讓他們上學求取知識，不要像自己只有文盲墾山種植，依賴泥土生活，他們構畫著生命中的未來，一代接著一代猶如接力賽式的，一再翻身轉換突破既有的藩籬，期盼著生命中的樂土得以出現，實現生命的價值。

二、 客家人的特性

「客家人是一群生活在華南、福建、台灣、廣西和海南的人民，他們的主要分布中心是廣東省的梅縣，而嘉應是他們的中心。早在西元前第三世紀時，他們就依據祖上的傳統居住在揚子江以北的山東以及其他的省份。他們為了逃避韃靼、蒙古或其他中國侵略者的騷擾，避難到了揚子江的南岸，他們不接受外來的生活約束，因此他們只好憑藉多方面的適應能力，不斷地戰鬥與抗拒，他們是中國的『山地人』，同時他們語言保持著古代中國的型式。客家人在廣東和廣西兩省常有突出的表現，華南一帶最勇敢、最堅強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將領中，有許多都是客家人。他們是強有力的個人主義者，男人是勇敢的戰士，婦女則是精力充沛的勞動者。」（摘自兩青，1994）。

（一）客家精神

客家歷史是客家人的流浪史、拼搏史、創業史。長期的遷徙、流離，擺脫了中原「安土重遷」和「父母在不遠遊」的束縛，樹立起「四海為家」的新思想。客家精神的表述有繁有簡，有長有短，可以涵蓋意識和行為的各個方面，但最為突出，最為本質的可以歸納為「四海為家，冒險進取，敬祖睦宗，愛國愛鄉」十六個字（維基百科，2008）。

羅香林以為客家精神有下列七項：

- 1、各家家人各業的兼顧與人才並蓄，也就是一個家庭中往往兼營農、工、商、學、仕、兵的行業。
- 2、婦女的能力和地位，客家婦女在中國最是堅苦耐勞、最能自重自立，於社會、於國家都最有貢獻。
- 3、勤勞與潔淨，客家是喜愛勤勞的民系，男女都以勤勞為做人的本義，遊手好閒，縱使有錢有勢，在客家社會也是沒有人看得起的。
- 4、好動與野心，客家人生性好動，普通男子無論貧富貴賤，苟無家務拘束，大都會及時外出，嘗嘗異地風光，或經營各業，有成則以出外為榮，不遂則不敢輕易返鄉，在外謀求自立。
- 5、冒險與進取，客家人生性冒險，只知進取與出路，不管成功或失敗，「情願在外討飯吃，不願在家掌灶爐」，追求成名立業。
- 6、儉樸與質直，尤其是婦女，她們喜歡儲蓄，善於策劃，省吃儉用購置田產。
- 7、剛復與自用，客家人喜歡自負，有所見解常不知權衡、不知冷靜，堅持己見，有各趨極端的常例（羅香林，1992）。

謝重光則綜合羅香林、張奮前、郭壽華、李關仁等學者的客家精神認為淳樸保守、崇尚忠義、尊文重教、剛復自用及婦女堅苦耐勞、自重自力才是客家中最值得重視的部分（謝重光，1999）。

客家人為了逃避外族的騷擾，不接受約束，寧可適應封閉的山區生活，成為中國的「山地人」，他們寧可被罵硬頸、倔強，但是他們擇善固執，依然依循著自己的理念去突破開展，男人們邁步走向世界，婦女堅苦耐勞，善於儲蓄、策劃，照顧家庭，儘管他們流浪、漂泊，四海為家，可是他們淳樸保守、崇尚忠義、尊文重教，秉持既有的特性，讓他們不管到世界的那個角落都有傑出的表現。

(二) 客家人重視祭祀與傳承

客家人被北方異族所逐，被黃巢將率所擾，南移閩粵贛被土著所歧，加上本系傳統的信仰、倫理、語言、習俗的支配，形成了移墾社會的特性，客家文化是中原漢族文化向南方傳播過程中與閩粵贛土著相接觸、相融合的產物，是一種異於土著文化，也不同于漢族文化的一種新型文化，客家人愛穿藍布衫，大褲腳，客家人重山珍輕海鮮，客家人的方言中有重侗傣語的成份，客家婦女主內又主外的吃苦耐勞，愛唱山歌的本能，都是客家文化吸收了土著文化養分的表現（兩青，1994，謝重光，1999）。

一般的中國人的葬禮是將死者納入棺木中，埋葬在墳墓裡立下墓碑就完成了，可是客家人將死者埋葬之後的數年，會掘開墳墓，打開棺材，將先人的骨骸拾撿起來，將骨骸清洗乾淨，而後依照人體骨格的排列順序，將骨頭排成人形，用紅絲線固定起來，置入「甕」中，進行二次葬。

這個叫做二次埋葬的埋葬法是早就失傳的中國古代的習俗，如今只有客家人還沿續著這個習俗，主要是他們不願將先人的遺骸棄置不顧，一定會帶著遺骸逃亡與遷居海外，可是無論移居到如何遙遠的海外，有一天他們會把遺骸運回祖居之地（高木桂藏，1992）。

客家人是不斷移墾的移民社會，必須要有血緣、鄉親的相互扶持才能防禦外力的侵擾，在大陸原鄉有所謂的塢、堡、屯、寨的聚落，從而形成「蒸嘗」組織。

蒸嘗組織以族譜、族產為基本架構，祠堂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客家人的「祖公牌位」是客家社會無形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工具中，最有權威性、至尊性、約制性的一種，是祭祖活動的場所，又是宣傳、執法、議事的所在，客家人把祭祀用的田產稱作祭田、嘗田、蒸嘗田或蒸嘗。蒸嘗就是祭祀公業，客家人的習俗，富裕之家父母在世時就先行分家析產，其中以一部份做為父母的生活費用，其餘的才按房承接財產，至於父母死後才分家析產的，也先將一部分撥充蒸嘗，客家祖嘗之多，幾至不可勝數，黃香鐵說：「俗祭田謂之蒸嘗田，無論巨姓大族，即私房小戶

亦多有之，其用至善。前見《新寧志》載：土俗民重建祠，多置祭田，歲收其入，祭祀之外，其用有三：朔日進子弟於祠以課文，試童子者助以卷金，列膠庠者助以膏火及科歲用，捷秋榜赴禮闈者助以路費。年登六十者祭則頒以肉，歲給以米。有貧困殘疾者論其家口給穀，無力婚嫁喪葬者亦量給焉。遇大荒則又計丁發粟，可謂睦宗族。」（陳運棟，2004；雨青，1994）

客家人所謂「公嘗」，是一族共有的財產，也就是公產，祖上的財產不是由兄弟去分，而是捐給公家，用於祖先的、子弟的教育等全族的公益。這種由公嘗所辦的教育，成為加強子弟對族群的所屬，並藉以維持堅強的團結基本因素，孫文在辛亥革命時常說的：「甘苦來時要共嘗」就透著客家人的智慧（高木桂藏，1992）。

石岡鄉誌就指出：本省早期移墾社會中，同姓人數畢竟有限，若欲形成有力之血緣，誠非易事，故其發展有二，以拜禮大陸祖先之宗族，稱之為「大公」，其次，以祭祀血緣關係較近者稱為「小公」，該鄉的祖嘗會就有劉開七祖嘗、黃峭公嘗會、林四象、張七貴等（石岡鄉誌，1989）。

遙對隔山唱山歌，迎面近身唱情歌，淳樸保守的客家人，也有盡情豪爽抒暢心懷的時候；打開墳墓，拾起骨骸，將凶葬化為吉葬，將青山埋骨化成甕裝白骨，遺骸與遊移並進，客家人有其豪邁奔騰，果敢堅毅的日子，證明了客家人「敬祖睦宗」的本質；而他們的蒸嘗制度有自己的執法議事的所在，有自己的福利制度，相互協助的團結精神是客家人難能可貴的地方。

（三）客家人的晴耕雨讀

客家，是遷徙的族群，是流浪的民系，生活常在危巖困頓之中，想要改變環境、突破現狀、出人頭地，最好的辦法就是讀書求取功名，因此客家人具有比較重視教育的特質，傳統的理想生活境界是「晴耕雨讀」、「詩書傳家」，客家人珍惜文字，尊重有知識的讀書人、敬重文明，是歷代相傳的古風。

所謂晴耕雨讀，就是適合耕種的時間就努力的工作，沒有辦法種田耕地的時候，

也不會浪費時間的埋首書本，充實知識，更有些人在挑山產要到市集販售時，會在扁擔上放本書，利用中途休息的時間，研讀考試的書籍，以求取功名，有些人因服役當兵，有了免費求學的機會，利用隨營補習因練兵而當官，因為有了讀書的機會而改變了傳統的命運，許多古老的客家夥房，寫著「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耕田讀書」，不正透露著客家人努力不懈的求學精神。

客家人要到公設的學堂著實不易，於是在客家村莊普遍設有私塾，聘請當地有知識的耆老或從他處請來漢學老師，利用晚間教授居民識字讀書，現在在國姓鄉的南港村還有當年的私塾轉變為八音班的設置。

客家人敬重文明，可以在「敬惜字紙」的習俗中表現出來；傳統客家人認為文字是聖人的化身，是不可以輕易丟棄、不可以污穢有文字紙張的，因此許多地方都有惜字亭、聖蹟亭，將收集來的紙張在亭中焚燒，在民間信仰上也特別敬拜造字的倉頡。

臺灣的客家村莊中，文昌帝君、韓愈也是客家人敬拜的對象。文昌帝君是主管文明的神，除了讀書人崇祀，農人、販夫走卒也都會虔誠的敬祀，二月初三是帝君誕辰，居民們都會準備祭品前往祭祀。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曾流放嶺南，對開啟客家文風有非常重大的功勞，因而也成了客家人敬祀的文明之神。

在勁風中客家文化依然保存著艷麗、雍容、大度與達觀的風華，執著地保存著「敬字崇文」、「晴耕雨讀」、「詩禮傳家」的傳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 2008；2008.8.6 田野札記）。

客家人雖然有硬頸的特性，卻也是個很會吸納的民族，他們有流浪的天性，見聞自然會更多，增加了視野，在潛移默化中當然也是能汲取別人長處，這樣的優勢自然就能增加客家人的競爭力，他們知道唯有團結才能凝聚力量，於是有了蒸嘗制度，「助以卷金」、「助以膏火」、「助以路費」、「頒給肉米」，不也就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運大同篇的縮小版，這也正是孫文所說的「甘苦來時要共嘗」的精神，正由於他們凝聚力量，重視教育、補助學子的教育費用，求取功名才能出人頭地的觀念自然就會深植客家子弟的心中，而他們重視傳承、重視祖先，縱然是流浪遷徙的歲月，也會以二次葬將祖先的

骨骸儘量的隨身攜帶，不會棄之不顧，於是般人就將「四海為家，冒險進取，敬祖睦宗，愛國愛鄉」十六個字歸納為客家人的本質。

三、國姓鄉客家人的特性與生命意義

國姓鄉的客家人，緣自原鄉的貧窮、人口膨脹，被擠壓外出，在萬般無奈之中，擔任起防止漢人越界、番人出草的隘丁，後來落地生根成為墾荒者；還有許多的客家人舉家移動循著隘丁巡防的路徑，到荒山中搭建草寮，砍伐樟木，鑿成薄片，築建鍋灶蒸逼焗出腦油、腦沙，為國家賺取外匯，為自己找到活命的機會；有人殺豬以後學會閹豬，就沿著山林南下，尋找養豬人家，最後落腳國姓；有人買賣獸皮起家，看到國姓的鹿角山下滿是鹿群，於是舉家由新竹南來，在這裡狩獵耕作；更多的人是沿著隘丁走過的路，到這裡尋找還沒有主人的山林，墾闢蠻荒，種植香蕉、山禾的，有人看到國姓逐漸有人居住了，也就前來開設商店，開設藥房，他們在鄉下猶如小銀行、小醫院，成為民眾救急、救命的所在。

有位蕉農他在初中畢業之後，因為附近沒有就業的機會，又要照顧家人耕作的香蕉山，於是每次在山中工作他會帶本書，利用工作的空檔看看書；香蕉期，割下香蕉挑下山前往香蕉市場的時候，他會在扁擔上綁上一本書，利用休息擦汗的機會讀一讀自己要知道的知識，後來他考取地方特考，擔任村幹事，後來當選鄉長，卸任之後被安排為主管日月潭觀光事業的負責人。

腦丁的後代住在大山上，上學必須走很長的路才能到學校，因此等到自己的弟弟長大有伴了才一起上學，國民學校畢業已經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經濟不好、升學困難，他利用挑樹薯簽、挑香蕉、香茅油的機會到街上，翻閱報紙、雜誌汲取知識，不久他入伍服兵役，擔任傳令兵，接觸更多學習的機會，參加了隨營補習，考取了軍官，後來返鄉服務，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進入仕途，以九職等退休。

有位七歲時隨叔父由新竹縣寶山鄉到國姓鄉北山村殺豬經營雜貨店的戴榮山，先是當伙計學商，為了籌措資金在鹿港擔埔社的三個路段一鹿港到草屯，草屯到龜

仔頭，龜仔頭到埔里擔任挑夫，早上二、三點就起來，由龜仔頭接過鹿港來的食鹽、雜貨挑進埔里，由埔里挑出山產、獸皮、捕魚用的黃藤，每天走路挑擔來回超過五十公里，有了資金加上既有的手藝返回北山開設雜貨店，而後與叔叔共同開發十七甲林班地的菅草林，種植樟樹，修剪枝葉在底下種植香蕉、番薯，為後代奠定了生活的基礎。

客家歷史是客家人的流浪史、拚博史、創業史，前往國姓開墾的人學識大都不高，他們基礎都不穩，但是「四海為家、冒險進取」的本質在血液裡流動，「各業兼顧、人才並蓄」，「婦女耐勞、自重自立」、「淳樸保守、尊文重教」、「喜歡儲蓄、善於策畫」，「剛愎自用、堅持己見」的本性在身體內滋長，客家人的「剛愎自用、堅持己見」看似牛脾氣，是不好的，但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卻也是克服困難致勝的重要因素，他們埋頭苦幹，不輕易妥協、不輕言放棄，再苦都要拚下去，這也是他們最後成功的重要特性。

生命和死亡是相互依存的，死亡不斷的在生命的表層下騷動，這種焦慮導致了客家人不斷尋找生命美好的出口，他們一旦有了生命的方向，他們就會設定生活目標、構畫生命，來繁衍家族，從創造、體驗、態度的價值中，讓生命有深度，對生命有所「承諾」，跟隨著學習的典範去自我實現，而後更會付出自己的心力回饋國家社會，服務別人，甚至去達到超自我實現。縱觀客家人的特性有：

- 四海為家 冒險進取
- 各業兼顧 人才並蓄
- 勤勞好動 崇尚忠義
- 婦女耐勞 自重自立
- 淳樸保守 尊文重教
- 喜歡儲蓄 善於策畫
- 剛愎自用 堅持己見

每一特性都具有生命深度、生活目標釐定、構畫生命、繁衍家族、創造的價值、體驗的價值、自我實現、學習典範、回饋國家社會的生命意義。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設計與實施共分為四部分，第一節是研究方法的考量，說明採用的方法，第二節是研究對象，說明研究對象的選取，第三節是研究工具與資料蒐集過程及處理，第四節是倫理考量與嚴謹度。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質性方法，藉由國姓鄉客家後裔回顧本身或祖先的生命故事，了解遷徙的目的、營生的方式、突破貧窮的努力、將土地裡孕育出來點點滴滴的資源，累積成為厚實的基礎，培育出新的生命，脫離貧窮，尋找生命新的出口，從社會的低層走向高層。

所謂質性方法就是指關於社會現象的經驗研究，較不依賴量化的資料與方法，而較依賴對於現象性質直接進行描述與分析的方法。比較常見的質性研究資料來源，至少包括書面文獻、觀察、訪問、影像記錄等（齊力，2006）。

訪談以深度訪談為主，質性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採用半結構式或非結構式的訪談方法，讓受訪者有極大的彈性空間說出他們對生活經驗的主觀感受。而訪談者需要將自己的經驗與預設之知識框架置於一旁，引發出受訪者用自己的聲音與語法，將個人認為重要的生活經驗抒發出來並創造一個接納、安全、信任與同理的氣氛，讓受訪者對經驗的分享保有高度的動機與興趣，同時也關注一個受訪個人獨特的見解，以及探索形成某一經驗背後可能的情境脈絡（高淑清，2008）。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五年初在南投縣國姓鄉進行耆老訪談，共訪得六十人，有追逐獵物來到鹿角山下，捕得無數水鹿將小鹿豢養起來，使得國姓鄉現今成為全台水鹿最大的養殖鄉鎮；有因專心闢豬，由新竹一路闖到埔里，而後定居國姓，而其熱愛山歌，閒暇以歌會友，將客家山歌流傳下來的故事；有追捕蝴蝶獲得奇蝶，一隻賣得六萬新台幣，可以兌得二萬斤稻穀的奇遇；有一粒豆豉養育子女的艱苦歲月，有善用資訊走在時代前端的農民；有巡防山隘，放棄工作，挑著骨骸，帶著獨子墾荒的隘丁；亦有流浪焗腦，最後定居國姓從事農耕的腦丁。

在此訪談中選取四人作為研究的對象，這四人各有其特色，隘丁是昔日抑制原住民出草馘首，防止漢人侵犯原住民的執法者，他們冒著生命的危險執行任務，卻在任務中發現有豐饒的土地無人墾殖，於是離職墾荒培育單傳的後代；腦丁是向政府取得執照的焗腦人員，他們砍樟樹焗樟腦，樹砍盡了，樟腦的事業衰退了，他們就定居在荒山中，從事山禾、甘蔗、香蕉、香茅的種植，其後代經數十年的奮鬥才遠離山區，免於離群索居，脫離土地迎向新生；果農住在大山上，要到市集至少要走一個半鐘頭的路，兒女們上學也是如此，他樂天知命卻孕育出哈佛博士，他依然守護著他的山園；這四個家族都是客家人的後裔，之所以選取此四人，主要是他們的後代脫離了農耕有明顯的轉業，同時在轉業之後，有頭角崢嶸的，亦有落寞早逝的，翻身除了要有好的嚮導、好的機緣還要有堅忍的毅力。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一覽表

姓名	年齡	目前工作	子孫出路	備註
邱立春	64	退休老師，住在祖父（隘丁）開墾的土地上，暇時前往新竹、臺南探望兒女，平時則與老友敘舊。	商人、大學副教授、竹科經理	
蔡有德	89	退休農民，與兒孫共處，安養餘年。	農民、公務員、老師、商人、軍人	父親早逝賴母親的硬頸苦撐
何治郎	68	退休公務員，平日游泳健身，主持國姓報導，挖掘故鄉舊事，報導鄉情人事。	公務員、護士、公司經理	
陳貞義	83	果園大多造林，與妻子居住在山上恬靜的林園裡。	哈佛博士、工程師、教師	其三子陳貴賢亦參與訪談

註：年齡以民國九十八年（2009）為準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資料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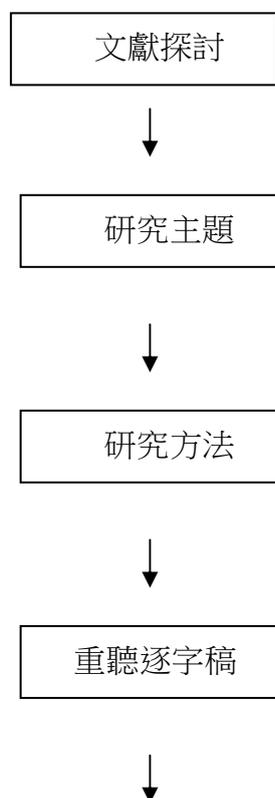
本研究或有別於一般研究，在進行耆老訪談時，訪談的目的只是要用來做為鄉志人物遴選的對象。但誠如 Michael Quinn Patton 所說的：訪談的目的，係去發現存在於其他人心中的是什麼？開放式訪談的目的，絕非將事件放入他人心中，而是去接近受訪者的觀照取向。我們訪談人們，乃為了從他們那兒找到一些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我們無法觀察感受、想法和意欲；我們不能觀察到先前發生的行為；我們不能觀察到拒斥觀察者在場的情境；我們亦無法觀察到人們如何組織其世界，

以及他們對進行於世界中的事件賦予的意義。於是訪談的目的乃允許我們進入到其他人的觀照之中（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在這些訪談中，驚訝於平時熟識的朋友，內心裡居然有這麼多我們所不知的生命故事，於是鄉志篩選的工作成為次要，動人生命故事的報導成為主要，因而原本設定訪問比較有名氣的人家，變成後來訪問比較有年紀能表達的老人，有了訪談結果，陸續將其整理，在國姓報導月刊上呈現出來，研究者在整理這些資料時，發現先人們遷徙的故事，可以更深入的探索，留下先人艱辛墾荒的辛酸，開展後世面對困難的動力。

再由報導中選取四人做深入訪談與研究的對象，原本的訪談接近無結構式的深度訪談，在探尋遷徙原因、營生方式、遭遇困難之後任其發揮，再以記者撰寫新聞的方式將故事報導出來，原本的逐字稿比較鬆散，在進入研究所並決定以此一題目做為論文後，有了下列的研究歷程：

一、 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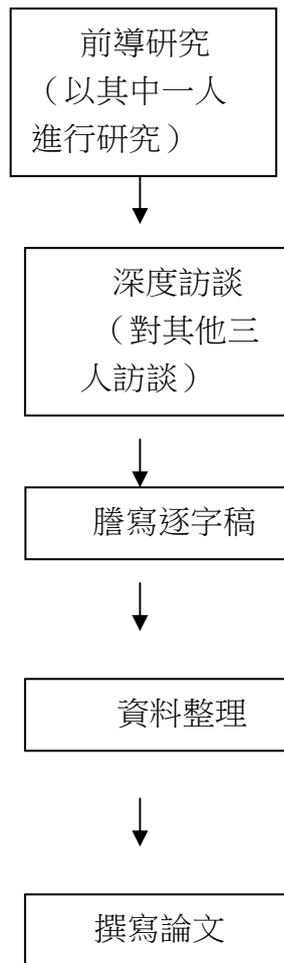


圖 3-1 研究流程（研究者繪製）

（一）文獻探討

在研究過程中持續購入客家研究的書籍或經由圖書館、數位典藏、網路資源蒐集相關文獻，累積、厚實前人的研究成果，與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引用；藉由與他人的交談，檢討自己的研究內容，不斷修正，撰寫成文獻探討。

（二）確立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啟動之後，在文獻的支持下，經由不斷的思考、醞釀、修正，再請指導教授指正，確定研究的目的、研究的主題。

（三）研究方法的確立

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下，依循研究主題，認為以深度訪談的質性方法，最可引發研究參與者內在的故事，在其傾訴故事之後，再就研究目的，欲探詢的問題請研究

參與者補充。

（四）重聽逐字稿

既有的報導並非精細謄寫逐字稿之後完成的，因而，在進行研究時，重新聽取錄音、觀看錄影，同時進行逐字稿的謄寫，遇有疏漏之處再行訪問補強。

（五）前導研究過程

仔細重聽逐字稿之後，比對訪談大綱，重訂訪談大綱，對其中一人二度甚或三度訪談，以及電話補充補足前次遺漏的部分，謄寫逐字稿，由前後兩次的逐字稿以 Atlas.ti5.2 電腦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林本炫，2008），撰寫生命故事。

（六）進行深度訪談

經過前導研究之後，比對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訂定妥適的研究大綱，再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

（七）謄寫逐字稿

經過深入訪談之後，將錄影畫面製作成 DVD，傾聽其語調，觀看其表情，謄寫成逐字稿。

（八）整理資料

將完成的逐字稿，依文字展現的不同意義以 Atlas.ti5.2 電腦軟體進行編碼，有了意義編碼，再深入探詢蘊藏其中的生命意義，展現出客家人冒著生命危險渡大海、防馘首、墾荒陬、闢深山、育子女的情景。

（九）撰寫研究報告

完成意義編碼之後，成為有系統的生命故事，展開研究報告的撰寫。

二、 訪問大綱

- (一) 請問您或您的先人何以離開原鄉？
- (二) 是何產業吸引投入新鄉？
- (三) 請問遷徙的路徑？遷徙的過程？
- (四) 遷徙中遭遇的問題？如何突破這些問題？
- (五) 遭遇困難時對您產生的意義是什麼？
- (六) 何時掌理家務？家族的婚姻狀況？從事的行業？農作的種類？何以種植？對遷徙的看法？是否達到理想的目標？
- (七) 可曾轉業？轉業的情況？轉業的機緣？轉業遇到的困難？如何突破困難達成理想的目標？（創造的價值、生命的深度、未來的期待）
- (八) 如何教養兒女？兒女的行業？

三、 資料處理過程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通常會約定時間，告知訪問方式取得其同意在其住處或研究參與者指定的地方進行訪問，訪問時以攝影機錄製畫面、聲音，以 H4 的數位錄音機或其他錄音設備輔助，完成之後將影像製作成 DVD，將 SD 卡上的聲音移入電腦中，謄寫成逐字稿，爾後以 Atlas.ti.5.2 的電腦軟體分析資料（劉世閔，2006；王為國，2007，林本炫，2008）。

第四節 研究倫理與嚴謹度

一、 嚴謹度

高淑清指出：質性研究結果品質的把關與信、效度有著密切關係，此外其亦著重研究中一連串的歷程品質把關，一般而言綜以「嚴謹性」稱之，她根據實務經驗並整合了吳芝儀(2000)、林佩璇(2000)、胡幼華與姚美華(1996)，以及高淑清(2004)

等學者對 Lincoln 和 Guba 在質性研究信效度檢核的看法與詮釋，歸納出確認質性研究結果可信的五大指標策略如下：

(一) 可信賴性 (credibility)：

亦即「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要能長期涉入，參與觀察、持續探索、三角檢定 (多元檢證)、同儕稽核、互為主體、負面個案分析、研究參與者檢證，來增加質性資料的真實程度。研究者通常會和國姓報導的相關人員前往訪問，謄寫逐字稿後亦經研究參與者檢視無誤。

(二) 可轉換性 (transferability)

即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所謂可轉換性是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能有效地轉換成文字敘述並加以進行厚實的描述 (thick description)，其意涵亦在於反思所有研究過程中所涉及的步驟及資料的轉化程序，是否達到詳實過程的透明化，此亦需要經過嚴密地再三檢視 (高淑清，2004)。本研究事前與研究參與者充分溝通，藉由攝影機、錄音機、電話錄製其語言、動作，仔細觀看、了解並謄寫成詳實的逐字稿。

(三) 可靠性 (dependability)

可靠性是指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能獲得研究團隊的稽核並達到互為主體的同意，如何取得可靠的資料與獲致可靠的分析結果，皆是研究者在可靠性把關上面所面臨的考驗，研究者在經由謄寫逐字稿，訪談心得探尋其意義、脈絡之後，並與研究參與者檢核相關資料，提高研究的可靠性。

(四) 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

可確認性乃指研究的客觀、一致及中立之要求，與可靠性指標習息息相關。研究過程中與研究參與者進行結果確認與澄清，徵求研究參與者對主題詮釋上的意見，及他們對於整個參與過程的感想及心得，並邀請他們進而欣賞「自己」，在訪問之後的回饋聚會或回饋函的分享，獲得了受訪者的讚賞與感激。

(五) 解釋的有效性 (interpretive validation)

高淑清呼籲文本解釋有效性的重要，她指出研究者在詮釋過程中，必須持續不

斷地加深對現象背後意義的理解，時時反省並且推敲琢磨所解釋的內涵，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有有效性（Jackson & patton，1992）。

二、研究倫理

本研究在充分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情況下進行資料蒐集，事先經由溝通連繫，告知所要進行的訪談，再在約定的時間前往研究參與者指定的地點進行訪問，儘管研究參與者大都為熟識之人，但在訪問前的錄影、錄音亦經其同意後進行，在訪談之中同時注意研究參與者的感受，同時（一）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並同意以真實姓名參與研究（二）尊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與權益（三）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完成之後，請其檢證、確認（四）詮釋、分析之後的資料送請研究參與者同意。

第四章 客家人遷至國姓鄉的故事

客家人歷經天災、人禍、人口膨脹的壓力由大陸原鄉外移，被收成高於原鄉數倍的臺灣所吸引，在臺灣繁衍子息數代之後，位處山區的環境又重複著人多耕地少的窘境，於是，年輕力壯者不得不像蜜蜂一樣，帶著新血，再次點燃血液裡流浪的基因，邁開腳步墾闢新鄉。

楔子

明朝末年鄭成功治理台灣，常有原住民出草讎首，影響南投一帶的移墾，鄭成功的左武衛劉國軒，由半線（今彰化）率兵攻打「大肚番」，沿著烏溪往深山驅逐，一直打到國姓一帶才停止，並就地紮營墾荒，而將駐營之地，稱之為「國姓埔」。

咸豐年間，西部的漢人違反禁令，陸續遷入埔里地方，國姓附近因而有了漢人的村庄，光緒元年（西元 1875 年）埔里社廳設立，光緒四年更吸引了苗栗地區製樟腦技術工人的湧入，同時霧峰豪紳林朝棟因屢建戰功，巡撫劉銘傳特給與「林合」墾契，准許他在中路沿山招佃墾耕，並專賣全台樟腦，獲利甚豐，林朝棟為了保護腦丁，自東勢角（今台中縣東勢鎮）的馬鞍嶺至埔里社大坪頂之間闢設官道，沿途設礮壘柵，駐紮棟軍，分為三隊，前哨隊在馬鞍嶺，中哨隊在北港溪，左哨隊在水長流…

清光緒十二年(1886)台灣巡府劉銘傳派兵討伐北勢群後，因水底寮、大茅埔和水長流一帶的原住民時常出沒殺害良民，遂派中路軍統領林朝棟前往諭令原住民不得殺人，非但不聽反而群起反抗。翌年十三年八月派兵二千五百人討伐阿冷社和白毛社，清兵出師不利，到了十月捎來社的頭目出面調停達成和解，此次清兵死傷約有七、八百人，對方僅三名死亡。

在達成和解後開出一條隘路由馬鞍寮、二櫃、三隻寮、水長流到埔里社的南北線(此為台 21 線的前身)，在沿路設置統櫃，派四百名隘丁在此駐守，並設立

第一節 隘丁的故事—肩挑骨骸覓新鄉

隘丁路上覓新鄉

住在東勢石圍牆的邱武暖，雖是家中的單傳，卻因沒有產業，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加入了這一線的隘丁，經常涉水渡過大甲溪，經過大茅埔，邁向頭櫃、二櫃、槍櫃，沿著三隻寮、水長流走向北港溪、埔里社，他們敲擊著手中的竹鼓、木鼓相互連絡，防堵原住民出草侵擾漢人的墾殖。

這樣的日子儘管刀口舔血、擔心受怕，卻也增廣了見聞，他看到許多新移民，力拚榛莽，突破蠻荒鑿開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有人焗腦、有人種禾、有人製糖，不像自己每天要在荒山、密林、大河、野溪中疾行，趕赴可能出事的地點與原住民對峙，生命經常處於不確定之中。因此他留意著走過的路，發現水長流還有許多可以開發的土地，他要像其他的漢人一樣找到一個可以落腳屬於自己的土地。

他的目的地是北港，番社，當初有個派出所，專門管理山地人，山地人好像會出來騷擾一般人的生活，甚至於會動刀子，然後有時候要派他們去過來這邊支援一平番，然後，走啊走的發現長流這個地方好像很多地還值得開墾，沒有人在開墾，所以有了機會，大概從隘勇隊那邊退休—離開了那個隊，那時候也不是什麼退休啦，離開之後就搬來這個地方開墾（邱立春080319：009）。

□起骨骸墾荒山

對啊，奇怪哩，那很好玩，什麼不挑，麼該嚙孩（挑）骨頭（邱立春 060616：48）。

民國十二年的一個清晨，邱武暖喚醒了獨子邱阿興，父子倆荷著鋤頭、提著麻袋，來到了埋葬祖父、父親的山頭，一鋤鋤的挖開了墳塋，取出了骨骸，這一代裝一個麻袋，那一代裝一個麻袋，起出了土地裡的骨骸，抱起了家中的神主牌，「這一家」就循著隘丁走過的路，涉過溪流、走上山頭、進入密林、攀過榛莽，來到了他屬意的地方—水長流，從此拋開了隘丁的身分，開始了農民的生涯。

沒有，金斗甕？布袋！金斗甕太麻煩了，以前的破布袋，骨頭裝一裝，客家人就是這樣子，神主牌、骨頭（客語），挖一挖沒有什麼看日子，反正要搬過來就挖一挖扛過來這邊，再找個地方放下去，每年就去拜一拜，就這樣子也沒有什麼很隆重，不是扛什麼貴重的東西，扛祖先的骨骸過來（邱立春 060616：015）。

身為客家的後裔，他是約略知道風水的，祖父比較適合那個方位他就取出麻袋中祖父的骨骸葬在那個方位，祖母適合那個方位將其安葬那個方位，挑來的祖骸，分葬在其即將開墾的土地周圍，如此一來，將開發的土地界址定了，他更不必擔憂祖先的骨骸還在原鄉無人照應，更安心的是「這一家」都團聚在自己的山林裡，這樣的安排也有藉著祖先們守護自己田園的意思，他期盼著開墾順利、生活平安、農作豐收。為著擔心祖墳會記不起來，特地以大石頭、粗壯的樹木來標定方位，好在每年前去掃墓、清理。

管榛木頭造新居

非常辛苦，打林（客家話開闢山林）怎麼打，來到這個地方，老的管榛、那個草，弄幾個木頭架一架，管榛靠靠，人像狗一樣鑽進去睡覺，天亮了就做工，睡覺就像那個……很可憐啦，當初來開墾那些人，生活條件太差。（邱立春 060616：064）

來到這裡，用一些木頭圍起一個屋子的樣子，砍斫了老芒草的莖—菅榛，將菅榛綁在木頭上當做牆壁，苫上茅草就是他們的新居，晚上睡覺像狗一樣爬著進去，遮風避雨是有困難，但是這樣至少可以防止山豬、猴子的侵擾。

他們是第四個來到這裡開墾的外來者，比較平坦可以開墾成爲農田的土地已經被霧峰富紳申請爲「林合」墾契，都成爲「林合」的財產，他們只能到接近山邊的荒地開墾，他們是比較接近山下的，在開墾時不小心會去接近先前墾殖者的土地，那是會被驅趕的，不過辛勤的墾荒之後總也擁有了三、四甲的土地。

他們先將土地上的大樹斫除，清理雜草，經過簡單的清理之後，就開始種植，他們什麼都種，只要價格比較好的作物就是他們種植的標的物，他們種植樹薯，收成之後挑到收集站，運送到南投等地製成樹薯粉；他們種植香茅，曬乾之後焗出香茅油經由商人收集運送出國製成香水；他們也種植香蕉，割下整串的香蕉，「脫」（分開）出一「比比」（把）的香蕉之後，將外觀美、品質佳的拿來裝運，而後一擔擔的往集貨場裡挑，剛開始要挑到十數公里外的福龜香蕉集貨場，才可以繳交、賣錢。挑農產品用的是扁擔，扁擔是用「韌性」較好的刺竹做成的，取約四台尺長的刺竹剝半，將節修平，在兩頭的末端留下防止滑脫的凹槽，將黑葉竹或刺竹編成的竹籠穿上繩子掛在扁擔的兩頭就是用來運輸農產品的載具，通常，承裝香蕉由籠底到籠口會在一百台斤左右，再往上裝可以到達一百四、五十台斤。

後來香蕉的需求量大了，香蕉集貨場逐漸增設內移，在國姓、在長流都設有收集場，香蕉收成之後的運送也才不用那麼辛苦。

斫甘蔗、種樹薯、甘蔗，反正有什麼農產品可以的就種了，過一段時間就種香茅草，樹薯也有一段時間很好，反正那時候有什麼能夠賺錢的，就種，像香蕉也種過（邱立春 060616：029）。

那是後來才種，福龜那邊有香蕉市場是什麼時候？那個時候才開始種，……，第一次種挑到福龜去啊！很可憐（邱立春 060616：025）。

自製紅糖變蔗販

甘蔗一直是他們的主要作物，早年，甘蔗收成之後，他們會用大的石輪子，擠壓出甘蔗的汁液，再用火煮，去除了水份就成爲紅糖，自製蔗糖的工作一直到民國廿二年國姓設立了豐國糖廠才結束。

就在我家門口，在集貨場下去大約五十公尺的地方，我小時候還榨糖的礮子很粗，在那兒遊戲（邱立春060616：118）。

以前那種地方很多啊，甘蔗攪一攪流出汁液製作糖是一種很簡陋的加工（邱立春060616：122）。

我記得，有個礮子，壓出糖汁，煮了就是蔗糖，當然做出來的糖是比較粗糙的（邱立春060616：125）。

沒有印象了，大概很早就收起來了，因為我小時候玩就剩下鐵輪子了，跳上跳下的，應該是日據時代的後期，日本人很鼓勵種甘蔗的（邱立春 060616：127）。

邱阿興來到水長流後的第二年結婚了，他的父親在開墾山園二十年之後，也就是在他三十六歲時過世了，他也開始撐起了這個家，由於豐國糖廠的營運，他成爲豐國糖廠在這個地區的代理人，甘蔗可以收成的時候他負責雇工、安排一班班的人砍斫、去尾、捆綁，一班班的人用「蔗擎」將田裡捆綁好的甘蔗「擎」到牛車路旁，再安排牛車或「理阿卡」（人力貨車），將原料甘蔗運送到十數公里外的豐國糖廠加工，糖廠碾製成紅糖之後，依百分比將成品分給蔗農，糖廠則支付工資、運費給他。

他是這樣，那不知是幾年的事情了，家家戶戶幾乎都有種甘蔗，甘蔗是交給石門豐國糖廠，那麼像說農民的話，都是我爸爸叫工砍甘蔗，那不知道是包工還是，砍一百公斤，工資什麼的都是我爸爸負責，交給糖廠就發糖給農民，然後工資付給我父親，名稱叫做躉甘蔗，包砍的工資還有運到（邱立春

060616：037)。

現在來講裡面的三個村都是我爸爸在那邊處理，北港是李增全他爸爸，李增全的爸爸也做過這種事，薑工作來做就是了，薑、請人斫甘蔗、請人擘甘蔗（客家話），那都要算工資給他，他交給豐國糖廠以後，豐國糖廠付給兩部分，一部分是給農民一定比率的糖，然後付給我爸爸的是工資，他負責砍和運的工資（邱立春 060616：039）。

爲人親切任保正

從事甘蔗成爲成品的工作需要協調能力高，更要能夠獲得人們的信任，邱阿興在那片土地上穿梭、經營，由於活動力強，待人親切，也有很好的酒量，因此在卅歲就被推舉爲保正，協助處理庄內的大小事務。

擔任保正期間，他也歷經日本人戰敗前的淒慘情景，看到了那山窮水盡的樣子，當年，儘管他們居住是窮鄉僻壤的鄉下，但是家中的鐵器全都被日本人搜刮殆盡，連門上那麼小的鐵環都被拆走，除了農具，所有鐵器都被拿去做軍用品、去做武器。十幾年後，他們的家門依舊是用繩子穿過鐵環孔綁起來做爲鎖門的動作，沒能安裝新的門鎖。

缺乏母奶灌米漿

日本人的搜刮也影響了他們的生活，邱阿興的第六個兒子邱立春是在光復前一百天出生的，那是戰爭末期物資最缺乏的時候。

我的母親也很特別，怎麼特別？「我祖父罵她：『奶就夭壽大顆，就嚙奶畀（分給）小偶（小孩）食』，嚙奶，我沒奶吃，那時又沒有牛奶可買很可憐，也沒有錢啦，那時沒奶粉，要買煉乳要很遠才有得買，我家窮呀，也沒有媽媽的奶，又沒有牛奶喝，照生物學的經驗來講這要死ㄟ，那可以活？剛出生一定要吃奶的呀，嘿 …嘿…，我偏偏就沒吃奶。（邱立春 060616：066）

吃什麼？他的母親拿生米去碾成粉，再用粉去蒸，蒸得水水像現在的碗粿一樣，用指頭挖起米漿往嘴裡擠灌，死馬當作活馬醫，沒得吃，只好試著，嘴會動，自然反應，嘖嘖有聲，這樣才不會死，一出生就吃這個東西，到他讀國校都還吃地瓜飯，地瓜飯是地瓜很多米很少的飯，那是幾乎找不到飯的地瓜飯，不像現在吃的地瓜飯。

巧借木材建學校

在日據時代當官的，通常會狐假虎威欺凌百姓，於是有警察在台灣光復後躲在棺材裡面，運到他鄉才免於報復，也有許多人在光復之後就趕緊跑路的，生活清苦的邱阿興雖然是日據時代的保正，但他的服務熱忱，他的待人接物依然受到民眾的肯定，於是在台灣光復之後還是被推舉為村長，擔任了兩個朝代的基層公職人員。

我爸爸當保正，日據時代還是當保正就是村長，想想看，民國卅四年光復，他之前就當保正，卅四年他卅六歲，他當保正還有一點做得不錯，很公道，那個時候當日本人的警察也好、保正也好，到光復以後都要「走路」—跑路，那個時候絕大多數，警察也好村長也好都要仗勢欺人，常常會佔人便宜、欺侮人、修理人，一光復，曾經有個警員在台灣光復後怕人報復，就連夜躲在棺材裡頭，逃到他鄉，要不然會被人家打死，很多警察靠日本人勢力的，都要跑路，躲起來，我爸爸算公正，光復了還繼續當村長，當兩個朝代的村長，哼 哼，免走就表示公道，沒有仗勢欺人（邱立春 060616：040）。

光復之後，百廢待舉，建設成爲首要的工作，晴耕雨讀，向來重視教育的客家人，對於學校教育更是不肯忽視，於是想在長流地區設立國校，民國四十年間要建所學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住戶貧窮，政府沒錢，那怎麼辦？

當時蓋學校，用的是木頭、竹子，將木頭、竹子穿鑿之後，中間穿入較細的木頭或竹子，形成許許多多的小方格，再在方格內編製竹篾，而後在竹篾上敷上加稻草的泥土形成一片片的牆，刷上石灰，蓋上瓦片就是校舍，土地是現成的，材料卻

是邈遙的，邱阿興輾轉反側之餘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他找來了地方上能說善道的朋友到家裡來，要妻子宰殺土雞，準備菜肴，妥當之後，邀請主管林務的巡山員，主管治安的警察一起來喝酒，酒酣耳熱之時，那些能說善道的朋友，開始懇求巡山員、警察，請他們高抬貴手，容許他們「砍伐」山上的木材來做為建校的材

料，把酒言歡了，地方士紳懇求了，再說也是為了地方公益，官員們終於首肯，但是提出了三個條件：一、不能整片的砍，整片砍會很難看，要砍要十中取一，比較不容易被看出來；二、砍伐的木材不能經過派出所前面，要繞道而行；三、砍伐的工作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不能拖延，不能籍著這個名義一直砍下去。

邱阿興及地方士紳感恩的答應了這些條件，同時立即傳達訊息到各鄰，指定村民們砍伐多粗、多長、多少的木頭，不到一個禮拜需要的木頭就全部備齊，接著他們砍伐自家附近的竹子，充實興建教室的材料。

長流國小是在民國四十或四十一年間創校的，創校前就要建教室，當時政府的補助款少得可憐，怎麼有錢，我老爸就就想出一個辦法，用木頭的柱子，用竹篾編織之後敷土上石灰，但是樹木怎麼來？沒有錢買啊，那麼多，又沒有錢買，於是想到偷砍木材，我老爸就把當地長流派出所警員找過來、林務局的巡山員也找過來，找些地方上很會蓋的人，賴明煌、蕭榮泉、管進祿等人，這幾個都是很能蓋的人，喝酒、我媽殺土雞，意思是請他們放一馬，讓我們學校蓋起來，酒都喝掉了，明的要砍木材，當然不行，不行但是酒都喝了，酒都喝掉了，幾個老人家一直在求，結果他們答應得很有意思，他們提了三個條件：第一、不能整片的砍，整片的砍會很難看，十中取一，就比較不要緊，他提出的條件是合理的，第二的條件是砍下來的木材不能經過派出所前面，我不管你走那裡，你不可以走我派出所前面，第三個條件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你不能經年累月藉著這個名義一直砍下去。警員先生和「山林啊」（林務局巡山員）提出這三個條件是很合理的，有心幫忙也給他面子，不要讓他太難看（邱立春 060616：002）。

他只是喝了酒就很得意，嗯，嚙樹也，酒「麥麥磊」(敲下去)就有了(邱立春 060616：007)。

材料齊備了，就要開始挖掘地基，但是既有的地基是個不完整的梯形土地，頭大尾小，一來不好看，再者不吉祥，卻又沒有錢買下要合併的林合的土地，有了要賴經驗的邱阿興，又再施展一次要賴功夫，他用竹子釘上校址，將梯形的範圍擴大成爲方形，交代施工的村民就按照這個範圍挖下去，要是有人阻止就說是村長交代的，開工之後，他故意離開長流閃到他處，等到地主知道了，由霧峰趕來了，他就道歉鞠躬表示要募捐來購買土地，在生米煮成熟飯的情境下，地主也就勉爲其難的答應了土地的借用，直到現在這塊土地還沒有支付地價，而是由縣府付予租金。

半價捐地興市場

邱阿興家的旁邊就是農牧局的集貨場，當年長流地區是橫山梨、桃子的盛產地，農牧局輔導一段日子之後，覺得需要弄個集貨場對產銷會更有幫助，那個集貨場不是爲著香蕉爲蓋的，是爲著大梨、桃子而蓋的，農牧局很願意造福地方，可是基本條件是土地要地方自行解決，土地解決之後蓋集貨場的錢他們全部負責，民國六十四年，農牧局有了這筆預算，要在長流地區蓋集貨場，土地解決了就蓋，不能解決預算就收回，結果土地這邊找，那邊找，人家都不肯，縱使肯了價格也很高，一直拖到那年的八、九月了，在熱鬧的大長路旁邊怎麼找也找不到，邱阿興就表示如果不嫌棄地方偏遠，他有一塊地可以考慮，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無魚蝦也好」的情境下，就以半價買到這塊土地，集貨場完成之後，補助款源源不絕的撥付下來，當地農民使用的紙箱、運費都獲得了補助，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那也跟我老爸有關係，當初，是農牧局要蓋集貨場，因為長流地區當年是橫山梨、桃子的盛產地，農牧局來輔導，輔導了一段日子之後，覺得需要弄個

集貨場，那個集貨場不是為著香蕉蓋的，是為著大梨、桃子而蓋的，結果農牧局他有誠意要為農民蓋這個集貨場，但是，基本條件是土地要你們地方解決，土地解決你們蓋集貨場的錢他們全部負責，所以他那一年，民國六十 …，應該是六十四年，農牧局有這筆預算，要在長流地區蓋集貨場，結果土地這邊找，那邊找，人家都不肯，不是不肯啦，價格很高啦，像陳烏金先生他那裡地點最好，開的價錢蠻高的，農牧局反正土地的錢他就不補助，你們地方上要自己解決，能夠解決他就幫你蓋，不能解決那就 sorry 了，年度到了，預算就收回，這個就沒有了，一直拖到那年的八、九月了，在大長路旁邊怎麼找也找不到，我老爸說我這裡有一塊地，這塊地如果不嫌棄的話，因為比較偏遠嗎呵，不嫌棄的話就來談一談，那時候主任委員是余海他們，陳敬三等籌建委員，「無魚蝦也好」，總比預算被收回好吧？雖然地點不怎麼樣，我老爸不是全部捐獻，等於是半價，行情一分地四萬來講，我爸說拿兩萬就好了，兩萬塊錢地方上去募捐，很快把兩萬塊錢籌出來，向我老爸買了那個地蓋了集貨場，就這樣順利弄出來，有了集貨場以後，補助款就一直下來，當地農民紙箱、運費都有補助，如果沒有集貨場什麼都沒有了，那也是情勢所逼啦，不然那個地方不是很理想的地方，離長流街上比較遠，但是沒法度啊，好的所在找沒，烏金伯價錢…（邱立春 060616：107）。

另類姻親慶轉業

在那窮寒的歲月裡，結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東勢徐登志老師的五位先人從大陸渡台後，當了閩南人的「長年」（幫傭），因為太窮了，五個人合攏賺得的錢給其中一人結婚以便傳承香火（徐登志，2002）。邱阿興的家裡則發展出另類的婚姻，他的母親過世後，父親再娶，父親過世了，續絃的母親再嫁給詹姓人家，儘管沒有血緣關係，但詹、邱兩家的後代都以兄弟相稱；詹家從事的是焊錫的工作，焊錫在農村最重要的是修補農藥噴霧器，詹家將這門獨特的技術傳給了邱家。

他是這樣，以前的人有情有義，變成說「接腳」的，……，應該說先死老婆，再娶了，又死老公，這個老婆又嫁了，沒有親血緣關係，古時候的人都這樣啊，死了丈夫，因為生活沒得依靠，就隨便再嫁一個應該是這樣的：我的祖母過世了，祖父再娶，祖父過世了，續絃的祖母再嫁給詹的祖父，於是我們成為沒有血緣關係的兄弟（邱立春 080319：043）。

農藥生意子早逝

邱阿興育有八男二女，長女養到十多歲就過世了，算命先生說他沒有女兒命，於是次女出生後立即送予他人當養女，後來也將第五個兒子分予農田很多的人做養子，那個時代讀書可是奢侈的事，耕田種地可不需要這麼多的人力，做生意可是轉業的大好機會，開始時靈巧的老四先學會這門手藝，這種生意比起種田種地輕鬆又好賺，於是一個拉一個，八個兒子有五人投入了焊接農藥噴霧器的工作，焊接農藥噴霧器只是吸引農人前來的誘因，農藥的販售才是他們最重要的收入，由於收入豐厚，五個兄弟分散到全省各地，包括臺南、彰化、新竹、新庄都有他們兄弟經營的農藥行，那時的農藥販買政府把關不嚴，不用檢驗，從業人員也沒有概念，農藥噴霧器用了許多年了，裡面什麼樣的毒藥都有，破了，拿來焊接，他們一邊請人抽煙，自己也燃上一支，冉冉煙霧中，一邊噴火焊接，一邊吸著冒起的煙，什麼毒都散發出來，他們深吸著有毒的煙霧，累積在他們的體內；他們也自行進口農藥自行分裝，手，不斷的接觸農藥，鼻，不斷的吸入農藥，而予人當養子的老五也是一邊噴灑農藥一邊吸煙，六個孩子都在接觸這項工作約廿年後罹患肝癌去世，最早從事的老四過世時才四十八歲，較晚從事的老大也在六十六就過世了。他們從農耕中慶幸著有轉業的機會，沒想到這樣的轉業儘管賺了許多錢，卻帶來了早逝的不幸。

No No No 那是有其他原因的，是肝癌去世的，跟職業有關，問題是我老四，他口才好，第一個去做生意，做農藥噴霧器的生意，噴霧器很賺錢，兄弟在鄉下難生活，做農辛苦，老四做這個不錯，當然兄弟會教，怎麼做怎麼做，都幹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做、賣，還要跟人家修理，一定要修理，那時候不像現在賣出去不要修理，那時候一定要修理，修理的時候就慘了，那時候，幾十年前，那個農藥根本就沒有檢驗，很毒很不像話，都沒有安全觀念，胡搞亂搞，老四就做這個，賣農藥，賣農藥很簡單，我現在還記得，他進口西德的農藥原汁，就是拆開賣這樣而已，稀釋一下就賣了，自己貼上標籤賣，自己又還煩了，自己覺得不好賺就和農會勾結，只要你賣我這個多少農會就抽多少，老四那時候很賺錢，一方面他在調製的時候，沒有安全觀念，接觸那個毒累積下來，一方面修理那個噴霧器，唉，那搯回去噴、噴、噴，什麼藥都有，沈澱的東西拿來修理，修理怎麼修理？那時候修理，要用錫，用個鐵蓋像菱形一樣，去燒燒紅紅的，焊那個錫，補那個洞，一下去什麼毒都散發出來，那時候沒有安全觀念，也不帶口罩，我們幾個兄弟都愛抽煙，邊抽煙邊吸毒，沒十年就壞了，肝都壞掉（邱立春 080319：079）。

但是他那出生時缺乏奶水的第六個兒子，卻因為附近有了新建的初中，家庭環境有了改善，加上本身喜愛讀書，在初中畢業之後保送師範學校，後來當起了國校老師，他從農耕中轉業成為老師，他將平時教學的經驗拿來教育兒女，他們脫離了農耕的行業，轉進了教書、管理的工作。

我本來沒有機會念書的，我們兄弟只有像我還有念到初中，初中沒錢念，還好弄到師範，免費的，保送的，書錢不必、穿衣服都學校發，吃飯都不用繳，都政府的，才有書可以念，不然那有書可以念？三都顧不飽了還讀書（邱立春 080319：95）。

喝酒亦有開心事

邱阿興以酒取得了長流國校的建築材料，酒在他的人生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食糧，他在六十歲時每天可以喝一瓶紹興酒，到八十歲都不衰減，這也讓他發了一筆小財，當時買酒就有瓶子，天天喝酒，瓶子累積太多怕會傷人，就像疊木材一樣將

酒瓶疊了起來，由於空間大也沒去處理，突然間有一年玻璃缺乏了，空瓶子變得值錢了，商人懇求著要他出售瓶子，他不賣，商人就跟他商量以瓶換酒，邱阿興認為值得，於是以空酒瓶換酒喝，可是空瓶子真的太多了，最後還是折算現金了事，他的兒子邱立春常說，喝酒還能賺錢的恐怕只有他老爸了。

當初，買酒就有瓶子，太白酒吧，之前還有不知道什麼酒，很多，一天到晚喝，酒瓶就很多，摔壞了會割人，他就像疊木材一樣，將酒瓶疊得一籠一籠的，把它當廢棄物，沒地方丟暫時這樣處理，那裡知道，後來玻璃缺乏了，酒瓶漲價了，一個空瓶就比酒值錢，我們不賣人家就趕緊要買，叫我們賣了換酒也好，可以換酒我老爸就高興了，空瓶子、舊瓶子、爛瓶子可以換酒，那就賣了，後來是賣了，……（邱立春 080319：172）。

寬嚴並濟育兒女

邱立春學的師範教育，常會把一些概念說給孩子聽，引導他往那個方向走，該緊的時候要緊，但也不能太緊，就老二來講，考試他不會在乎，就找他過來盯著、陪著他複習功課，他不會主動念書，所以國中畢業後念的虎尾的雲林工專電機科，前三年他覺得很愉快，功課沒壓力，第四年他自己感到壓力了，因為國中成績比他差的同學都念了大學，有了困擾就回家找老爸商量，說想插大，他表示你喜歡你就去吧，當然他也時常給他觀念：農家子弟，尤其是在鄉村，沒有什麼家世背景，沒有事業可以交給他們，多讀點書，可以厚植自己謀生的能力，以後照顧家小就要靠讀書了。結果，準備後考上了逢甲自動控制，趕上以前比他差的同學，後來他念大學時比念五專認真，因此逢甲畢業就考上中興的電機研究所，才跨前一步。

我們讀師範的大概就是這一點。沒有怎麼教，反正我們學的師範教育，就是把這些概念時常說給孩子聽，引導他往那個方向走而已呀，沒有什麼特殊的

教法（笑）觀念很重要啦，該緊的時候要緊，但也不能太緊，孩子我們都知道（邱立春 090118：26）。

當然我們也時常給他觀念，我們這個農家子弟，尤其是在鄉村，沒有什麼家世背景，我們沒有事業可以交給你，讀點書，自己謀生的能力，以後照顧家小就要靠讀書了，那時候讀書嗎，還可以謀一份生活的保障，不像現在大學畢業沒有什麼用（邱立春 090118：32）。

老大郁文念台中女中時曾給校長製造一個困擾，進入女中之後，她當選模範生，校長爲了表示親切，將模範生找來聊天，問你是那個國中，他女兒答稱：國姓國中，校長一聽，想了想從來沒有聽過國姓國中這個名字，才問國姓國中在那個縣市，她沒有聽過有國姓國中這個校名，窮鄉僻壤的農村子弟也能在都市的明星學校頭角崢嶸。他的教育是寬嚴並濟，依著孩子的個性，引導他們朝著方向去努力。

女兒高中畢業時也考取師專，選擇就蠻爲難的，他父親和太太要她念師專，尤其是他父親相當堅持：

細妹人，做先生就儘好，又無駛錢（邱立春 090118：51）。

那時候念師專不用繳學費，邱立春比較開朗，尊重女兒的選擇，女兒也去請教國中的張京科老師，張老師告訴她：念女中將來路比較寬闊，要當老師將來也還有機會，她就接受老師的建議，邱立春的老爸還是反對，他就跟老爸說讓孩子自己去吧。女中畢業，她也可以填師大的那些系，她又不要，邱立春依然沒有勉強她，就選了中央大學的資訊管理，那時候資訊管理蠻熱門的，念完了就去念政大資管所，沒想到出來還是教書！

硬頸精神渡難關

由於自己不是有背景的人，什麼問題都要自己面對，自己去解決，客家人講的硬頸精神，能夠不求人家就不求人家，遇到困難大多自己忍受，他們兄弟差不多都這樣，有苦不太會說出來，除非說自己實在是忍受不了了，或者說事情弄大了，不然差不多自己忍受下來。像他去台南那個弟弟立秋，剛去的時候租賃房子，孩子四個，睡覺的地方是半樓，站都站不直，南部夏天熱得要死，上面連電扇都沒有，他去看了以後問他：你這個日子要怎麼過？弟弟還是這樣過了！熬到生活好一點，自己買了房子，生活才改善，他也不知道怎麼忍受下來的，想想看那真是累，他的兄弟們都曾經忍受這樣的艱辛歲月。

一門有成心喜樂

兄弟的兒女有經商的，有台大法律系畢業的，自己的女兒研究所畢業後結婚，擔任講師之後，又去念雲科大的管理研究所，獲得了博士學位，現在是副教授了，那天他要女兒將教育部核定的副教授證書拿回來給他看看，他當國小教師幾十年，從沒有看過副教授證書，兒子在竹科瑞昱 IC 半導體擔任經理，人家在休無薪假他卻依然忙碌不已，他說父母親的言教、身教讓他們感受深刻，**會傳承父母優良教育觀念給下一代，盡力栽培讓他們走自己希望且快樂的路。**對於兒女他是不用操心的。

從隘丁的後代到現在，他覺得從先人漂移流浪到現在的安定，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煩惱了，他覺得這樣子的晚年就很開心了，今年（2009）春節前他早就寫好了這樣的春聯：對聯用他自己的名字嵌了進去：立身誠正招喜慶；春風常拂積善家，橫聯是：一門有成心喜樂，太太罵他臭屁，他說這是我心裡的寫照啊有什麼關係。

流浪骨骸終有家

那年，邱立春的祖父和父親挑著曾祖父、祖父、父親的骨骸，從東勢石圍牆的故鄉，來到人煙罕至、土地荒蕪的水長流開山闢地，是對祖先生命的尊敬，是對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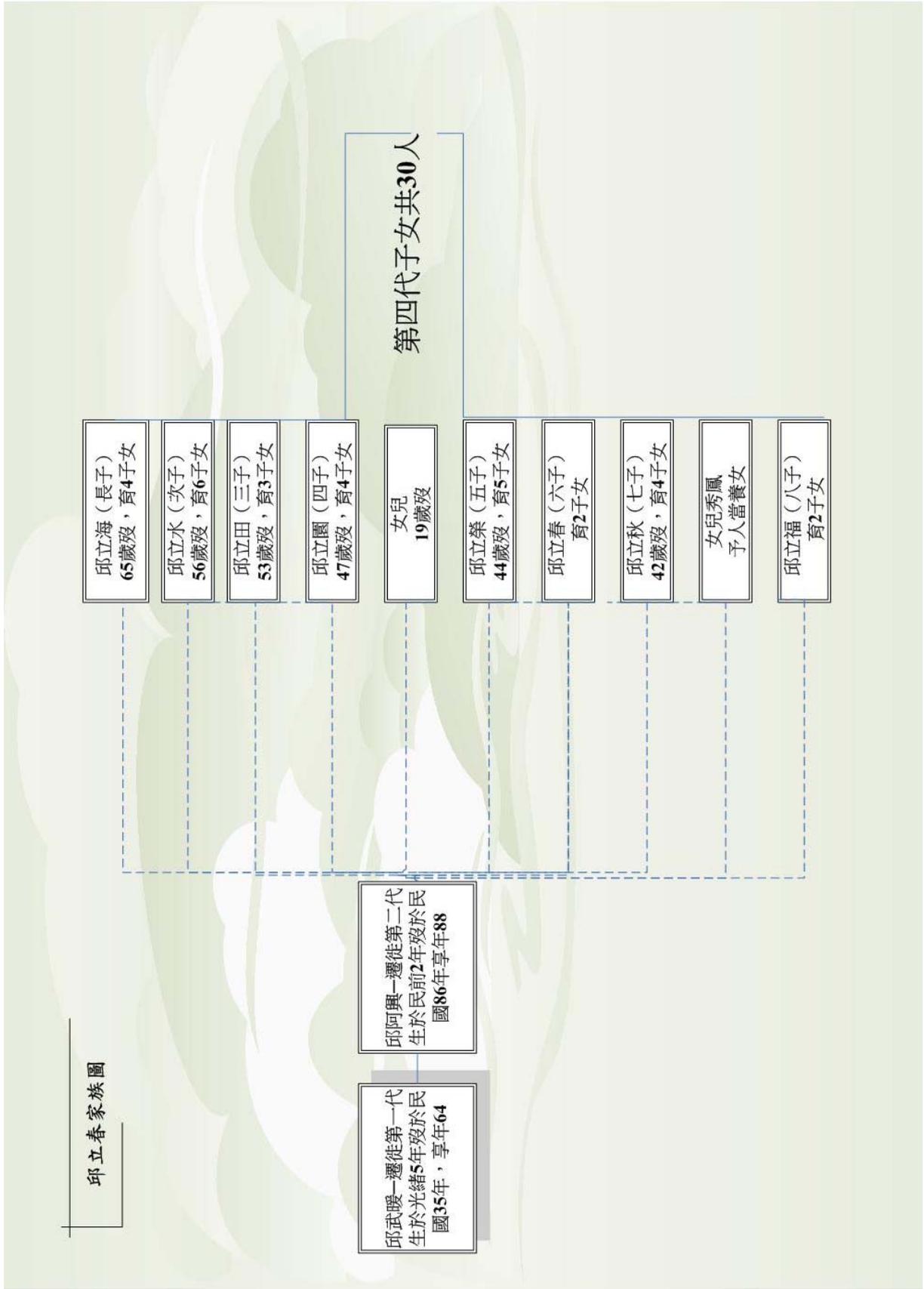
先骨骸的保護，也是生命不安定的顯現，如今儘管他的兄弟早逝，但是他不想讓自己的骨骸到處流浪，不要自己的兒女為著自己的骨骸操煩，於是十多年前他花了錢在長豐村公墓附近買了塊地，建成可以存放卅六罈骨甕的家墓，除了祖先的骨骸，連兄弟的位置也都有了，他說：

我現在死有葬身之地了，我自己都留出來了。（邱立春 060616：137）

子女們不只逢年過節會回來，在平日也經常回到山中探望他，清明時節兄弟的孩子也都會回來掃墓，他會準備三桌豐富的酒席來請他的侄子、姪女，流浪的骨骸終於有了安定的家，隘丁的子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從翻深山越高嶺，走進了深邃的學術、科技、商業領域裡。

邱武暖從獨子帶單丁來到國姓，到了第四代繁衍出卅名子孫，臺灣的北、中、南都有他的子嗣，整理其家族圖及生命歷程圖如下：

說明：A is-associated-B	A 和 B 相關
A is-part-of B	A 是 B 的一部份
A is-cause-of B	A 是 B 的原因
A contradicts B	A 和 B 矛盾
A is-a B	A 是一個 B
A is-property-of B	A 是 B 的一個特性



4-1：邱立春家族圖（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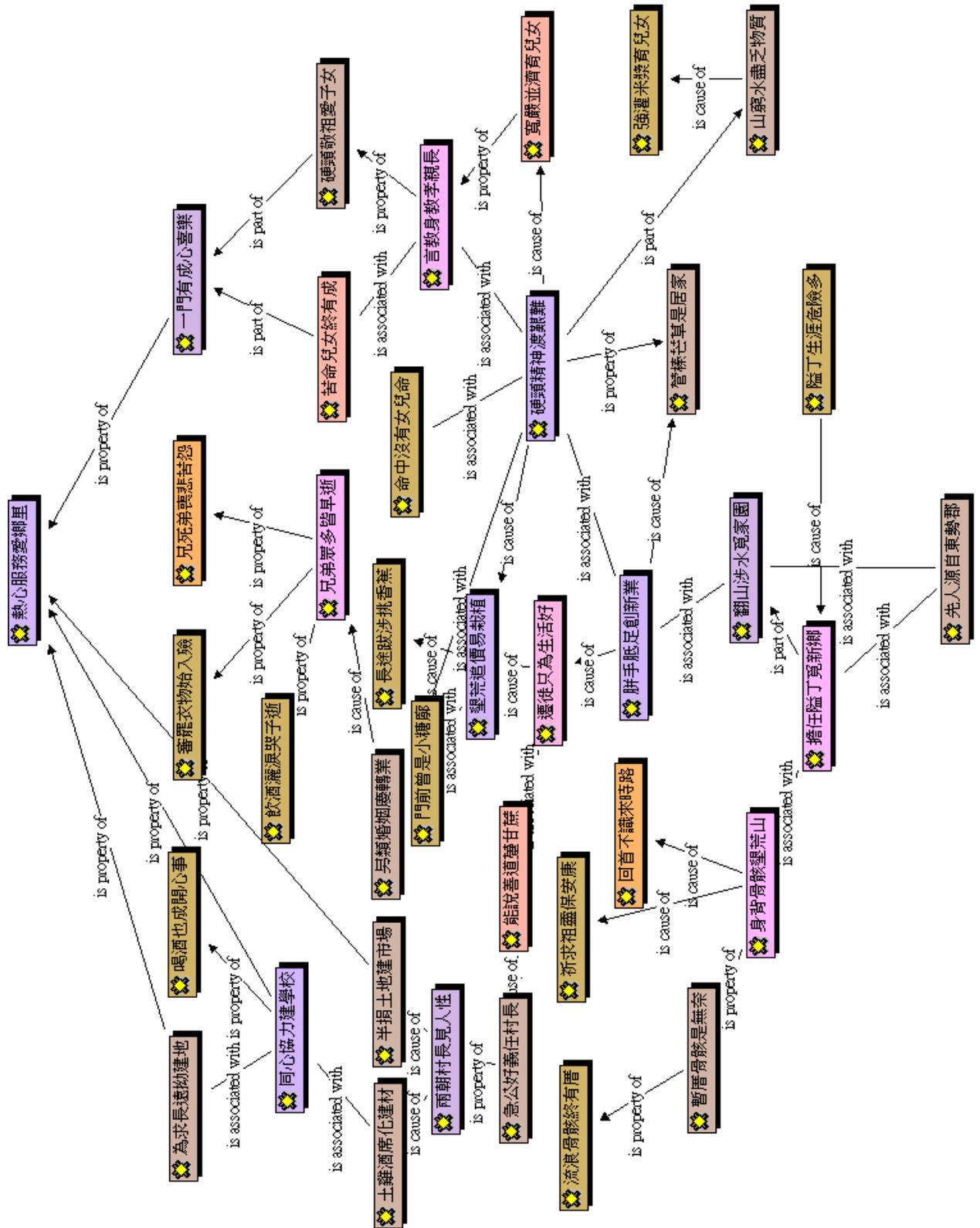


圖 4-2：邱立春生命歷程圖

第二節 腦丁的故事—遊牧山林終有成

會從新社前來主要是因父母當時到處去做散工，像遊民一樣，做到那裡住到那裡，家無恆產，來的時候我們兄弟是被用擔的，一人一頭，由山路過來（蔡有德 060506：021）。

遊牧山林打零工

住在國姓鄉國姓村的蔡有德，他的父親像遊民一樣四處遊移，從清水流浪到新社的馬力埔，與客家莊的少女余阿征結婚，當時沒有土地也沒有工作，平常在苗圃當臨時工人，冬天了就去捆甘蔗，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後來遠赴他鄉成爲焗腦工人，他們沿著山區幫人焗腦，最遠曾經到過高雄縣的甲仙，夫妻倆用「鋒仔」將巨大的樟樹，鏟成一片片的樹匕（片），再置入「炊仔」將樹匕裡的樟腦油、腦沙蒸逼出來，外銷之後可以做爲香料、火藥、藥材、鈕扣、拍電影用的膠卷，由於這個行業是個賺錢的行業，很受政府重視，每月的初一、十五，會有人挑著豬肉、祭品上山前來「做牙」，順便幫他們加菜，也好將焗出來的樟腦油、樟腦沙擔回出售。焗腦時，通常是會在林木濃密的樹林裡鏟匕的，這裡或坑或谷或樹頭，嶇崎不平，充滿著危險，此時，他們的長女已出世，只好將她帶在身邊，爲著不影響工作，他們用背帶將女兒綁住，拴在工作附近的樹幹上，讓她只在一條背帶的半徑裡面活動，防止她自行活動會掉落坑谷、山溝。

那時，焗腦，樟樹很大，一棵就可以焗很久，我母親在鏟樟樹片時，就用背帶綁住大姐，算好距離不會跌入坎下（蔡有德 090117：011）。

在浪跡山林的日子裡，他結交了許多同病相憐的朋友，總想能有個安定的所在養兒育女。在山林逐漸枯竭、焗腦的行業日漸沒落的時候，朋友告訴他國姓那個地方還有許

多土地沒人開墾，他在前往探訪、了解情況之後，決定要到國姓的竹坑山上墾荒。

民國十五年，蔡勇用兩個竹籠，一頭六歲兒、一頭兩歲子，挑著兒子沿著馬力埔、水底寮、馬鞍龍、麻竹坑、大坪、水長流、大旗尾、國姓，也就是隘丁們巡防的路徑來到了竹坑，開始墾荒闢地。起初種植山穀、地瓜，這是生存最重要的糧食，但是，那時山裡到處是山豬，牠們會在夜晚將新培的瓜畦，才撒的稻種啃食破壞，爲了防止山豬的破壞，他們要在山園裡設置山寮，聽到了山豬聲就起來虛張聲勢的呼叫驅趕，或者用吃完的罐頭串接起來，拉動罐頭發出聲音阻嚇山豬的侵擾，那時也有猴子會侵害作物，只是猴子的破壞力沒有山豬那麼大。

剛開始種山谷，後來就種植香蕉，灑山谷時要顧山豬，搭山寮在裡面睡覺，半夜起來虛張聲勢的呼喊一下，聽到聲音牠就走了，那時我還小（蔡有德 060506：015）。

後來有人要將開墾出來的土地出售，他們有餘力時才又購買了一些，慢慢地有了三、四甲的山園，山上在種植山穀、地瓜等主食之外，也開始種植經濟作物—香蕉。

硬頸母親撐家計

來到竹坑山上的第三年，才四十多歲的父親就過世了，那時連埋葬的費用都沒有著落，堅強的母親回到馬力埔向舅舅借了五十塊錢來處理父親的後事，生活的重擔、山園農事也落到母親的身上。晴天，當然有忙不完的山園工作，下雨天，母親還要穿著蓑衣、龜甲在園中拔草，他擔心香蕉園淹水則要負責清理水溝，疏濬水流，教雨水不會沖刷辛苦種起來的香蕉。

我媽媽很能勤家，我識事時，下雨時還要戴著大斗笠，這樣也在工作，很辛苦，我聽說父親過世時要向大舅借錢才能埋葬（蔡有德 060506：37）。

儘管家裡窮苦，但是他的母親還是重視教育的，他九歲的時候要他上學，小學畢業了，雖然是日據時代，還要他去讀漢書，那時在大旗尾有處本來要製作紅糖的草寮，因故沒有製糖，正好有位來自大陸的徐老師，就請徐老師利用這個場地教授起漢文來，那時候天天要練毛筆字，跟他一起讀書一共有十多個人。

他十多歲的時候母親就患有「痛風」，早晨常起不來，都由他來煮飯，上學時記得要買藥回家幫媽媽治頭痛，忘記了還得走很遠的路再去購置，那時國姓只有兩片店舖。他的母親不識字，但是繳交香蕉得到的「單子」(收據)，不會馬上就去領錢，等到有一定的數量了，才一起領取，領了現金就放在她的木櫃裡，不會拿去「寄金」，因為她怕「寄金」會被抽稅。

我母親很會計算，颱風打是打，收成好的時候我們都會存起來，不像有些人，收成好就歸米籬的擔東西回來享受，有天災了，只好看天，像颱風天來時，米、油、鹽都準備好，萬一時可應付，她都會這樣，那時米店可結米，賣隻豬也去結米，最便宜時一塊錢兩斗，有出息就結米，有整批的錢就結米，吃米是沒有受到限制，(太太插話)吃米真省，十外八人，一餐只煮三杯米，番薯摻真多，米不夠，番薯就加放一點，也曾摻樹薯，銼簽以後先煮才下米，下的是豬吃的白樹薯，比較硬、比較卡壞吃，阿昌三、四歲時就吃這個，所以他的胃腸一直嚙好(蔡有德 090117:85)。

颱風來臨前，他的母親會備好油、鹽、米，在災害來臨時就不用擔心吃的問題，平時，只要有收入，譬如賣豬了，有整批的錢了，就到米店去糴米，寄存在米店，她總是存著「好天要積雨來糧」的觀念，雖然米店裡存有許多的米，但是他們不會恣意揮霍，總是三碗米加上許多的番薯，地瓜接不上就摻比較不好吃的白樹薯，樹薯較硬就先煮熟了再放米。在家裡平日是吃不到肉的，但是她會在人家私宰豬肉時與他人均分，買下豬肉，比較瘦的就用酵母來醃成豬肉漬，醃酵完成了，生的豬肉會散發出肉香，加上生薑、九層塔，就是客家最美味的食品，這項醃製，剛開始是以山豬肉來醃製，後來山豬稀少了，才以肉豬來替代，肉相當的鹹卻很下飯；小孩子沒糖可吃她也有辦法，她用樹薯粉

摻揉番薯，壓成薄片煮熟，放在器具上曬到將乾時，剪成一片片的曬至全乾，再到河邊取砂洗淨炒熟，將樹薯片放在熱砂上使其膨脹，拌些糖，就如時下流行的「波卡」一樣，讓窮苦的孩子也有美味的零食。

她養育孩子的方法也是獨特的，她用背帶栓住女兒，維護女兒的安全又不影響自己鏟樟樹片的工作，有了孫兒也是一樣，要上街時，一個背、一個牽，她的家在山上，不遠處就有落差極大的坑谷，她沿用照顧女兒的方式，將孫兒栓在桌下，不讓亂跑，冬天抱起孩子吃奶，孩子的身體都是冰的，孩子吃完奶之後自己會再將索套套在脖子上。

為著節省，她在餵孫兒吃飯的時候，會在飯裡面放入一些豆豉同時拌有鹹湯，她在碗上堆起一撮飯，在飯上放上一粒豆豉，當孫兒張口要吃時，她撥下那粒豆豉，推那撮飯入口，經常一碗飯只餵一粒豆豉。

當時經濟困難，孩子們大都吃著薯摻的米飯，由於沒有菜肴，通常會在飯裡加入鹹湯，再在飯上放置一粒豆豉，將豆豉放在要餵孩子的飯上，等孩子嘴巴張開，就挑下豆豉，再在下次置於要餵的飯堆上，等到最後一口，才給吃這粒豆豉（蔡有德 060506：201）。

輕便車子是捷運

才十幾歲，他就要協助割香蕉，香蕉的莖像是許多張紙捲成圓柱一樣，將香蕉的莖從中間劃個「x」，抓住香蕉穗的尾端用力拉，香蕉莖不會斷掉，但是會彎下來，高聳的香蕉緩緩的躺在地面，切斷莖與果實連接處的「果軸」，成為獨立的「弓」，「一弓」香蕉有許多「比」，要用香蕉刀將「每比」香蕉自「果軸」割脫下來，再依大小放置在竹籠裡面，而後挑運到香蕉集貨場，剛開始竹坑附近是沒有香蕉集貨場的，要挑到十四、五公里外的土城才有收集的場所。

那時挑農產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山是陡的，路是走出來的，挑香蕉的時候，循著沒有路的香蕉畦、蹬著突起的石頭下坡，走在河床上尋出路，要過竹橋、鐵線橋，上了坡才有比較平坦的路痕，擔是重的，經常要小跑步才會比較輕鬆，就這樣走走跑跑，忽

上忽下，三、四個小時之後才能將一百多台斤的香蕉挑抵市場，這中間還要注意，竹籠要閃過樹木、竹林、突起的石頭，否則會撞傷了香蕉，降低了香蕉的品質，甚至被評定為劣品。

由於外銷香蕉的需求大，香蕉集貨場從原來的土城，向福龜、國姓、埔里增設，在還沒有汽車之前，台鐵與帝國兩家公司鋪設了「輕便車」來載運香蕉，輕便車是用人推的，一台輕便車可以疊八到十竹簍的香蕉，每簍香蕉重約八十六台斤，推到土城才換汽車，這才改善他們長途肩挑運輸的難題。

當年他們耕作的香蕉山面積大，一天就要割二千多斤的香蕉，每個月總要割個九期、十期的，他與後來四十多歲病逝的弟弟，與招贅在家居住不久的姐夫，共同耕作香蕉山，在香蕉期到來前一天，他們會先卸下香蕉弓，斷掉香蕉尾，概略數數幾弓可以成一擔就放在一起，第二天挑來了擔子疊好香蕉就可以挑到市場，每次母親起來煮飯前，他就已經一擔出去了，這樣一天可以挑個八擔左右，雖然他個子小，但是一擔總是可以挑起一百三、四十台斤的重量。

可能是十幾歲吧，那時有香蕉可以割了，當時香蕉要擔到柑仔林、過鐵線橋，過去有輕便車橋也有鐵線橋，鐵線橋頭有個水車，從現在鍾榮典的屋後爬上去，當年父親來時香蕉要挑到土城去，後來福龜有輕便車就挑到福龜，到了柑仔林有輕便車時，就在現在的紅綠燈附近的地方有車站，在那兒將數擔集成一簍運送到龜仔頭，到了國姓有香蕉市場時，就轉了方向往內挑運到國姓（蔡有德 060506：45）。

追價易植作物雜

台灣光復初期香蕉的價格開始滑落，於是改種樹薯，開始時，樹薯是賣整條的，但是樹薯園距離道路遠，挑起來相當重，因此就改變了方式，白天，婦女們到山上挖掘樹薯，挑回來之後，小孩和母親都會協助剝皮，而他就去當割稻子的工人，那時早晨要點火吃飯後摸黑上工，晚上也是點火吃飯摸黑回家，一天才能掙得五升米，忙了一天，回家還是不能休息的，他們要承接白天剝了樹薯皮的工作，去將樹薯銼成細條狀，剛開

始，是用手拿著樹薯，就著有許多小圓孔利刀的金屬片「樹薯銼」，用力下壓，滑動之後讓樹薯銼成千百條的細條，而後挑到屋子後面比較有陽光的地方曝曬，在有月光的晚上，他們會將銼好就連夜挑到曝曬場地，到了白天才由婦女們將樹薯簽攤開來曝曬。手拿樹薯就「樹薯銼」經常會把自己的手當成樹薯的銼了下去，銼樹薯常會傷痕累累，後來有人發明了手搖、腳踏的機器，讓「銼簽」的工作輕鬆了許多，可是危險性更高，因為樹薯丟進凹糟後，要用手去壓下沒有被刀子接觸的樹薯，一個使力不當，手就捲進機器裡面。

那是事變後戰爭開始，早晨點火吃飯，晚上也點火吃飯，吃飽了回家還要銼樹薯，我弟媳和我內人就挖些樹薯回家、剝皮，等我們回家銼簽，銼完簽並不是在家裡曬，而是擔上坡到上頭曬，有時趁著月光連晚上都要擔喔，說辛苦我們是…（蔡妻）他們擔上去之後，我們在白天就去攤開來曬，那裡是比較曬得到太陽的地方，曬完了又要去挖樹薯，我婆婆和小孩也都會協助剝皮（蔡有德 090117：63）。

樹薯價格不好了，就改種李子，李子是由水長流的林坎從東勢引進的，當時將李子種在香蕉的行間，當香蕉價崩後砍掉香蕉全心照顧李子，或許那時土地肥沃，種下的李子結實纍纍，只要兩手一攏用力一拉，一個下午就可以採兩米籬的李子，一年可以收成近萬斤，李子之後也開始種植梅子，都送到員林製作蜜餞，那時狹窄的國姓路上自動車熙來攘往，晚上都還轟隆的叫著，在那價格好的時代，不但許多人種植，更有人設有小工廠，用鹽將李子、梅子醃製起來，而後用灶烘乾屯積起來待價而沽。

開發副業挹收入

在那價格容易變易的時代，他也修築「香茅寮」從事焗香茅的工作，附近的農民互相合作，日夜不停的升火，一家焗完換另外一家，焗香茅要在一個木板箍成的大桶「炊仔」下放置一個大的鍋子，加水、升火讓氣竄入「炊仔」，而後一人進入「炊仔」內，一

人在外面將香茅草丟給「炊仔」內的人，「炊仔」內的人將香茅草一叢叢的用腳踏實在「炊仔」裡面，而要踏實必須等到熱氣到達的時候香茅草才會軟，由於氣相當熱，悶在圓桶裡面的人常被氣追得下體不舒服，一炊的香茅可以焗出五到十斤的油，一斤可以賣到二、三十元，是很好的價格。

愈來愈壞，時代漸變，一下子種樹薯，一下子種香茅，要經常追價格，我曾經修築香茅寮，鄰居們會將香茅拿來焗油，大家放拌工，最多時曾經連續焗過四十多天，那是大家一起來，不是只有我自己，他的焗完換他的，他的焗完換他的（蔡有德 060506：85）。

眠連日從不停火，焗香茅要氣來才能踏的紮實，踏炊要給火追，但是太慢了被氣追到下體又會被蒸得很痛（蔡有德 060506：87）。

焗香茅是粗重的工作，在這個場所煮的飯就沒有摻番薯，偶而孩子們到香茅寮去玩看到「清米飯」都捨不得走，爭著要吃白飯。

當時配給米，小孩若讀書回來，到香茅寮，香茅寮沒摻蕃薯，看到沒摻蕃薯，不回去，要吃清米飯，當時看多可憐，事事實實的代誌，時代生成如此，現在要撿什麼米什麼米才好吃（蔡有德 060506：91）。

他還曾為著「拚經濟躲經濟」，當時的烏溪支流的南、北港溪滿是魚蝦，他在工作的空檔，會在午餐之後挑著棉被、五、六十個蝦籠，到了河邊，將家裡用米糠炒香搓成丸子的誘餌，置入每個蝦籠裡，而後放入河流中用石頭壓住，再在蝦籠的前面扒個新痕，讓蝦子比較喜歡接近這個地方，而後睡在河床上，第二天晨曦未露前就要起床，循著昨天做好的記號前去收取，有了收穫就將收取的蝦子送到事先訂購者的家裡，不敢直接販售，因為當時有「經濟巡察」會取締在河川裡捕捉魚蝦的人。

有一陣子吃飽了以蝦籠捉蝦子，午餐後那時一頭棉被一頭蝦籠，擔到河邊在河邊睡覺，捉來賣，那時又怕經濟巡察，他們專門取締這種事（蔡有德 060506：116）。

怎敢盤給別人賣，因為經濟會捉，有人要，他們會注文，暗暗的賣（蔡有德 060506：116）。

曾經，他也是香蕉的收購者，有些人的香蕉產量不多也比較缺現金，割了香蕉就喜歡賣了立即拿錢，他應這些人的需要，拿現金買香蕉，再集中賣給青果合作社的香蕉市場，賺取一點差額，這樣的工作他做了十年之久。

他也幫人挑過香茅油，當時國姓有三家收香茅油的，但是國姓橋斷掉之後運輸困難，必須要負重通過搖搖晃晃竹管做成的臨時橋，他就一擔一百斤、一擔十元的掙下錢來。他也曾進入礦坑去挑石炭，只是為期不長。

山區盛產蝸牛，下雨之後蝸牛出來活動，當年許多人愛吃蝸牛肉，小孩子、婦女們就會拿著水桶、魚簍，戴著雨具撿拾蝸牛出售，他就開著搬運車到處去收購，收回來之後，肥大的出售，瘦小的就用山黃麻、樹薯葉飼養起來，等到長大了再出售。

積蓄有成添田園

有了積蓄之後，好友鼓勵他到交通比較方便的馬路邊購買田地，於是，他將山上的房子留給弟弟，自己搬到新購的地方，開始時，田地種植紫蘇，那時，開設豐國糖廠的楊永茂知道日本人喜愛紫蘇，就從日本帶回種子，邀集一些農民種植，收購後運送到日本去，但是，他拿回來的種子，長出來不久就開花，楊永茂焦急得不得了，問他何以如此，他就想到山上有許多野生的紫蘇長得碩大肥厚，就建議他改種當地的品種，這裡的紫蘇品質好、數量多，讓楊永茂能安心的經營起紫蘇外銷的生意，楊永茂為此送他一輛大的腳踏車，原本他用小腳踏車載紫蘇，每次可以載四、五十公斤，有了大車載運量更大了，種紫蘇的朋友因為稱他為紫蘇王，後來他更改用搬運車來載紫蘇，由於他習慣於搬運車的穩定方便，搬運車也變成了他上街、訪友、購物、代步的交通工具。

種植紫蘇之後又種藺草，也種過筊白筍，後來有個土城人進來拔紫蘇苗，告訴他這裡種植楊桃應該會很好，儘管這年他接近六十歲了，卻仍然興緻勃勃的栽植楊桃，他將人家比較不喜歡的軟枝楊桃嫁接成馬來西亞種的楊桃，價格突然間好了起來，到現在楊桃還是他的最愛，只是土地已轉移給老大耕作。

少小持家育八子

她的母舅與我父親好比是「七淘黨」，很好（太太：我母舅無父無母像四處流浪的人），那時，還在戰爭報說山上較穩，沒有空襲，三牽四牽由她母舅自己做媒人（蔡有德 090117：41）。

蔡有德是在廿三歲成家的，太太的舅舅與他父親當年都是喜歡玩樂的人，因而結交成好友，戰爭期間他們擔心市區日夜的轟炸，想起了內山的親戚，於是自行做媒，將外甥女嫁到了山區來。平地的她來到山區不但要挖樹薯、剝樹薯皮、種地瓜，要除草、掘土，種植虎爪豆，豆子成熟了要挖掘坑洞將豆子埋進去，填補逐漸喪失的肥分，她連走山路都有困難，但是在樹薯簽堆滿整屋子要出售時，她還是得要幫忙挑擔子。

除草、挖掘山園，像種植虎爪豆，要將它割下來挖個洞埋下去，是特別種植做為肥料的，正、二月種，六、七月採收後埋下，那是後來土地比較貧瘠了才種的，那時沒肥料，他們做什麼我們就跟著做什麼，之前連走山路都不會，爬坡比較好，下坡就像要倒頭栽，擔挑也不太會，那時樹薯收成了，銼成樹薯簽放整間再來賣，曾經挑樹薯簽挑整個禮拜，連下床、過門檻都有困難，走路都要拉著大腿才能走路（蔡有德 090117：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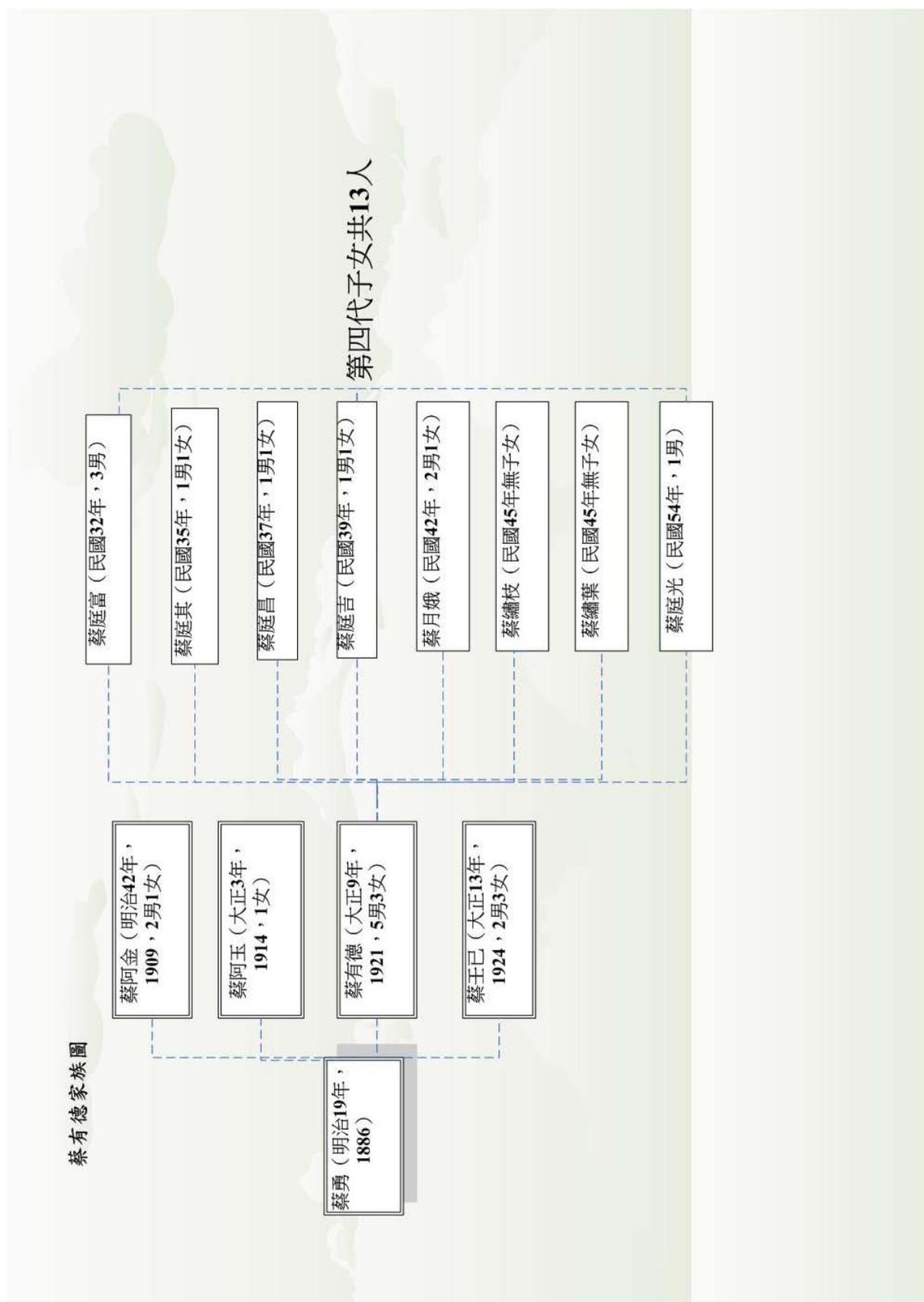
這個結縭讓他們擁有了八個兒女，儘管生活困難，孩子們吃的地瓜、樹薯比米多，

孩子們都在苦難中成人，當年晚點回家，挨餓的豬看到人了，會吼吼的叫，雞、鴨、鵝跟在人的後頭，用牠們的喙咬著腳跟討著吃。

當時，工作晚點回來，豬會吼吼的叫，雞鴨跟著人咬著腳跟追著要吃（蔡有德 090117：089）。

但是他沒有賣過一個孩子，他用一生的時間掙得許多土地養大了兒孫，老大庭富務農，並擔任農會理事，老二庭其棄商從農，其子依澄也在機械公司擔任設計師。老三庭昌從事公務員卅年後退休，孫子朋佐也擔任起教師，老四弟庭吉從軍十餘年後，從事工廠技術員，其子孟佳也在電腦公司上班，老五庭光從事汽車買賣。女兒月娥、綉枝、綉葉也各有歸所。他的田地在「八、七水災」時沒有太大的損傷，但是，在年前的「辛樂克」颱風中，楊桃園卻被沖毀大半，他沒有怨恨上天，他認為是該被上天收回的時候了，他早年喪父、由母親帶大，姐夫很早就外出自行創業，父親、弟弟四十多歲就過世了，母親七十多歲辭世，他想能有母親的歲數就滿足了，沒想到可以活到九十歲，他感謝這裡的土地讓他有安定的所在，能養育兒女成人，同時有了第四代十三人。其家族圖及生命歷程圖如次：

說明：A is-associated-B	A 和 B 相關
A is-part-of B	A 是 B 的一部份
A is-cause-of B	A 是 B 的原因
A contradicts B	A 和 B 矛盾
A is-a B	A 是一個 B
A is-property-of B	A 是 B 的一個特性



4-3 圖：蔡有德家族圖（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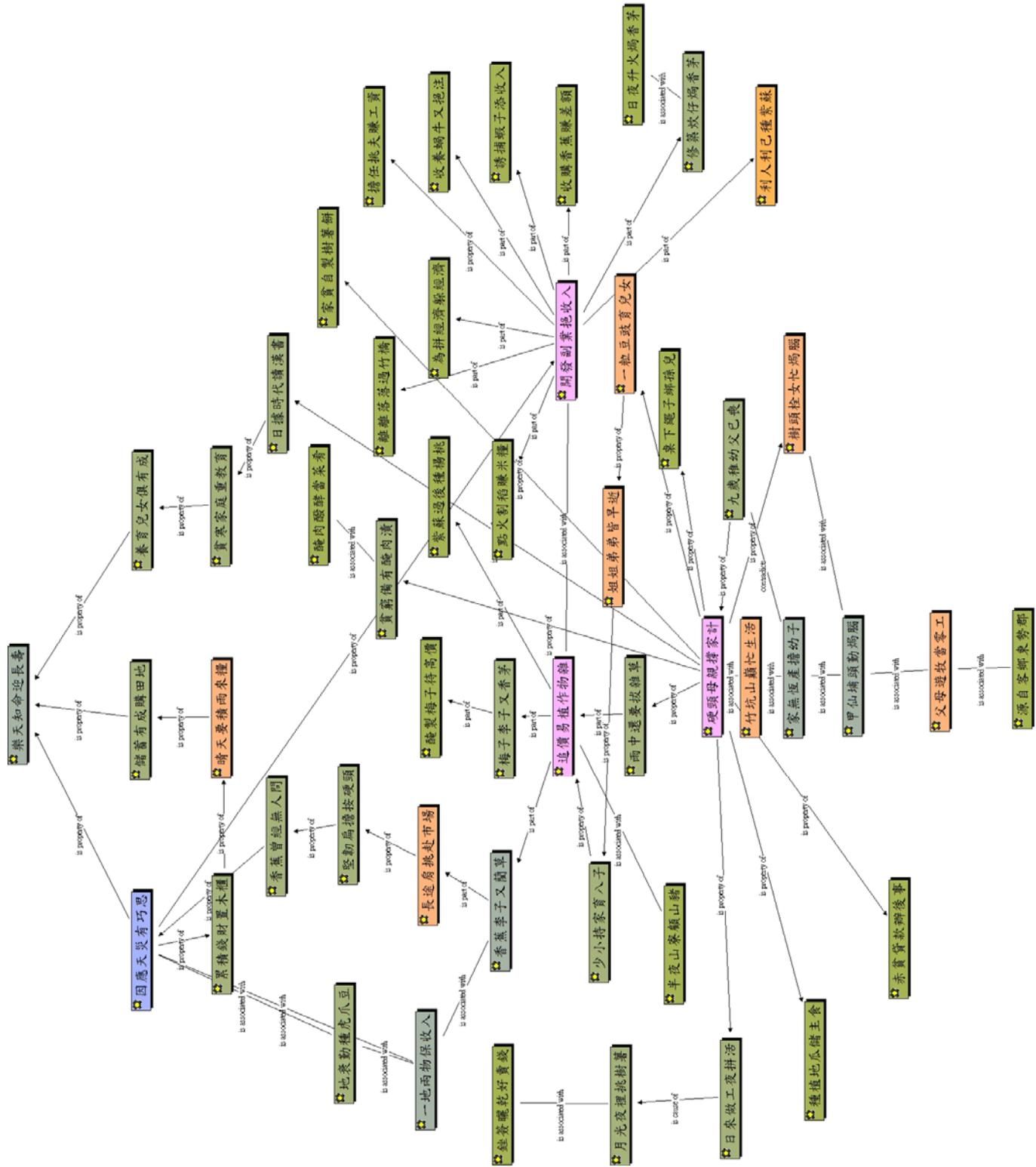


圖 4-4、蔡有德生命歷程圖 (研究者繪製)

第三節 腦丁的故事—鋒鏟樹匕換文筆

何東炎家貧如洗，兄弟姐妹出生，父母無力撫養，二兄何有成一出生就過繼給同宗作養子、三兄何土方也過繼給尪叔、大姊何氏桂妹送給劉家做童養媳，二姊何氏蘭妹也送給尖山庄的劉秀昌做養女、妹妹何氏生妹送給獅潭的彭家做養女、妹妹何氏圓妹也在獅潭送給張姓人家做養女。九個兄弟姐妹父母僅扶養長子何阿枝、尪子何東炎及尪女何氏勉妹長大成人。在那個時代女兒一出生送給人家做童養媳或養女也許是一種風氣，但若家境寬裕誰願將骨肉送給人家？何東炎家貧也許是當時大環境使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父親何本才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腦丁何東炎：008）。

遷徙路上送子息

何東炎的先人世居韓江上游，在原鄉土地貧瘠、謀生不易的情景下，隨著移民潮來到了現今苗栗縣公館鄉鶴仔岡開發基業，一百多年後的民國元年，又有了人口膨脹、生活困難的壓力，他隨著伯父、父親、叔叔沿著公館、獅潭、大湖、卓蘭、東勢、新社尋找山中的樟樹，開展著有如遊牧的焗腦旅程。

他的父親生了許多孩子，二兒子、三兒子出生後就過繼給宗親當養子，大女兒送給劉家當童養媳，二女兒送給尖山庄的劉秀昌做養女，另兩個女兒則送給獅潭彭家、張家做養女，他生了九個兒女，只有長子何阿枝、尪子何東炎、尪女何勉妹由他自己撫養成人，或許是大環境使然，但是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何東炎的兒子何治郎在聽聞父親訴說往事，知道自己竟然有這樣多的姑媽，在他有餘力的時候努力尋訪，只找到了三位姑媽，還有一人未能尋得。

遊牧山林勤焗腦

年紀還小的何東炎無法加入焗腦的行列，七歲開始他在麻竹坑幫腦長何林連帶

小孩、整理環境、看店，十三歲才加入焗腦的行列，焗腦是由腦丁們尋找有樟腦樹的地方，在平坦土地上築設腦寮、建造大灶、埋入大鍋，將樟樹用「鋒仔」鑿成樹匕，將樹匕置入由木材箍成高約九台尺、底部直徑五台尺、頂端直徑二點五台尺的「炊仔」，二十四小時不停歇的升火，以蒸氣將樹匕內的腦油、腦沙蒸逼出來，這處的樟樹焗完了，就又尋訪下一個樟樹林。

早期腦丁們要在樟腦樹林選擇水源充足地勢平坦的地方，就地採取樹木茅草造寮埋灶稱為腦寮，腦丁們攜家帶眷以寮為家，一片樟腦樹林挖焗光了，再覓新的樟樹林又是造寮埋灶是一支在森林中逐樟腦樹而居的游牧民族（腦丁何東炎：007）。

當年林朝棟獲准開發由東勢到埔里間的山林，因此他設立了隘勇線來保護焗腦的腦丁，何東炎的長輩就循著隘勇的路線，從苗栗一路焗到了大茅坪，再到國姓的雞油籠山頂，廿三歲那年，兄長何阿枝去世，他擔負起這個家的重責。

卅二始迎孀居婦

焗腦焗到台灣光復前幾年，樟樹砍光了，沒樹可以焗腦了，那時香蕉外銷的收入不錯，他們就在已無樟樹的大山頂上種植香蕉，民國二十九年，卅二歲的何東炎結婚了，這個年齡在那個年代已經有人做祖父了！而他才結束「羅漢腳」的生涯。妻子陳蓮妹，在昭和十年（1935）十七歲時嫁給水長流吳萬喜次子吳慶堂為妻，婚後先生幫鄰居建造房屋，上樑時不慎從屋頂跌下身亡。五年後經人做媒再嫁何東炎，吳萬喜寬厚仁慈改收陳蓮妹為義女約定以娘家相來往，他的兒子何治郎曾經感慨，在那個保守的年代有這樣的婚姻，是有相當無奈的。在那個赤貧的年代，也曾經有哥哥過世了，嫂嫂嫁給小叔的，也有個丈夫早逝，太太招贅，而後由這個男人拉拔他們一家人度過難關的。

他到卅歲還沒有結婚，主要是窮啊！所以就沒有結婚啊，沒有結婚，我媽媽呵，她是嫁到雙坑嘴，那個時候那個吳家呵，那個田地很多，算是大家大業啦，結果聽說啦，我媽媽嫁那個叫做吳慶堂，我媽媽那個前夫叫做吳慶堂，結婚沒有多久，幫人家蓋房子從屋頂上掉下來，就過世了，我媽媽就在他家裡待了大概五、六年，後來人家做媒啊，然後就和我爸爸結婚，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何治郎 080805：093）。

結婚這年，何東炎是幸運的，他脫離了獨身的生活，種植的香蕉也開始有了收成，同時，經由友人介紹，他到國姓香蕉集貨場擔任香蕉「選別」的技工，受到日本場長的賞識，太太也擔任市場內的雜工，夫妻一起在香蕉集貨場工作，家庭有了固定的收入。

「吃番薯頭嘜番薯尾」

只是，沒多久，日本戰敗香蕉的外銷中斷了，以生產香蕉、在香蕉市場工作的他們，生活陷入了困境，他們只得由山中向下移動搬到大草窟與弟弟共同開山、種樹薯、蕃薯，這些個作物無法獲得必要的現金，無法買米，長時間以番薯、樹薯為主食，以番薯葉、蝸牛肉當菜，過著就像客家人所說的「食番薯頭嘜番薯尾」的日子，有一天何東炎的妹婿挑了兩斗米回家，路過時問小孩子可有米吃，何東炎四歲大的女兒何月英聽到「米」之後放聲大哭，他的妹婿只好留下一斗米給小孩吃；這時他的母親過世了，也只能草草埋葬，次女出生沒有東西吃，只能以鹹菜乾炒麻油坐月子，造成他太太日後健康不佳，而他兄長過繼給的女兒，因為看到他們家的窮困，要回女兒，協議中止收養關係。

昭和 18 年（1943）父親何本才去世，由於大戰關係香蕉幾乎終止外銷，何東炎一家生活又陷入困難，在料理完父親喪事後舉家遷往大草堀與叔父何水金、堂兄何麗源、宗兄何友謙等人相互照應並開墾山烟二甲餘，因香蕉市場停

止收貨工作無着，農作物賤價物質缺乏約有六年時間過著三餐不繼生活（腦丁何東炎：013）。

因為沒有錢買米長時間以蕃薯、樹薯為主食，以蕃薯葉、蝸牛肉做菜，客語叫「吃蕃薯頭嘜蕃薯尾」（腦丁何東炎：015）。

香蕉活絡又逢春

這樣困苦的日子經過了好幾年，香蕉外銷日本又開始活絡起來，同時在水長流增設了香蕉集貨場，蕉農代表詹水旺，打聽何東炎擔任過香蕉選別，就到家裡請他到集貨場工作。

當年香蕉盛產時，青果運銷合作社在香蕉出產的地點設有集貨場，並在蕉農代表或相關人士的住處裝設電話，或者是特殊的連絡方式，在香蕉期一市場要收集香蕉的前一天，通知相關人士，這些特定的人接到訊息就會在許多蕉農看得到的地方豎起旗幟，這時香蕉數量多的人，就會趕緊前往園裡，在下午時分將可以收成的香蕉先割下來，與明天要收成的一起運送到市場。

當年交通不便，許多人都是赤足擔擔，由崎嶇的蕉園將香蕉挑下山，走在石礫的路上邁向市場，稍為好過一點的人也不過是將扁擔跨在腳踏車的後坐，蹬著單車載運香蕉而已。

香蕉到了市場，就由「選別」來鑑定香蕉的良莠，最好的是外銷品，價格最好，次好是內銷一等、再差的是內銷二等，價格就差多了，「選別」要眼明手快，技術純熟，公平從事。

對於何東炎來說，這項工作無疑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他珍惜這項工作，香蕉期一到，清晨五點就由大草窟的家裡走二個多小時的路到水長流，蕉農將香蕉挑進來之後，他彎腰拿起籠子裡的香蕉，「一比比」的檢視，最好的放在同一個竹簍，次好的放在另一個竹簍，再差的又放在另一個竹簍，不好的就被「打出籠外」，經過他的鑑定，蕉農將這些香蕉拿去「過秤」，市場的管理人員，依等級發給重量證明，蕉農憑著這些單子，在香蕉款撥下的日子就可以領取價款，鑑定香蕉的工作經常一站

就是八、九個小時，工作結束了，隨著載運香蕉的卡車回到距離家裡最近的路旁下車，走路回家，一個月總會有十多天的工作，讓他的生活改善了許多。

民國四十一年（1952）何東炎的貴人出現了，本省外銷日本的香蕉又活絡起來，水長流香蕉集貨場落成，蕉農代表詹水旺打聽到何東炎曾任香蕉選別技工，到家裏請他到集貨場工作。何東炎接受了這份每月起碼有十五天的工作，他清晨五點不到從大草堀走到水長流從事香蕉鑑別，一站就是八、九小時，晚上坐載運香蕉的卡車到大旗尾再走路回家往復走路超過三小時雖然辛苦工資也微薄但有了固定收入一家人有了起碼生活保障（腦丁何東炎：019）。

民國四十二年他參加農林廳檢驗局台中分局香蕉選別技工鑑識比賽中獲得第二名，帶給他莫大的信心，也給家人無比的興奮，他在水長流的鑑別工作長達廿餘年，六十歲退休之後接辦國姓鄉的民聲日報及台灣新聞報送報業務，每天清晨承接台中、高雄運來的報紙，挨家挨戶的分送，不分寒暑、不避晴雨的服務閱報人，或許這樣的工作也健康了他的身體，他在享壽九五之後辭世。

在他當「選別」的時候，太太一方面從事農務，一方面養豬，剛養豬的時候，自己沒有買仔豬的本錢，就由有錢人買母豬給她養，產下仔豬了與出本錢人的均分收入，有了些許積蓄才自己買母豬、肉豬飼養，家裡要使用數目較大的錢都是由何東炎的太太出售仔豬或肉豬來支應的。

何東炎是關聖帝君的忠實信徒，常年在玉善堂擔任鸞生，直到八十五歲才退休，他對太太的義父吳萬喜執禮甚恭，吳萬喜晚年很喜歡前去走動，常以喜愛的菜肴侍奉，經常聊天至深夜，一住就是多日。他不會喝酒卻常陪伴愛喝兩杯的相認岳父陳江，聽他談天說地到深夜，大姐夫是紅頭司公會符咒，常借他的住處升壇作法，將他的神明廳弄得零亂他也不以為意，二姐夫是黑頭司公，兩人常在他面前爭論，他總是一笑置之，他的謙和待人，成為子女師法的好榜樣。

少小失學重教育

何東炎幼年失學，在焗腦的時候家境較寬裕的腦丁會請來私塾老師教子弟讀書，他沒錢繳交學費，只好偷偷的在隔壁聽講，將增廣昔日賢文、三字經、幼學瓊林背的琅琅上口，在香蕉市場上班的時候更看到了讀書的好處，開闊了觀念，造成他處事明快的個性，他在深山正需要人力的時候容許他的長子投考軍校，他篤信神明容許他的次子改信基督教，他在八十九歲的時候同意他的次子移民加拿大，這樣的觀念也影響著他的子女對下一代的教育。

長子何治郎七歲就被送到舅舅的私塾讀書，九歲送到余仲元處學漢文，到了十歲要他進小學。何治郎讀書的時候，是與十二歲、十一歲的堂兄及一個九歲的堂弟相偕上學的，那時從山上走到學校至少要四十分鐘的時間，為著能相互照顧，通常會「集合」年紀相當的人成群後才一起上學，於是大堂兄畢業時已經十八歲，許多人在這個歲數都成婚了。

小學畢業後，何治郎並沒有繼續升學，在家裡幫忙鑿香蕉草、種樹薯、栽地瓜、挑農產品到街上賣，有空了，他會跑到街上的商店看看當天的報紙，看看今日世界，這中間他也參加過初中夜校的英文班、珠算班，農會四健會，曾經被派到虎尾從事農村青年交換計畫，從崎嶇的山區觀看一望無際的平原給予他莫大的衝激，報章的新聞、外界的訊息，刺激著他不斷吸收新知的動力，也讓他養成有機會就看書了解外面世界的習性。

有了好學的基礎，當兵時被選做傳令兵，在軍中接觸書籍的機會更多了，他不斷埋首書本中，有時連長葉時庭要寫報告他也有能力代筆，取得了連長的信任，有重要的訊息也由他傳達，後來，專修軍官班要招收新生，連長鼓勵他前去報考，這項考試規定至少要高中肄業，他只有國校畢業，連長幫他在營部拿到了隨營補習的同等學歷，順利的報考專修軍官班考試。

啊後來，有那個專修軍官招生嗎呵，看到這個消息，連長說你這個底子去

考考得上喔，我說他那個不是最少要高中肄業嗎，他說我到營部幫你拿個隨營補習的同等學歷，我說好，他就去拿，那我就去報考，啊就「啗錯話」(碰運氣)去考，啊我很記得有一篇文章呵改變我一生，叫做左忠毅公軼事，是在古今文選還是在古文觀止裡邊，還是那裡我忘記了，沒事的時候我就把它背起來，結果去考的時候，國文就出那一篇，然後就寫作文啦，考英文什麼不會我都抄別人的，唉唷，後來放榜說考取了，啊就回來受訓，弄弄弄就弄到現在(何治郎 080805：076)。

以充員兵入伍，六年後卻以軍官返鄉，這算是奇蹟了，可是退伍下來仍然窩在山上，有一天，他當輔導長時擔任幹事的張正義到猴洞坑的家看他，在軍中兩人相處極好，分別時他說：

喂，輔導長，嚟待這山頂啦，捺呢地娶嚟某咧，我說，嚟要捺怎？這地沒法度啊，啊，他說，想看看吧……(何治郎 080805：084)。

半年後張正義來了信，說他放棄了教書的工作，在國民黨省黨部管人事的單位擔任助理幹事，看到有類似他專修軍官的，經過黨部訓練之後，成為黨部工作人員的，問他要不要試試？在他的協助下，何治郎寫信給當時的省黨部主委李煥，召見之後錄取了，接受訓練後派回國姓擔任幹事，而後到名間鄉擔任代理主任，再到埔里、草屯擔任主任，後來成為三組、一組的組長。之後他轉任縣政府，曾經擔任民政局的專員、選委會組長及副總幹事。

面對不公勤讀書

何治郎在黨部工作曾經以一組組長的身分代理書記，在縣長選戰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他竭盡心力打贏了選戰，可是在呈報書記人選時，主委卻呈報了每天只在喝酒的人，此外他也代理過選委會的副總幹事，卻在真除時升任別人，他委實有氣

難消。

面對這樣的不公平，這樣的挫折，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根基不厚是最大的障礙，另外可能也與客家人不擅長交際，不會營造人際關係有關係，而他在埔里的十年，常年封閉在山城，與外界的連繫並不豐厚，加上像國姓這樣窮困地方的子弟不是很會把握機會，恐怕都有相當大的關連，於是他先會從工作中去尋求突破，在自己的內涵與人格修為上開展出另一條路，因此看更多的書，用更多的心，看看對手的長處，想想自己的缺點，面對這樣的處境，他充分發揮客家人那種硬頸的特性，面對人們的壓制，會想辦法突破，會尋找出口的動力。

會！會從工作，企圖從工作中突破它，或者從自己的內涵、人格修為上去突破它，會有這樣的，所以會去看比別人多一點的書，工作的時候會比較用心的做，看到人家得到那個職務，看他做的時候會想假使我去做會從那裡下手，做得比他更好，會有這樣的想法（何治郎 090118：007）。

那一次正好林源郎和陳啟吉選縣長，仗最難打的時候，我拚命搞，弄得打贏了，結果有個第二組的組長，公子哥兒，天天在那喝酒，在那兒玩什麼事都沒有弄，唉，到要升書記說我們縣黨部要報他，那主委就報他，唉，我實在氣不過，所以我為什麼會去找你，會去找宋公，很不舒服。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不舒服，就是我在選委會的時候，我是當第一組組長，那個副總幹事退休出缺，彭百顯叫我代理副總幹事，卻去升別人非常難過，後來他選輸了，副總幹事去當新聞局長了，那我嚥不下這口氣，我就想盡辦法去爭取那個副總幹事（何治郎 090118：018）。

果真，在黨部書記沒升成的時候，縣長林源朗賞識他的能力，將有文官任用資格的他安置為民政局專員，協助他推展縣政，開創他另一番天地。換了同鄉的人當縣長，也代理過選委會副總幹事了，理所當然要由他接任才對的，結果出線卻是別人，但是他全力以赴，在工作上迭有表現，最後有了機會他還是贏得這個職缺，在

副總幹事任上光榮的退休。

他二弟財經學校畢業後，在軍中擔任經理，退伍移居加拿大之後，從事文化工作有很好的發展，而么弟醉心攝影，在國姓街上開設攝影公司，也有安定與興趣的生活。

奉獻心力為鄉土

他的父親一直有儒家的想法，希望念書之後能在朝當官才是最大的快慰，他十六歲才從國校畢業，當兵入伍，卻以軍官退伍，同時還當到一級主管退休；二兒子考上軍校當到上校退伍，總是圓了父親的夢了。

對於自己是一支山林遊牧，以追逐樟樹過活的子弟，何治郎的感受是深刻的，到國姓的客家人相當多是與他們一樣，都是沒有奧援的散戶，靠天、靠硬頸的客家精神努力存活下來，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新聞局協助地方創辦月刊，後來在幾乎無人接手的情況下，他義不容辭的接下這項重擔，四處邀稿，才能按月的發行「國姓報導」，將地方的好人好事，感人事蹟，遷徙故事，鄉情點滴容納到這小小的紙張之中，這也獲得縣政府社區大學的好評，校長黃宗輝看了之後與他商議出版「國姓采風」，成為社區大學文庫的第一本書，為客家散戶的奮鬥留下了難得的足跡。

他的子女在他父親開放心胸的影響下，也讓他們順勢發展，讀法律系的兒子當上了書記官，媳婦是國小老師，女兒是學校護士，女婿是老師，另一個兒子是電子公司的經理，對於這樣的結果他不是非常滿意，但是他希望他們按部就班，持續發展，超越前人。末代腦丁何東炎繁衍了十五個孫子，其家族圖及生命歷程圖如次：

說明：	A is-associated-B	A 和 B 相關
	A is-part-of B	A 是 B 的一部份
	A is-cause-of B	A 是 B 的原因
	A contradicts B	A 和 B 矛盾
	A is-a B	A 是一個 B
	A is-property-of B	A 是 B 的一個特性

何治郎家族圖

第四代子女共十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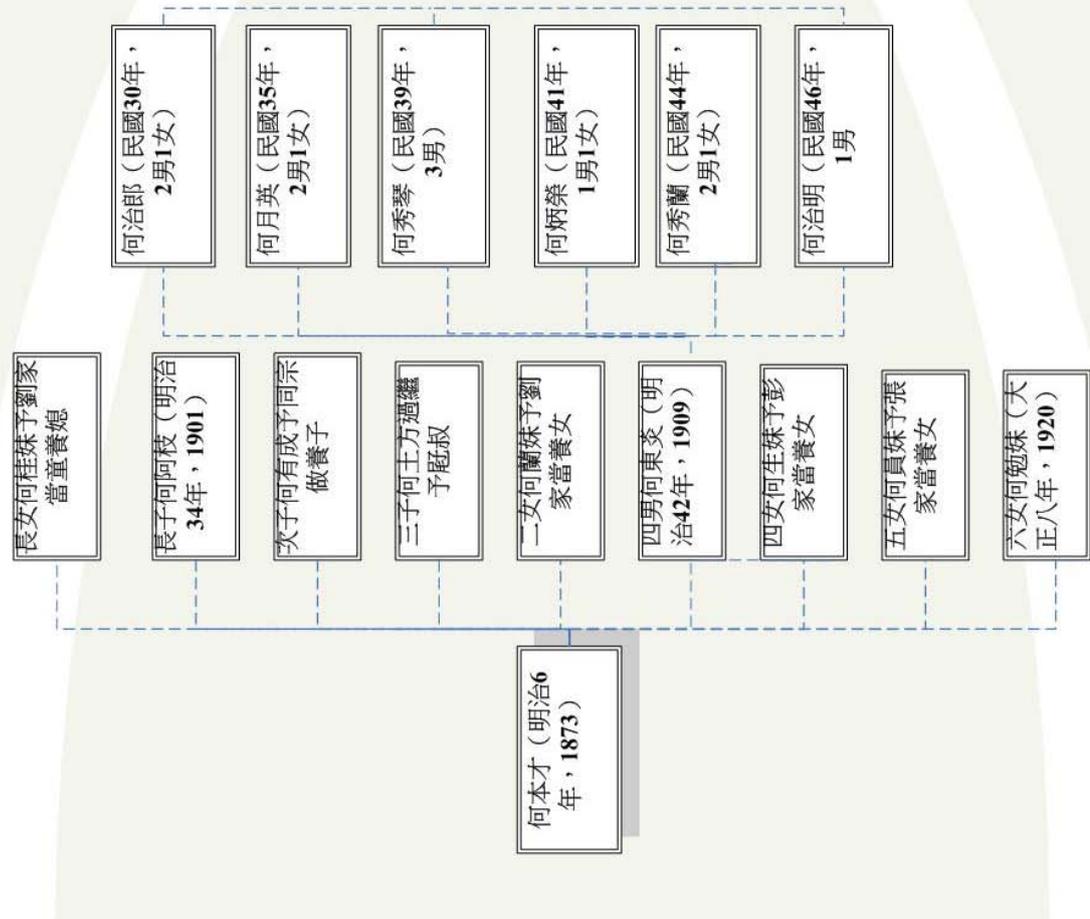


圖 4-5 何治郎家族圖 (研究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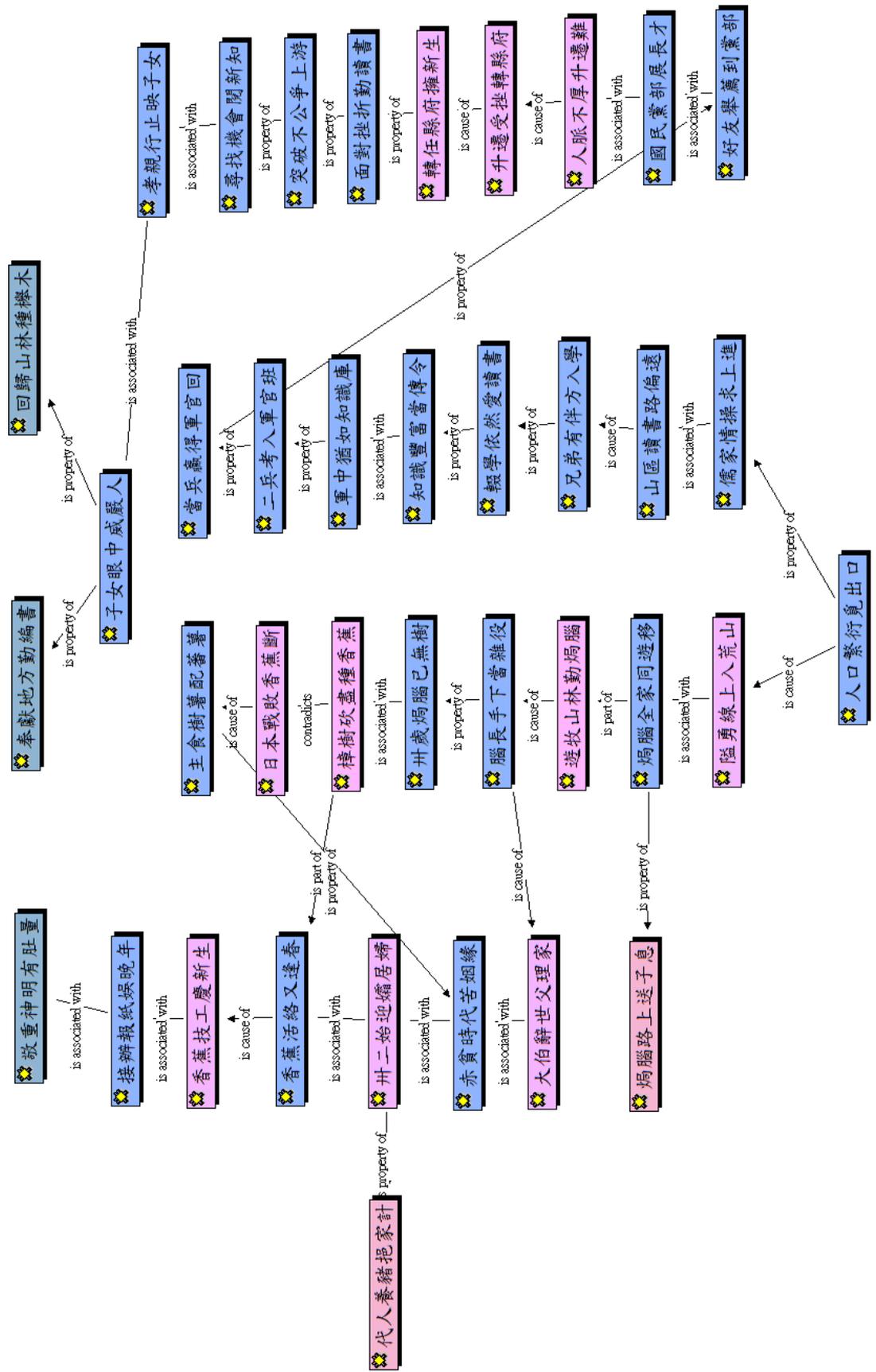


圖 4-6：何治郎生命歷程圖（研究者繪製）

第四節 蕉農的故事—山中子弟上哈佛

中部山區的石岡仔，原本是土著分布的地方，早期也是泰雅族人出沒的地區，康熙末葉才有粵籍移民入墾，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朝政府為防杜漢人越界，在現今的土牛村立碑劃界，道光三年（1823）以後，漢人大批湧入，原本居住此地的原住民乃舉族遷徙至現今埔里鎮的牛眠牛一帶。

台中縣自康熙末年以來，先後有客籍移民入墾，其較大規模者有雍正年間之岸裡社通事大埔人張達京組成「六館業戶」，開發台中平原之西北部一帶地區。同時在大肚溪上游，另有曾、何、巫姓粵人入墾溪東，開拓柳樹湳、登台（即今霧峰鄉境內）諸莊。嗣後，因漳、泉移民大批湧至，遂釀成分類械鬥，粵人勢單，退走內山，而形成臺中縣早期開發遞嬗上所謂「客家人路線」之特殊現象。

石岡仔既拓，遂有大埔人劉、郭姓移民入墾上、下土牛及社寮角一帶，旋越大甲溪進墾東勢角土著族所屬地區。石岡鄉早期移民向以潮州府人為主流，尤以大埔縣籍所佔比例偏高，與鄰近之東勢鎮等地雷同（石岡鄉志，1989）。

地瘠人貧走他鄉

現今的石岡鄉面積不到廿平方公里，在湧入大量人口並且經過繁衍之後，有了人口膨脹的壓力，而習慣於利用肥沃土地耕作的人們，感於土地的不足、加上土地日漸礮瘠，於是紛紛走移到更加偏遠、未經人們開發的山區，從事他們的農耕活動。

陳貞義的先人由廣東大埔漂洋過海來到石岡仔，到了他祖父這一代，感受到土地的貧瘠，耕地的不足，就循著山的稜線，由東勢、水底寮南下走到了頭汴坑蝙蝠洞附近的茅埔，在那裡墾荒開園種植香蕉，土地不夠肥了，就又在他五歲那年搬到國姓的「鹿食水」繼續墾荒開園，大約四年後，也就是日據時代的昭和八、九（西元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間，他的父親知道距離「鹿食水」南邊不遠處有塊十八甲比較平坦、經過政府許可用來種植甘蔗的土地要出售，由於一個人沒有這麼多的

資金，就邀了四、五個股東買了下來，共同種植香蕉，那時種植的香蕉還沒有普遍的集貨場，因此要挑到以前繳交香蕉的頭汴坑集貨場去繳交。

本來是做農的，因為人多將搬去該位，該位的人頭擺嚟像現下的人會施肥，開園之後種香蕉，土地瘦了，就又搬到這裡，同別人買了一些再在邊上開墾，當時，香蕉收成哩，要□（挑）到仙水坑去，一趟愛四、五點鐘，普通，來去弄會係歸陣人共下，因為路係（跟著）河瀾（河流）、坑谷，彎來彎去的，堵（遇到）到落大雨，就愛大家協力牽著過河，堵到大水就沒法度行。當時我有參加，每日愛真早出發，轉來弄係暗埔夜（夜晚）哩，一日將駛得□一趟（陳貞義 090119:003）。

目前由臺中縣蝙蝠洞到南投縣國姓鄉龜溝的台一三六號道路，長度共約三十公里，鹿食水到蝙蝠洞是二十二公里，那時，沒有路基，先人們要避開榛芒、樹林，撿拾著可堪落腳的山溝、坑谷、溪床，做為行走的道路，擔著百來斤的香蕉，彎來彎去的走向二、三十公里之外的香蕉市場，去繳交香蕉而後換取現金。隨著香蕉的需要，草屯一埔里間道路的開通，香蕉市場的設立也日漸密集，後來他們才挑到八公里外的龜仔頭，而後才是六公里外的龜溝香蕉市場。

百年蕉農勤創新

陳貞義生於民國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六），到今年（二〇〇九）八十三歲了，加上他從祖父、父親，土地上總是以香蕉為主，他們種植香蕉算算應該不只百年了，但是種植香蕉會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會受到天災的侵襲，因此他在香蕉之外也種植了荔枝、龍眼、麻竹、梅子。作物是拉雜、多樣的，由於這個地方的天氣比較寒冷，荔枝在收成的時候其他地方都已收成完畢，連工廠都不要了，於是鋸除了荔枝，改種龍眼，在工價便宜的年代，採收之後有「販仔」會直接來收，扣除工資，種植龍眼還是有些許盈餘的；他種植柳丁，但是不會照顧覺得品質不好，就全都廢掉，

曾經也種過香茅、樹薯、生薑等作物，在這之外他也種植麻竹，煮過之後製成筍乾販賣，困苦的日子總希望有更多的項目來增加收入。

國姓鄉是全台灣梅子的主要產區，他的山園裡也種植了些許梅子。梅子可以製成蜜餞、話梅、烏梅、脆梅、梅粉，要賣得好價格的，就要攀爬到滿是刺的梅樹上，忍受針刺的痛苦採擷顆粒完整的梅子，在「文市」中賣給特定的人。要想迅速採收在「武市」交給製作蜜餞商人的，就會在梅樹下鋪上帆布等盛裝的物品，而後許多人拿著竹子敲打樹上的梅粒，集中起來運到特定的收集點，蜜餞商人則會在產區沿途的商店設立幾個點，收購鄰近梅農生產的梅子。

近年來，陳貞義的香蕉得了黃葉病，加上歲數已大，縮小了香蕉的種植範圍，龍眼也開始生病，同時也要嫁接，而嫁接之後也沒辦法採收，請工人已是伐不來，就開始種些檳榔，後來又進行造林，種植肖楠，但是肖楠在颱風搖晃之後容易「企死」（站立枯死），又申請木苗種植桃花心木，他說桃花心木容易長大，算來算去早點成林就好了。

杵泥築牆建新屋

陳貞義的父親在搬到許可地之後開始建造房屋，在有田地的地方建造房屋，可以在田地上挖掘泥土，和上剪短的稻草做成「泥磚」，疊起來之後蓋上茅草就是農家的居處，但是在山區，連挖掘泥土、鋪陳泥磚的平地都不可得，於是就用「杵」土的方式，將泥土杵搗密實豎立起來成爲一面面的牆，連結成爲牆壁，蓋上茅草成爲居處，當時他們是與鄰居、外公協力完成三幢這樣的房子的，這些房子在次年經過一次地震沒有損壞，七十多年後，在遇到「九、二一」大地震時才被震垮。

我差不多十歲就搬下來，為什麼我記得呢？我爸爸起屋之後，第二年就地震很傷害，那時是用泥土杵起牆來做為房子，有田地的人用泥土印成泥磚，疊起來，僂山頂的人沒那場所好印，所以，用杵牆，當時起該屋，我這一處，上去一點邱盛蘭的阿公邱隨也起了一位，再上去我外公也起一位，當時三人差不多共時間起了泥磚屋（陳貞義 090119:015）。

山中青年晚成婚

當年挑一擔香蕉要一天，隨著市場的增設，雖然路途近了也要半天才能到市集，在這樣的山中，要見個人恐怕都得走個把個小時，要想找對象結婚更是談何容易，陳貞義有位伯父住在彰化縣竹塘，知道他在二十七歲還沒有對象，就有親戚向他的岳父母提親。

那時，早起暗睡，又要蓄豬、蓄雞、種菜，我的娘是很勤儉的人，她是彰化二林的人，娘家是耕田的不是做山的，因為，或許沒有人緣，講親比較沒有機緣，到了廿七歲將結婚，當時是卡慢了，我有一位阿伯在竹塘，知許多歲還沒有對象，就有親戚講到我婦人家那兒，我岳父母都很老實，不識來看，就講好，嫁來以後也不識怨苦，也不會怨麼該，很勤儉，可以說對我家的教育比我還辛苦，早晨比我早起，要帶飯包（陳貞義 090119：017）。

他們在結婚之後育有三男二女。

山中少年識字難

陳貞義的父親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是他對教育相當重視，在日據時代就要他們兄弟接受教育。他的父親有四個兄弟，他二叔早年就過世了，三叔到海外沒有回來，四叔在十七、八歲生病之後就有殘缺，他爸爸就負起了教養自己及弟弟子女的責任，他的父親有五個小孩，二叔有二個，三叔有三個，一共是十個小孩，當時，

他們讀書每天要走七公里多才能到學校，而在到達學校之前還要經過湍急的烏溪，那時烏溪沒有橋樑可以交通，河水高漲的時候有人在河邊架上鋼索撐起竹筏，做爲渡船載運人們過河；在水小的時候，他們就用竹筏連結竹子箍成圓箍，在圓箍內置入石頭成爲石籬做爲橋墩，再用粗大的竹子綁在一起，固定在石籬上成爲竹橋，讓人們通過。每天他們來回就走十五公里左右的路，還要冒險渡河的去到福龜國校求學，十個兄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完成了六年的學業，這也種下了他們教育兒女的契機。八十三歲的陳貞義在想起少年求學時還有這樣的回憶：

啊當時，我讀書的時還嚟吊橋，從這裡走到第一鄰河灞的時，有人用竹排、渡船，來接人過河去學校，不知經過多少年才有人建吊橋，那吊橋完成了交通才比較利便，不然以前水大的時候坐竹排，水小用竹子、石籬，一墩墩的搭便橋，可以說是很危險的橋（陳貞義 060521：053）。

在經過求學的艱辛、運輸的困難之後，他們才開始修築吊橋，興建水泥橋，在修建水泥大橋時，省、縣、地方各負擔一百萬元，一個小小的地方要負擔一百萬元談何容易？他們就採取以香蕉或其他出產品抽取興建費用的方式，每出產一百斤的農產就抽取固定的錢做爲建設基金，產量多的人家使用橋樑的頻率高，要出多一點錢，產量少的人，使用的頻率低可以少出一點，就這樣累積起來，建造了現在可供汽車行駛的大橋。

到了他的兒女這一代雖然在河的這邊設有乾峰國小，上學不必再到烏溪對岸的福龜國小，但是，他們每天還是要走路六公里才能到學校，他們每天在路程上的花費總是超過三個小時，山中少年的求學總是要比城市居民難上好幾倍。

嚮導引領爭上游

他弟弟受比較高教育，看到自己的弟弟讀書有好的結果，所以對小孩的教育不會嫌學費多，正苦的時候跟她妹妹等人借錢註冊，實在說大的讀初中，選

要考試就考上台中四中，他舅舅在那兒就在那兒住，住了三年，高中考上台中一中又住了三年，住了六年，第二的，我算了算，每個都讀高中，就有點不敢，就讓他去讀高工，高工畢業回來就在家裡幫忙，小的，考上一中又在他舅舅家住三年，我舅仔卡難講，我舅仔的輔娘有量，人家說，寄個小人在那兒一定會卡有閒，（陳貞義 090119：017）。

陳貞義的內弟張范水旺是臺中師院的教授，陳貞義的太太看到弟弟在求學之後的成就要比在山中辛苦的奮鬥好了許多，於是就鼓勵自己的兒女努力求學，他的大兒子貴璋國校畢業後考上了台中四中，就住到舅舅的家裡，三年後，他考上了台中一中，繼續的住了下來，中原大學畢業後在中華工程公司工作，參加了修築中山高速公路的工作，之後，公司派他前往德國深造，經過二年多學得先進的技術之後繼續在中華工程公司服務，後來中華工程公司改成民營，他才轉換跑道在高鐵等單位服務。

由於大兒子在內弟家住了六年，借住期間從來不收取任何費用，要支付費用給他們也不願接受，加上每個孩子都念高中，怕會加重家裡的負擔，也會打擾內弟他們，於是二兒子貴德就讓他念高工，他畢業之後回到家裡幫忙耕作山園農事，後來再到成大進修取得學位，成為補習班的老師。

三兒子貴賢，在鄉裡的北山國中念完國中之後，考取了台中一中，還是住到了舅舅家裡，同樣受到舅舅、舅媽的照顧，台大畢業後前往服役，女友林麗瓊則留在學校當助教，退伍後兩人結婚，同時出國，他考取哥倫比亞大學，太太考取哈佛大學，次年，他考上了哈佛，兩夫妻終於同在一起生活、深造，經過五、六年的深造取得哈佛大學應用科學博士，後來在李遠哲的推薦下回國，在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陳貴賢認為在教育方面，雖然住在山上比較不方便，但是他們的家庭從祖父以來就很重視教育，鼓勵他們向上，因此循著父母、兄長的方向完成了學業。

陳貞義的兩個女兒也在高職畢業之後幫忙賺錢，他說不是重男輕女，而是自己的能力實在有限，不能夠讓兒女都上大學、出國留學。

「，有啦，算來細妹嚟啦，該當時感覺得很沒錢，比較卡做嚟到，細妹的頭腦也比較沒有那麼好，嚟使啦，差不多就好了，（幫忙）賺錢，嚟嚟（陳貞義 060521:019）。

而尾上（後來）細妹大漢哩，覺得能力不足，將畀（給）她們讀職業學校，賺點錢，所以細妹冇讀大學，說起來像有點重男輕女的樣子，實在是細人自己也想到家庭困苦，讀到高職就駛得哩，不敢強求（陳貞義 090119:020）。

儘管他的兒女有成，但是，他們在求學期間卻不是光會念書而已，他們更會協助父親，幫忙父親將割下來的香蕉疊累在一起，送上三輪車載運到吊橋前，當時吊橋老舊了，汽車不能通行，在吊橋前要將香蕉卸下來，用人力將每擔百來斤的香蕉扛到橋的另一頭去，再等牛車來載運，有時牛車來得太晚，他們兄弟就直接扛著香蕉上市場。他在仙水頭還有塊地，種植了許多麻竹，並且設有製作筍乾的工寮，假日裡，他們等待煮熟的筍子涼了之後，用刀子去切成大小一致的筍塊，而後曝曬成筍乾，這樣的工作經常會忙到晚上十一、二點。

事實上是小孩喜愛讀書，在讀書的時候，如果是假日割香蕉都要幫忙，有一段時間，有三輪車來載，割下來後晚上要幫忙疊上去，有時候載到吊橋前，吊橋舊了，在吊橋前要落下來，一件大約一百台斤的程度，都要扛過橋去，過橋過去，要等牛來拉車，該時路較崎，有時難等，他們就用扛的到香蕉市場，這些小孩在讀書的時候也都會幫忙家裡的工作，當時在仙水頭有塊園，有煮筍乾的寮，筍子煮起來冷了之後，要用刀子去切，切到一定的大小再倒到筍間，有時會忙到晚上十一、二點（陳貞義 090119:017）。

四處借貸湊學費

差不多是係讀念高中的時，在近處也這借、那借的，我這人做其他事情恐怕比較不行，但是信用是不會壞的，我要向別借，人家都會肯的，信用是會顧好的（陳貞義 090119:023）。

陳貞義在為學費愁苦的時候，不但他自己要這裡借、那裡借，他的太太也會回娘家向妹妹等人借錢供兒女們註冊，三兒子出國的時候大兒子會籌錢幫助弟弟，媳婦的娘家也都會相挺，直到他們有了獎學金，加上兩人都讀哈佛，才比較輕鬆一些。

山中磨練耐吃苦

陳貞義從石岡仔的老家來到國姓，從一無所有到兒子頭角崢嶸獲得哈佛博士，曾經香蕉要挑擔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繳交，曾經要借貸才能繳出學費，更令他難忘的是，他曾經誤買了林班地的香蕉園，由於香蕉砍掉之後，香蕉莖會繼續茁發新筍，林務局的人員連續三年來砍除他們的蕉筍，當時正是日本博覽會展覽期間，香蕉的價格正好，在這種情景下，他沒有怨懟，只有認命。

當時曾經在仙水頭那兒買了種香蕉的林班地，算是濫墾的，林務局前來砍掉，連續砍三年，因為香蕉筍會再長出來，第三年又再來，要說困難那是件困難的事，是我們自己沒沒注意到的（陳貞義 90119:029）。

不過那時正是日本的萬國博覽會，價格是比較好一點，本來請人給吃給住，男工一天廿元，女工一天十三、四元，那時候的香蕉好到一百公斤差不多五百多元，後來合作社有賺錢又補了錢，算來有六百多塊錢，當時香蕉是用□的（陳貞義 90119:033）。

他曾經看到父親在被日本人強徵去修築道路時，因為他們住得比較遠，沒有在日本人規定的八點前到達，警察就用棍子打人，他的父親也被打傷了耳朵，吃了許久的藥才痊癒，因此在香蕉被砍除時，他只有自認倒楣。

我們是日本人管的，他們管的嚴，從我父親以來就這樣，我父親那個時候，鱸鰻潭的道路常壞掉，要由地方人去修復，規定八點要到，時間到，警察很沒天良，用棍子打人，我父親也曾被打傷耳朵，吃藥吃了好久，日本時候做法實在較不合理，說實在是下層才這樣，當時有人說我住很遠，但警察說誰叫你住那麼遠，講那沒理由的話，我們受到日本管制過，就會想係自家運氣不好買到那樣的土地，不合法的地方（陳貞義 90119:037）。

陳貴賢也認為客家人有自己的性格，而他自己在山中長大與都市的飼料雞是不一樣的，他有辦法吃苦，雖然開始時他不知道都市人、美國人知道的東西，但是他有比別人更堅強的性格，他能調適自己的心理，建立自己的信心、自己的特點，他回國服務後也經常返鄉，他期盼家鄉能夠透過網路推銷自己的產品，來找出新的出路。

已經八十三歲的陳貞義認為小孩子讀書順遂，媳婦娶了，女兒嫁了，自己又有這麼堅固的房子可以居住，有了十一個孫子，他認為這一生可以了。其家族圖及生命歷程圖如次：

說明：A is-associated-B	A 和 B 相關
A is-part-of B	A 是 B 的一部份
A is-cause-of B	A 是 B 的原因
A contradicts B	A 和 B 矛盾
A is-a B	A 是一個 B
A is-property-of B	A 是 B 的一個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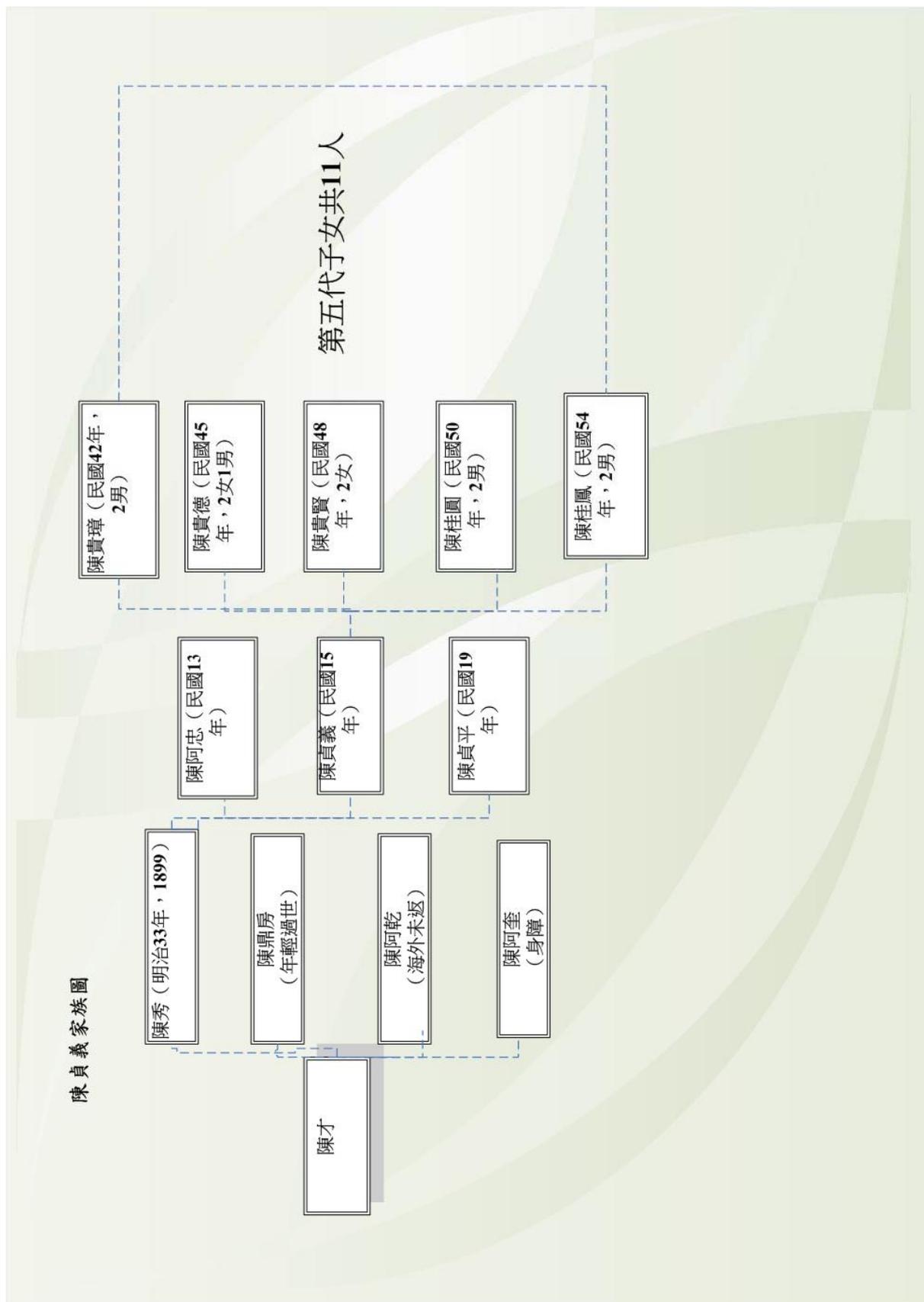


圖 4-7：陳貞義家族圖（研究者繪製）

第五章 國姓鄉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之探討

本研究係以遷移至國姓鄉的客籍隘丁一人、腦丁兩人、蕉農一人的後代為對象，他們的祖先在窮苦無奈中，被擠壓出原鄉，走向茫茫的荒原，藉由自己不斷努力的墾荒，積極堅韌的毅力挺過人生的困境，找到了落腳的所在，奠定了開展生命的基地，藉由這個生命的基地，厚實了後代發展的基礎，他們的後代因而有人掙脫了農耕，邁向科技、公職、教育、商業的範疇而有成就，並據此成就更向上發展；他們在開創生命方向的同時體驗著生命中的痛苦、喜樂，這些發動遷徙者全都吃盡苦中苦，卻造就了不少人上人的後代。本章將就他們的生命故事，歸納為五個部分來探討：一、隘丁遷徙的生命意義；二、止遊移定山園的腦丁生命意義；三、砍盡樟樹學務農的腦丁生命意義；四、百年蕉農的生命意義；五、國姓客家人的特性與生命意義。

第一節 隘丁遷徙的生命意義

隘丁邱武暖、他的兒子阿阿興、孫子邱立春及其子孫的生命意義來自於對窮苦現狀的脫離、對未來的期待，他們構畫生命，努力創新，去創造出生命的樂土；秉持著服務的熱忱擔任村長，服務社會，建造了方便受教的學校、為農民帶來利潤的市場；他們體驗了轉業時，六個孩子死於肝癌的事實，死亡惕勵著生命的珍貴；他們重視教育，寬嚴並濟的教育出傑出的後代。

一、脫離不安定現狀，構畫生命，傳承香火，創造未來的意義

趙可式在「活出意義來」的新譯本序裡說：每一個人都是古往今來，全人類歷史獨特唯一的人、唯一的價值；如果他能找到這唯有他才能實現的意義，生命也就圓滿了（趙可式，1982）。

客家人一向重視香火、重視生命傳承，總是擔心著香火會在自己的這一代裡滅絕，邱武暖是家中的單傳，是要來延續香火的，偏偏自己也只有獨生子邱阿興，更令人不安的是自己從事的行業居然是危險性極高的隘丁工作，他不知道自己在出勤的時候何時會危及生命，孩子逐漸長大了，快到成家立業的時候了，兒子需要他做為後盾，要他來保護才能順利的成長、繁衍。

在家鄉沒有自己的產業，而他在巡防的過程中，發現有些人循著他們隘丁走過的道路，冒著原住民出草戡首的危險前往人跡罕至的山區開墾荒地，白手起家的建立起自己的田園，他羨慕他們的作為，於是他離開了朝不保夕的隘丁生涯，來到了水長流，父子倆開山墾荒。他們拚命的工作，不管生活的條件多苦，就只想能擁有自己的土地。在他們日夜不停的努力下，果真他從一無所有的隘丁，而有了三、四甲的土地，種植可以果腹的番薯、樹薯，可以買錢的甘蔗、香蕉、香茅，更重要的是，從東勢遷徙到水長流的第二年，第二代的邱阿興正好十八歲就結婚了，傳承香火的疑慮不再，而邱阿興也從純粹的農民轉變為豐國糖廠在長流地區的代理人，他的兒子因為學會了焊接噴霧器的技術，兼賣農藥很是賺錢，八個兒子有五個投入了販賣農藥的行列，他們在這裡自主的構畫生命，開枝散葉，安排自己的未來。

一般客家人在那邊生活困難，看到這裡有大片的樹林，沒有開發，很容易有種植的地，大部分都是這樣（邱立春 060616：019）。

可能三、四甲地，那就鋸啊鋸啊，大木頭鋸一鋸，中間草一弄就開始種東西了（邱立春 060616：029）。

我爸爸是十八歲結婚的，媽媽是十六歲，當時的人都很早（邱立春 080319：045）。

斫甘蔗、種樹薯、甘蔗，反正有什麼農產品可以的就種了，過一段時間就種香茅草，樹薯也有一段時間很好，反正那時候有什麼能夠賺錢的，就種，像香蕉也種過（邱立春 060616：105）。

我家老四，他口才好，第一個去做生意，做農藥噴霧器的生意，噴霧器很

賺錢，兄弟在鄉下難生活，做農辛苦，老四做這個不錯，當然兄弟會教，怎麼做怎麼做，都幹這個行業（邱立春 060616：080）。

邱阿興結婚之後，育有八男二女，算是繁衍了龐大的子嗣的，由於他們的祖先只有他們父子祀奉，因此要遷徙的時候，不是帶著什麼貴重的東西，而是背著祖先的骨骸搬家的，可見得他們傳承香火，敬重祖先的情懷。

我老爸十六歲跟著祖父從東勢石圍牆，來到長流，翻過山頭而來，他來的時候帶什麼來，很好玩，我老爸是挑著曾祖父、祖先的骨骸、神主牌，擔骨頭和神主牌（邱立春 060616：013）。

總之，客家人是很重視祖先的，你看，要搬到這邊來，第一個要務就是將祖先一起扛過來（邱立春 060616：048）。

二、墾荒無奧援，自己開生路，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苦難的人生

邱武暖在遷徙的時候，是冒險犯難、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不像有些人還有一些家當，還有一群兒女、有親友同行，得要請人協助搬遷，他們父子沒有親友的奧援，沒有家當的負擔，卻也沒有旁支的顧慮，於是就只有挑著先人的骨骸，來到他事前勘察好的地點，埋下骨骸，憑著雙手雙腳，蓋自己的居處，努力的砍斫荒山中的大樹、野草，砍出自己的林園，砍出自己的土地，從無到有，白手起家的理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非常辛苦，打林怎麼打，來到這個地方，老的管榛、那個草，弄幾個木頭架一架，管榛靠靠，人像狗一樣鑽進去睡覺，天亮了就做工，睡覺就像那個……很可憐啦，當初來開墾那些人，生活條件太差（邱立春 060616：062）。

二次大戰的後期，日本人山窮水盡了，配給食物、限制糧食，就連小小的門環

也被拿去當做武器的材料，人民的生活是貧苦的，誰知道日本投降前的一百天，他的六兒子出生了，孩子的母親一來是體質的影響，再者是營養不良，孩子生下來了，居然沒有奶水可以養育兒子，萬般無奈之際，只能死馬當活馬醫，積極的以生米研成粉，再和水去蒸成爲濃稠的粥，用手指挖著塞進兒子的嘴巴，兒子就此奇蹟式的存活了下來，他們是以這種積極的態度來面對苦難人生的。

那個時候，戰爭末期是物資最缺乏的時候，我父母親很特別，怎麼特別？我祖父在罵他，「奶就天壽大顆，就嚙奶畀小偶食」（客家話），嚙奶，我沒奶吃，那時又沒有牛奶可買，很…可憐，也沒有錢啦，那時沒奶粉，要買煉乳要很遠才有得買，我家窮呀，也沒有媽媽的奶，又沒有牛奶喝，照生物學的經驗來講這要死，那可以活？剛出生一定要吃奶的呀，嘿…嘿…，我偏偏就沒吃奶（邱立春060616：065）。

阮老母拿米，生米去碾成粉，粉去蒸，蒸得水水像現在的碗粿一樣，用指頭灌，死馬當作活馬醫，沒得吃，只好試著，嘴會動，自然反應，嘖嘖有聲，這樣才不會死，一出生就吃這個東西，到我讀國校都吃地瓜飯，地瓜飯是地瓜很多飯很少，幾乎沒有，不像現在吃的地瓜飯，那是幾乎找不到飯的地瓜飯（邱立春 060616：067）。

八個兒子留在山中耕耘那些山園，要有好的生活是困難的，邱阿興自己早在農耕之外有了躉售甘蔗的副業，他的孩子們也因就學困難，加上老四習得焊接農藥噴霧器的技術，轉行出去焊接噴霧器兼賣農藥，獲利可觀，於是，除了擔任教師的老六、擔任消防隊員的老么之外，分給人家當養子的老五，全部投入農藥販賣的行業，兄弟同行，當然不能窩在同一地點，因而分散在北、中、南各地，起初，沒有自己的房子，就租賃便宜的店面，住的地方能遷就就儘量遷就，爲的只是自己能夠早日獨立有成。

我知道我的兄弟開始時都很苦，像我去台南那個，麻豆那個，剛去的時候租賃房子，孩子四個，睡覺的地方是半樓，站都站不直，南部夏天熱得要死，上面連電扇都沒有，我去看了以後問他：你這個日子要怎麼過？還是這樣過了！熬到生活好一點，自己買了房子，生活才改善，他也不知道怎麼忍受下來，習以為常，想想看那真是累，我想起我弟弟那段艱辛好幾年的歲月真是蠻苦的，差不多都是啊，我那個老四、老三到彰化也是一樣，跟人家租房子，只有店面，因為窄一點那個房租便宜一點，所以生活條件就蠻差的，一家子擠一個小床，那是好像很正常的，我想起我那個弟弟剛去南部的時候，擠那個半樓，下面就做工作，要睡覺就擠那個半樓，站都站不起來，去了一兩次也住在那個地方，沒其他地方可以睡啊，小小的房子，實在是很累啊（邱立春 090118：09）！

面對艱難困頓，他們無所懼怕，樂觀進取、不怨天尤人的積極因應，終能化險為夷，在那荒山中墾出一片園林，藉由園林的滋養，而能分散開拓，發展新的事業。

三、轉業遽變，子女早逝，體驗生命無常的意義

邱武暖父子在遷徙之後，有了土地、有了許多子嗣，前景應該是美好的，心底應該是踏實滿足的，殊不知女兒養到十幾歲卻過世了，這樣的打擊讓他尋求算命先生的解釋，算命先生告訴他是命中註定沒有女兒，於是次女出生後趕緊送給人家當養女。男孩子個個像牛一樣，卻都在從事農藥生意或與農藥接觸頻繁，約廿年之後的民國七十二年最早學會這項功夫的老四，七十五年老三、老五，七十六年老二，七十八年老七，八十二年老大，分別在在四十八歲、五十四歲、四十五歲、五十七歲、四十三歲、六十六歲全都罹患肝癌去世，對身為父親的邱阿興，對身為兄弟的邱立春都是椎心泣血的事，聽到兒子死亡的訊息，邱阿興一邊喝酒一邊流淚，淚水乾了，他主持兒子的入殮，檢查兒子的衣扣扣好了沒，領帶有沒有歪斜，有沒有帶上戒指，他指揮著工作人員辦好兒子的喪事，當父親的在兒子們最後的旅程，檢點著每一樣細節，讓他們在父親的關愛中上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怨，只有透過手

中輕輕的撫動，傳達給靜默中的血脈；他們怨農藥知識的貧乏、怨自己對生命安全的忽略、怨奮鬥向上竟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價，他們也體會到了生命的無常，體會轉業是需要逐步前進不能躁進的。

因為我上面有個姐姐，十幾歲時生病過世，奇怪男的像牛，女的養不活，算命仙就跟我爸爸說你的命中沒有女兒（邱立春060616：078）。

no no no 那是有其他原因的，是肝癌去世的，跟職業有關，問題是我老四，他口才好，第一個去做生意，做農藥噴霧器的生意，噴霧器很賺錢，兄弟在鄉下難生活，做農辛苦，老四做這個不錯，當然兄弟會教，怎麼做怎麼做，都幹這行行業，這行行業，做、賣，還要跟人家修理，一定要修理，那時候不像現在賣出去不要修理，那時候一定要修理，修理的時候就慘了，那時候，幾十年前，那個農藥根本就沒有檢驗，很毒很不像話，都沒有安全觀念，胡搞亂搞，老四就做這個，賣農藥，賣農藥很簡單，我現在還記得，他進口西德的農藥原汁，就是拆開賣這樣而已，稀釋一下就賣了，自己貼上標籤賣，自己又還煩了，自己覺得不好賺就和農會勾結，只要你賣我這個多少農會就抽多少，老四那時候很賺錢，一方面他在調製的時候，沒有安全觀念，接觸那個毒累積下來，一方面修理那個噴霧器，唉，那搯回去噴噴噴，什麼藥都有，沈澱的東西拿來修理，修理怎麼修理？那時候修理，要用錫，用個鐵蓋像菱形一樣，去燒燒紅紅的，焊那個錫，補那個洞，一下去什麼毒都散發出來，那時候沒有安全觀念，也不帶口罩，我們幾個兄弟都愛抽煙，邊抽煙邊吸毒，沒十年就壞了肝都壞掉（邱立春060616：080）。

我爸爸生了八個孩子，老五送給人家當養子，我老爸取名很有意思，結果分給人家的孩子也能相應，成為海、水、田、園、榮、春、秋、福。老大立海生於民國十七年死於民國八十二年，六十六歲；老二立水生於民國二十年死於民國七十六年，五十七歲；老三立田生於民國二十二年，死於民國七十五年，老四立園生於民國二十五年，死於民國七十二年，四十八歲，他是第一個學會這項技術的，也是最早過世的；老五立榮生於民國三十一年，死於民國七十五年，四十五歲；

老七立秋生於民國三十六年，死於民國七十八年，四十三歲，七十五年老三、老五過世，七十六年老二過世，七十八年立秋過世，連續二、三年死月好幾個聽到過世的消息，我老爸一邊喝酒，一邊哭，哭完了他就很堅強的站起來，在孩子入殮的時候檢視他們的衣服，扣子有沒有扣好，領帶正不正，堅持要他們都帶上戒指，很細的地方都注意到才讓他入殮，指揮著工作人員將喪事辦好，他不會傷心的站不起來（邱立春080319：45）。

危險的行業能夠賺大錢，轉業之後能夠急速的翻身，但是不識危險是危險卻是更大的危險，他們兄弟將農藥的分裝、噴霧器的修理當做尋常工作，不知防護，不知重視安全，他們在壯盛之年紛紛離開人世，他們的過世被當成倖存者的老師，在尋求轉業之中知道趨吉避兇，能夠更縝密的思考，不會冒險急躁，目前，販售農藥的兄弟裡只有老七的太太還兼買農藥，其他都已轉行，不過她在從事這項工作時，更會注意安全措施了。

四、熱心公益，關心教育，生命深度的意義

邱阿興因為口才便給，熱心服務，在日據時代就被選為保正，到了臺灣光復，他又繼續擔任村長，這在當年是相當不容易的事，因為許多人靠著日本人的勢力狐假虎威，欺凌鄉親，就有一名擔任日本警察的臺灣人，在日本投降時，趕忙躲在棺材裡面逃出他工作的地方，害怕被人報復，而他雖然擔任保正，不但沒有走避，更在日本投降之後繼續成為服務鄉親的村長，他的服務深化了當地的教育。

民國四十年間，長流地區有意興建國民學校，卻礙於經費，很難籌到基金，他就設法央求主管林務工作的巡山員，防止違法的警察人員，請他們手下留情，讓村民到山裡砍伐興建校舍的木頭，同時也利用巧思，將建校不完整的土地變得完整，使得現在的長流國小能夠擁有方方正正的校地，作育地方英才，而從他第五個兒子開始，兒孫都在這所學校就讀，第六個兒子更在師範畢業後在這裡服務直到退休，每次喝酒，他都會記起那間教室是怎麼蓋的，是如何完成的，長流國校的完成是他人生中一大快

慰。

長流國小是在民國四十或四十一年間創校的，創校前就要建教室，當時政府的補助款少得可憐，怎麼有錢，我老爸就就想出一個辦法，用木頭的柱子，用竹篾編織之後敷土上石灰，但是樹木怎麼來？沒有錢買啊，那麼多，又沒有錢買，於是想到偷砍木材，我老爸就把當地長流派出所警員找過來、林務局的巡山員也找過來，找些地方上很會蓋的人，賴明煌、蕭榮泉、管進祿等人，這幾個都是很能蓋的人，喝酒、我媽殺土雞，意思是請他們放一馬，讓我們學校蓋起來，酒都喝掉了，明的要砍木材，當然不行，不行但是酒都喝了，酒都喝掉了，幾個老人家一直在求，結果他們答應得很有意思，他們提了三個條件：第一、不能整片的砍，整片的砍會很難看，十中取一，就比較不要緊，他提出的條件是合理的，第二的條件是砍下來的木材不能經過派出所前面，我不管你走那裡，你不可以走我派出所前面，第三個條件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你不能經年累月藉著這個名義一直砍下去。警員先生和「山林啊」提出這三個條件是很合理的，有心幫忙也給他面子，不要讓他太難看。我老爸答應這三個條件，也將這訊息傳給各鄰，分給各鄰多粗、多長、幾根，各鄰都要負責，什麼一個月，一個禮拜就全部砍下來，建材就這樣來的（邱立春060616：002）。

土地喔，我阿爸侵佔了地主一部份土地，那土地後來不知道是買還是怎麼樣，本來有一部份土地，但是土地不完整，好像梯形，現在的校地是長方形，我老爸想沒有把畸零地的地方弄掉，成為長方形對學校長遠發展很成問題，梯形的頭大尾小，對學校發展很不祥，要買又沒有錢，然後要人家捐，土地是霧峰林家的，有錢是有錢，但是也很苛，誰也沒辦法，我老爸又想了一個辦法，分配各鄰義務勞動前，想要侵佔的就弄個幾根竹子，故意的釘上，表示學校的界址是在那個地方，告訴大家你們就這樣挖下去，有什麼事情就說，這是村長交代的，我們就照這樣挖，其實地主在霧峰，根本就不知道，一開工我老爸就去外面，不在長流，人家找也找不到，三、五天回家，大家很合作已經挖得差不多了，粗坯已經

挖了，農作物挖了起來，後來地主知道了，由霧峰趕來臭罵一頓，既成事實、生米煮成熟飯，跟他道歉、求他，我老爸將責任推給那些挖地的人，說：「伊是亂創組也」(閩南語)，挖到那邊去，不過這樣這樣對學校發展是比較好的，求他地主還是不肯，後來就說挖就挖了，蓋教室也是為了地方，為了教育我們想辦法跟你買，我來發起募捐，後來地主想想也沒辦法，只好勉為其難，村長、鄰長也出面保證未來一定會募捐來購買土地，不久教室蓋起來了，錢卻募不起來，生米煮成熟飯，就這樣不了了之。目前這筆土地是莊永權的，還是要付租金(邱立春060616：009)。

我老爸每次喝酒都會說，那間教室怎麼蓋怎麼蓋，很是得意，不過在我孩子念書時，教室都已翻修了(邱立春080319：45)。

他第六的兒子邱立春也傳承了他的精神，在學校退休之後擔任國姓鄉老人會的總幹事，為老人的法律問題、福利提供服務，每年他都會舉辦旅遊活動，一年往南、一年往北，旅程都是選擇平坦舒適的，每個小時都會停車讓他們方便的機會，讓鄉間的老人能有聯誼交流的機會，更也能拓展視野，他同時也是南投縣老人會的監事，另一方面又是社區的總幹事，處理社區的各項業務，最近修建的活動中心落成了，他表示這可以讓地方民眾有更良好的活動場地。

擔任國姓鄉老人會總幹事近七年了，平常從事文書工作，辦理研習會來的人不多，但是辦理遊覽每年都有十輛遊覽車，辦理時一年往北，一年往南，很是熱鬧，他也是長流社區發展協會的總幹事，四月三日修建的活動中心就要完成，對地方民眾的活動有相當的助益(20090323札記)。

五、寬嚴並濟，子女有成，自我實現的意義

邱武暖從流浪漂泊、出生入死的隘丁生涯，找到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他在這裡提供了獨子邱阿興結婚繁衍子息的所在，雖然在枝繁葉茂中有著難過的失落，可

是，他那接受師範、師專教育的第六個兒子邱立春守著他們創業的所在，不但為地方作育英才，後來也完成了空中大學的學業，以身教、言教教育出傑出的子弟，他的兒子志宇擔任竹科瑞昱半導體經理，女兒郁文在雲科大獲得博士學位後，在遠東科技大學擔任副教授，他享受「超自我實現」的「高峰體驗」。隘丁猶如工人，取得山園成為農人，代理豐國糖廠的甘蔗收成成為商人，擔任村長卻是公職人員，兒子經商是純粹的商人，擔任教職是士人，他們快速的轉換職業，達到了出人頭地的境界。

副教授，教育部核定的一個副教授證書，我叫她拿回來給我看，沒有看過副教授證書，我只有看過教師證書，我沒有看過副教授證書，哈！哈！哈！教育部發的，部長發的（邱立春090118：44）。

竹科的瑞昱，做IC半導體的，現在是經理了（邱立春090118：046）。

遷徙後第四代的志宇說：勤儉是父母從小給他們的第一個重要觀念，「**錢財入手不容易，用盡方知求處難**」這句從報紙上剪來，貼在他們家客廳牆上格言，他們姐弟已經倒背如流，至今過了三十年還深深烙印在他們腦海裡，影響至深。

他父母年輕時都從事教育工作，故相當重視兒女教育，願意花時間在兒女身上，母親也因而辭掉老師工作回家帶小孩；養成固定時間寫功課或溫習，親自參與並適時提供建議，提升閱讀效率。家中老二出生前後，請父母幫忙帶大女兒半年，他們夫妻倆都覺得爺爺奶奶教得很乖巧，不會過度寵愛。

硬頸是長大後給我們的影響，強調要面對問題並克服困難；因為南投教育資源並不豐富，因此姐弟兩人從國中畢業就到台中雲林等地繼續就學，父母並不會過度保護，因而養成獨立自主能力。

每年清明前他的父親一定打電話要我們回去祭祖，拜拜後也會邀請親戚到家中餐敘，聯絡彼此感情。父親對孝順的詮釋就是身教，自有印象起父親都很孝順祖父，數十年不變，連母親都佩服他這一點。

他的父親任教三十七年，退休後本來可以享享清福，沒想到退休後更為忙碌。退

休後展現驚人毅力完成空中大學學業，取得大學文憑；並擔任國姓鄉老人會總幹事，長流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也擔任更生會義工等，同時也參加合唱團，實際參與並回饋社會。

他形容母親是傳統的新潮流女性，在母親成長年代，女性受高等教育機會不多，而母親是其中之一。除了傳統觀念中的樂天知命，與人和諧相處，母親對於很多事物保持開放觀念，認為子女長大後屬於社會，尊重子女的意見與選擇。

展望未來，希望傳承父母優良教育觀念給下一代，盡力栽培讓他們走自己希望且快樂的路。

當副教授的女兒郁文則說：「父母知足常樂，開朗豁達的人生觀，讓我能以樂觀、積極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中無可必免的挫折與困難，感恩現在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也謝謝這一路走來陪我成長、為我付出、給我加油與掌聲的父母，有了您們的祝福，讓我更有信心與毅力的去面對艱難與挑戰。我更將帶著這份祝福與感動，大步向前邁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也能將這份感恩，化為無限真誠的愛，繼續傳承下去。」

從大陸原鄉被擠壓到臺灣，在臺灣的平原又被擠壓到東勢的山林，從山林被擠壓到荒地，幸好在這山園墾出一片自己的園林，耕植、繁衍，有了自己的土地、子女，由於隘丁邱武暖的站穩腳步，在穩定中子孫們得以各展長才，雖然有不幸殞落的，卻也是他們寶貴的經驗，讓他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更能有避險的觀念，修正他們發展的方向，於是而有頭角崢嶸的後代，挑骨骸的兩代人與他們挑來的骨骸葬在同個家墓，他們繁衍而早逝的子孫，也有部分與他們葬在一處，清明時節，分散北、中、南的子孫們都會回到隘丁創立的山園，圍繞在他們的家墓前，一炷清香，連結他們的苦難、歡樂與希望。

第二節 止遊移定山園的腦丁生命意義

蔡有德的父親蔡勇從流浪沒有固定的工作到覓妥山園要安定下來，殊不知，開發山園未及三年就在四十多歲的英年撒手人寰，幸好他的太太余阿征秉持著客家婦女堅韌吃苦的耐力，拉拔稚子幼女長大成人，是脫離流浪、繁衍家族、構畫生命的情懷讓他們渡過這些難題的，而蔡有德珍惜著父母親開拓出來的土地，將流浪的基因幻化成內在動力，勤耕田園、善用靈巧、增加副業，而擁有小康之家，讓兒女們在各自的領域開展自己的天空，他們的生命意義來自於脫離與未來期待、構畫生命、創造未來，以堅毅的態度創造了生命的價值，他樂天知命感恩上蒼。

一、流浪生涯、四處爲家、生命傳承的意義

蔡有德的父親蔡勇從濱海的清水到深山的新社，他成天無所事事、四處遊玩，是人們口中的「七淘黨」，在這裡認識了客家少女余阿征結成連理，有了女兒之後開始有了生活的壓力，於是在苗圃打零工、在蔗田當捆工，收入的有限讓他們遠走高雄甲仙埔，將女兒栓在樹頭，拿起「鋒仔」鑿樹匕當起焗樟腦的工人。個人的流浪一人飽全家飽，全家的遊移，可就有了壓力，食指浩繁、兒女的未來，栓住了他流浪、無所謂的心，他要擁有家園讓兒女有所寄託，於是來到了荒山國姓。

當時沒工作也沒土地，來馬力埔時，當苗圃的工人，一天只有兩毛的工資，唉，休息要敲鐘，我父親在那兒當散工，冬天就捆蔗種（蔡有德090117：009）。

父母曾在甲仙埔焗過腦，下頭，在那裡我們是不知道的，聽我母親說過，但是父親在四十多歲，我九歲時他就不在了（蔡有德060506：031）。

那時，焗腦，樟樹很大，一棵就可以焗很久，我母親在鑿樟樹片時，就用背帶綁住大姐，算好距離不會跌入坎下（蔡有德090117：011）。

會從新社前來主要是因父母當時到處去做散工，像遊民一樣，做到那裡住到

那裡，家無恆產，來的時候我們兄弟是被用擔的，一人一頭，由山路過來（蔡有德060506：20）。

我們都要工作，他阿媽都把第二庭其仔綁在桌下，老大庭富比較有人可以照顧，第二的出世住在山上，會爬的時候怕他爬到坎下，就用繩子將他綁起來，他就在地上爬來爬去，冬天抱起他來都是冷冰冰的，若是吃奶後放在地上，他會自己拿起繩子套在脖子上，算是已經習慣了，綁到會走路，那時他祖母照顧他們，又要整理家裡，只好這樣（蔡有德090117：045）。

流浪的蔡勇有了家室，有了子息之後，變得有了責任，他認真面對自己的生命，於是斫大樹、墾荒山，尋覓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可以呵護子孫的所在，終於有了山園，雖然他在落腳處不及三年就早逝，可是他帶領妻女來到了一個安定的家園，他讓自己的生命有了繁衍的處所。

二、認命韌命、逆來順受，體驗與態度的意義

蔡有德九歲失怙，跟隨著多病的母親耕作山園，白天要除草、鬆土、種植、收割，晚上要守著山禾、農作，嚇走前來覓食的山豬，有時還要防止猴子偷吃。白米是珍貴有限的，不是想吃就有得吃的，菜肴不是那麼充足的，能配飯填飽肚子就可以了，於是養育兒女，用一粒豆豉餵飽一餐，體驗著生命中的艱難，以堅韌的態度，為兒孫開展生命的坦途。

剛開始種山谷，後來就種植香蕉，灑山谷時要顧山豬，搭山寨在裡面睡覺，半夜起來虛張聲勢的呼喊一下，聽到聲音牠就走了，那時我還小（蔡有德060506：015）。

猴子比較不厲害，山豬就比較厲害了，牠不但咬地瓜，還會整畦的破壞（蔡有德060506：017）。

當時經濟困難，孩子們大都吃蕃薯摻的米飯，由於沒有菜肴，通常會在飯裡

加入鹹湯，再在飯上放置一粒豆豉，將豆豉放在要餵孩子的飯上，等孩子嘴巴張開，就撥下豆豉，再在下次置於要餵的飯堆上，等到最後一口，才給吃這粒豆豉（蔡有德060506：201）。

我母親很能硬撐，那時還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和我四個，大姐後來招贅，協助照顧家庭（蔡有德060506：033）。

我媽媽很能勤家，我識事時，下雨時還要戴著大斗笠，這樣也在工作，很辛苦，我聽說父親過世時要向大舅借錢才能埋葬（蔡有德060506：037）。

農產不是自己想種什麼就可以種什麼的，是要順應著商人的吩咐跟著改變的，他們的生命要承受許多的挑戰，要學會許許多多的才能：翻土蒔山穀，截藤種番薯，期待山穀有成、地瓜豐收，好做為養育兒女的糧食；廣栽香蕉、來回十多公里的挑到香蕉市場換取金錢；栽種樹薯、供商人製成薯粉；種植香茅，焗煉成油，運送國外做為香料；照顧梅子、李子、讓商人製成蜜餞；撒子種紫蘇，賣給中介者外銷日本；引進改良的品種種楊桃、求取好的價格。

香蕉種到非常期，光復後又不一樣了，光復後香蕉不行，就種樹薯，那時南投山上都在洗樹薯粉，樹薯粉嚇死人，種樹薯，後來水長流有位林坎的由東勢引進李子回來種植，相看相樣，李子根發起來的，當時國姓的李子一年也出產很多（蔡有德060506：059）。

那時他看他，他看他，到底種植多少我也不清楚。只知道種了好多，正多的時候一夜都要運出好多，整夜都隆隆的叫，再來，李子敗了種香茅（蔡有德060506：067）。

產婆她先生到我母舅大坑那兒，用鹽醃製梅子，築灶烘乾屯積起來，等到盛產之後員林人才來，那是第二階段了，不用趕，摘回家，放在桶裡攪拌，置入盛放器，而後烘焙，加工之後待價而沽，不必急著出青，價格一定會更好，那時員林的蜜餞太多了，梅子去多少都可以銷售，現在居然沒有了（蔡有德060506：

083)。

愈來愈壞，時代漸變，一下子種樹薯，一下子種香茅，要經常追價格，我曾經修築香茅寮，鄰居們會將香茅拿來焗油，大家放拌工，最多時曾經連續焗過四十多天，那是大家一起來，不是只有我自己，他的焗完換他的，他的焗完換他的（蔡有德060506：085）。

香茅之後換種樹薯，可能換種樹薯，那時樹薯有點可以，一擔樹薯可以換一斗米，那時米稀罕，我們在山上下來跟人家割稻穀，早上點火吃飯到晚上點燈吃飯，一天五升米，就歡喜得不得了，現在一天好幾斗米沒有人要做，時代變遷到這樣（蔡有德060506：101）。

種蘭草、種紫蘇、茭白筍也種過，楊桃是六十九年種的，那年大兒子在做電桿工作時失事，腳斷掉，那時種紫蘇，有個土城人進來拔紫蘇苗，告訴我，這裡種楊桃應該會很好，因為兒子發生事故，於是在七十年間種植楊桃（蔡有德060506：143）。

當年母親起來煮飯時，我就挑香蕉出去，一天可以割二千多斤，那時，一個月的香蕉期有九期、十期，兩天多、三天一期，譬如說，明天香蕉期，我在今天就去下香蕉弓，先斷香蕉尾，算算幾弓可以一擔，就放在一起，當時最多時一天可以挑八擔，挑重我可以挑一百三、四十斤，身材小是小，很會跑（蔡有德090117：081）。

蔡有德從母親的手裡繼承了父親的事業，也承襲了母親硬頸力拚的精神，他從不浪費時間，他也善用精力，平時努力的耕作自己的山園，忙著追趕時興作物的價格，一有餘暇就尋找副業或者出賣勞力增加收入、累積家產，他曾避開經濟警察，晚上睡在河邊去捕捉蝦子，曾經是割稻子的工人，是向蕉農零收香蕉，整賣給市場的商人，他當過挑夫，挑過體力負荷極限的香蕉籠過搖搖晃晃的竹橋，也曾挑過價值很高的香茅油；他當過收購蝸牛的中間商，更會善用機會將小蝸牛養大賣更好的價錢。

光復前只顧吃的，有一陣子吃飽了以蝦籠捉蝦子，午餐後那時一頭棉被一頭蝦籠，擔到河邊在河邊睡覺，捉來賣，那時又怕經濟巡察，他們專門取締這種事（蔡有德060506：116）。

那是事變後戰爭開始，早晨點火吃飯，晚上也點火吃飯，吃飽了回家還要銼樹薯，我弟媳和我查某人就挖些樹薯回家、剝皮，等我們回家銼簽，銼完簽並不是在家裡曬，而是擔上坡到上頭曬，有時趁著月光，連晚上都要擔喔，說辛苦阮是…（蔡有德妻）他們擔上去之後，我們在白天就去攤開來曬，那裡是比較曬得到太陽的地方，曬完了又要去挖樹薯，我婆婆和小孩也都會協助剝皮（蔡有德090117：062）。

（香蕉）有人愛現金的，數量不多的就賣給我們，買了之後整個賣出（蔡有德060506：155）。

賺錢倒沒有，那時小孩子一大群，推來送去，比較有錢可以運轉，那時也擔香茅油，國姓當時有張來春、阿磊啊、卓蘭人怪仙啊，三家在收，開始我擔張來春的，叫我擔有信用，又會幫他處理得好好的，那時橋還沒通，苗栗車回來的桶放在劉秋成那兒，這邊的桶裝一裝，我一次挑一百斤，一桶三百斤做三次挑，挑到那邊—劉秋成那兒倒好、封好，一擔多少錢已經忘了（蔡妻補充：一擔國姓至柑仔林十元），啊人家沒工作，我的工作做不完（蔡有德060506：159）。

搭竹管橋，搖搖晃晃的，那時水長流的香蕉也是要挑到彭東海的田，才有車子來車，擔散的比較簡單，但是香蕉籠一籠八十多斤，要一頭一籠，百六七十斤的「閃」過去（蔡有德060506：163）。

這一頭到那一頭，過溪就對了，路不是好走，「離離落落」的竹管橋，那時也有流籃，說到我的苦楚，也是很苦的（蔡有德060506：163）。

以前我的門口那兒曾經養過蝸牛（蔡有德060506：177）。

賣啊，人家來收，那時我還沒這麼多歲，車子開著到處去收，收了之後，大的出售，小的撿起來飼養。（蔡妻補充：蝸牛很會吃）會吃又會跑（蔡有德060506：181）。

總而言之，是那一份不服輸、要成功的態度、信念與動力，主宰著他奮力向前，去創造只有他自己才能完成的目標。

三、從無到有，從有到實，創造的價值

蔡有德的父親蔡勇從一個流浪漢到一個擁有自己土地的土地所有人，披荆斬棘有了好的開始，他們開墾的山園主要是種植香蕉的，但是香蕉的莖脆弱，遇到強風很容易就會折損，尤其是結有果實的香蕉愈是容易被吹折，這一年的努力就全會付之流水，但是香蕉是當時最主要的經濟作物，不種香蕉就很難有收入，遇到風災的頻率也相當高，面對這種難題他沒有氣餒，相對的，他設法突破，他在香蕉夾縫中種上李子，當香蕉被吹折之後，有李子可以收成，不會一年全無收入。

那時，將李子種在香蕉園中，被風打掉了，還有李子可收，一塊土地種植兩種作物，等到李子長大了，也將香蕉廢除掉（蔡有德090117：079）。

他不但為自己的土地創造了價值，更也為大盤商及自己創造了雙贏的價值，日本人喜愛台灣的紫蘇，曾經開設豐國糖廠的楊永茂，就由日本引進紫蘇前來種植，與農民契約，收成之後再賣回日本，不料日本來的種子，一長大就開花，根本不能收成，楊永茂焦急得不得了，蔡有德也是契作的農民，知道了他的難題，就想到他的香蕉園附近有許多野生的紫蘇，長得碩大無比，很老了才會開花，於是建議楊老闆改種本土種的紫蘇，沒想到，他的這項建議，讓台灣的紫蘇外銷日本許多年，不但為商人創造了利潤，也讓自己的農田有了穩定的農作物。

他的紫蘇不是摻梅子的，是直接銷日本的，楊永茂是好在我，否則他也沒辦法，當時種紫蘇，跟我說一公斤是十元或多少了，那時，稻穀景氣也不好，他去拿日本種回來，撒下去，一丁點高就開花，他就焦急不已，告訴我怎會這樣，我就告訴他，以前山上的散苗很多，在地的栽植，不會開花很好，他就買一輛大的

單車給我，大家相看相樣，後來大家看到我就說紫蘇王來了（蔡有德060506：173）。

他不但能為自己的土地創造出生機，也能為自己及兒女創造出零食及「豬肉漬」菜肴，在那個窮困的年代，無中生有的靈巧，讓他們在困苦中有了歡愉的生活。

是將樹薯沈澱的粉，揉蕃薯，壓成薄片，煮熟，放在「披子」上曬，快乾了再用剪刀前成一片片，再曬成全乾，到河邊取砂洗淨，炒熱，將樹薯片放在熱砂上，就會膨脹，而後拌些糖，讓孩子有零食可吃（蔡有德090117：51）。

以前配給不夠，殺豬又要繳稅，就有人偷殺豬，殺了之後由大家來分攤，瘦的就拿來醃漬，是他（指孩子）阿媽學的，切薄片加鹽將血水滲出，加酒、加酵母裝入瓶內，有時候酵母也是自己做的（蔡有德090117：51）。

四、重視教育，艱困受教，子孫已有成

八十多年前的國姓，生活是困難的，教育設施是落後的，但是蔡有德的母親就鼓勵他們兄弟向學，公學校畢業後，母親又要他繼續就讀私設的漢學，他每天要走三、四公里的路去念漢書、習書法，或許是這種「晴耕雨讀」的特性，讓他在自己兒女成長的過程中也儘量的鼓勵兒女向學，雖然，大兒子庭富因為工作時受傷，依然在家裡務農，但是他所生產的楊桃遠近馳名，其他的兒子各自發揮專長，而留在家鄉的兒子蔡庭昌，農業學校畢業後考取普通考試，從事獸醫的工作，為國姓鄉的豬隻、牛隻、雞鴨防止疾病，特別的是國姓鄉是全台水鹿最大的飼養區，在他行醫過程中，專注於此，寫成關於鹿隻飼養的書籍，獲得省政府的獎勵，其他的兒女也各有所長，他的孫子朋佐也在這種氛圍下突破許多困難考取教師，在國中作育英才。

畢業後讀一年漢書，是因為大家對漢書比較有興趣，讀書不是在這裡而是在大旗尾那兒，那裡有個製糖的草埔，製黑糖的，水流東那兒的人，後來沒製糖，

正好有位大陸來的徐姓老師，就利用這個場地教起漢學，是每天白天上課，常常要寫毛筆，這班有十幾個人，少了，這些人少了，魏源和、邱萬興還是，陳振和也不在了（蔡有德090117：033）。

那年大兒子在做電桿工作時失事，腳斷掉，那時種紫蘇，有個土城人進來拔紫蘇苗，告訴我，這裡種楊桃應該會很好，因為兒子發生事故，於是在七十年間種植楊桃（蔡有德060506：143）。

我有五個兒子，老三阿昌在公所、第二在豐原內兄的工廠、第四的當士官、後來在高雄林園的塑膠工廠（蔡有德060506：151）。

五、省吃儉用，樂天知命，生活有深度

或許是流浪者讓其後代有深深的惕勵，他們「好天要積雨來糧」的理念很強，他們嚴格的管控糧食，缺米了就加多地瓜、樹薯，有收入了就儲存起來，將錢做為購買田地、興建堅固房舍的來源，九二一大地震沒有震垮他那堅固的樓房，他慶幸上蒼的賜予，但是三、四年前的水災沖毀了他五十三前辛苦購買的田地，他認為那是上天的賞賜已經到了被收回的時候了，那些田地養活了這許多子女，是應該被收回了，而那原本讓他們一家立足、活命、發展的土地，也慢慢的回歸自然，種植竹子、樹木涵養地力，讓土地能休養生息，那份樂天知命的認知，讓他的生活富有深深的哲理。

米若接不上就吃番薯。（太太）「好天要積雨來糧」（蔡有德090117：033）。

就邊省邊過，有錢就糴米，煮飯時多摻點米，沒米番薯就多摻一點，這樣也是在過，天打天成，人第一不要奸雄，不要佔人便宜，自然天會補助，你想…（蔡有德090117：075）。

我母親很會計算，颱風打是打，收成好的時候我們都會存起來，不像有些人，收成好就歸米籬的擔東西回來享受，有天災了，只好看天，像颱風天來時，米、油、鹽都準備好，萬一時可應付，她都會這樣，那時米店可結米，賣隻豬也去結米，最便宜時一塊錢兩斗，有出息就結米，有整批的錢就結米，吃米是沒有受到

限制，(太太插話)吃米真省，十外八人，一餐只煮三杯米，番薯摻真多，米不夠，番薯就加摻一點，也曾摻樹薯，銚簽以後先煮才下米，下的是豬吃的白樹薯，比較硬、比較卡壞吃，阿昌三、四歲時就吃這個，所以他的胃腸一直嚙好。說到吃的，香茅寮煮的白米飯被看到他們都不回來。現在的台灣人實在是好命，還有老人年金，我是非常感謝這項政策(蔡有德090117:085)。

是啊，沒想到，我父親四十多過世，我母親七十多，當時我就想，可以像我母親就很滿足了，沒想到今年九十了，身體沒比去年壞，他們不教我開搬運車，我想不要就不要。(蔡有德090117:089)。

「八、七水災」沒將田園毀掉，這次水災收了二十多年的楊桃園被打成溪床，變成了水溝，那時要花費，現在祂收回了，我不怨嗟，田買了五十三年了，我沒多少東西可以被佔便宜，少量的被佔便宜我是無所謂的(蔡有德090117:093)。

他那在鄉公所農業課退休的兒子庭昌，平常即熱愛自然，以相機記錄這裡美好的山水，協助國姓報導以文字留住國姓的點點滴滴，由於他重視生態，民國九十一年退休的前一年因兼辦造林工作多年，南投縣政府特給獎狀：「蔡庭昌君在造林綠美化及生態保育工作對自然保育貢獻卓著殊堪嘉許」。他們的成就來自大自然，如今他們又為大自然奉獻，蔡庭昌認為是冥冥之中，上天賦予他這個大地兒女對山林自然而然的一種回饋吧，那是天地間生生不息的奧妙！

第三節 樟樹盡仕途展的腦丁生命意義

何東炎這一系的客家人，是道道地地遊牧山林的人，他們被擠壓而脫離家鄉，以自我為核心，在脫離家鄉入山牧樹焗腦的生涯裡，分散風險的將自己的兒女分給親友做為養子、養女，逐步的構畫生命、期待未來。帶在身邊的子嗣則以努力不懈的態度

創造出全然不一樣的生命，用這樣的生命回饋家鄉，讓偏遠山鄉鄉親的辛勤奮鬥留下記錄，彰顯著客家人尋找生命出口的血淚與歡笑。

一、原鄉窮苦、新鄉何處？分散風險盼未來

何東炎的父親何本才在苗栗公館的家鄉因為人口膨脹，這一系的族人被擠壓遠走他鄉，只好跟著父親、兄長、弟弟尋找樟樹的蹤跡，在樟樹的附近搭建山寮，做為他們生存的空間，但是兒女陸續出生，加上本身有吸食鴉片的惡習，沒有多餘的心力照顧兒女，於是，沿途焗腦、沿途送兒女，二兄何有成一出生就過繼給同宗作養子、三兄何土方也過繼給厝叔、大姊何氏桂妹送給劉家做童養媳，二姊何氏蘭妹也送給尖山莊的劉秀昌做養女、妹妹何氏生妹送給獅潭的彭家做養女、妹妹何氏圓妹也在獅潭送給張姓人家做養女。九個兄弟姐妹父母僅扶養長子何阿枝、厝子何東炎及厝女何氏勉妹長大成人。

骨肉在遷徙中分離，這種天倫的無奈，除了是大環境使然，更重要的是應該是他們的父母不忍看到自己的兒女在無法養育的情況下夭折，將這種夭折的風險分散開來，看似殘忍不捨，其實是脫離生命的折損，是期待他們的兒女在四散之後，會有一支或多支成長茁壯的機會。

那些土地要養一個大的家族恐怕就沒有辦法，所以有些土地比較少的、發展比較慢的，他一定會要往外面發展，所以應該是我的曾祖父啦，叫允和公，是二十三世吧，他…以他的兒子為主啦，我的祖父啦、伯祖、叔祖啦，他們為主啦，然後就從公館、到大湖、到獅潭、唉，到大湖這個方向移動啦，我看那個、那個，那些族譜那些東西，是往這邊移動，看什麼呢，看我祖父生很多女孩子，姑媽很多，所以他，吔，他在獅潭也有送女兒給人家，在大湖也有把女兒給人家，我的三伯父呵，也在獅潭的時候就過繼給我的四叔公啦，大概是這樣子，從我爸爸他口述，他七歲的時候，在東勢的麻竹坑，幫一個腦長叫做「何林連」，幫他帶小孩啦，掃地、顧店，這樣看起來大概這個家族呵，從苗栗的公館的鶴仔岡慢慢的

移動，一直到麻竹坑、馬鞍龍，應該住蠻長的時間，我的曾祖父他就馬鞍龍那邊過世的，就葬在那裡嗎！那，大概十三歲以後呵，這個家族就慢慢往國姓鄉移（何治郎080805：002）。

我爸爸，我爸爸十三歲以後啦，他七歲到十三歲，那就是六年以後啦呵，這個家族就慢慢往國姓鄉移，那我父親他說他移動到大茅坪那裡，呵，他這一支，就是我大伯父啦呵，還有我爸爸啦，我祖父、祖母啦，還有小姑啦，這一支在大茅坪也是做焗腦，那大茅坪焗完了，然後從大旗一直移移移到現在大旗村的大概第九鄰，那個叫做雞油巖那裡，雞油巖該塊，那個時候他已經廿幾歲了，還在焗腦（何治郎080805：004）。

這個家族的移墾路線是循着林朝棟開設的隘勇線（有稱阿冷隘勇線）以焗腦為業順着樟腦樹林從苗栗遷移到國姓鄉，這條路線現在已開闢成二線道公路。焗腦行業周益民文中所指（林合號）兼營樟腦業雖然年代相隔24年何東炎這個家族應該是該商號下游焗腦苦工（腦丁何東炎：006）！

何東炎他們家族受到擠壓遠走他鄉的時候，為著維持生計，靠著熟悉的謀生技藝一焗腦，在深山上與樟樹為伍，在樟樹上搭起草寮，就是居住的家，他們無處是家卻也處處就是家，沒有工作能力的不是給人當養子養女，就是當童工，都是期待著明天會更好，希望下站會更美。

二、斫盡樟樹、林地務農，耐苦的態度、吃苦的體驗

臺灣曾經是樟腦王國，是許多藥材的原料、是電影王國好萊塢膠卷原料的最大供應地，可是在合成的賽璐珞發明之後，樟腦的重要性大不如前，而臺灣的樟樹也被砍伐得差不多了，腦丁的生涯不得不畫上休止符，他們就在遠離市廛的遊牧樟樹終點轉換職業成為農民，學習種植當時最好的農作—香蕉，何東炎有過童工的經歷，有過焗腦遊移，是曾經見過世面的人，他不但種好了香蕉，更也成為鑑別香蕉的「選別」，

這一年他卅二歲，也是他結婚的日子，他的太太是孀居多年的婦人，在那離群索居的地方能有人願意相隨，他是歡愉的，他的生命是有前景的，於是他們有了子嗣。

我爸爸是嗎？爸爸的婚姻是嗎？他到卅歲還沒有結婚，主要是窮啊！所以就沒有結婚啊，沒有結婚，我媽媽呵，她是嫁到雙坑嘴，那個時候那個吳家呵，那個田地很多，算是大家大業啦，結果聽說啦，我媽媽嫁那個教做吳慶堂，我媽媽那個前夫叫做吳慶堂，結婚沒有多久，幫人家蓋房子從屋頂上掉下來，就過世了，我媽媽就在他家裡待了大概五、六年，後來人家做媒啊，然後就和我爸爸結婚，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何治郎080805：093）。

那種年代，老實講，這個很保守的時候可以想像，這種婚姻呵，是很無奈的，對不對？像我爸爸說，焗腦焗到卅歲還沒有結婚，對不對？然後去娶一個已經，先生過世的人，這個、這個不是他們願意的啦呵，這個沒有辦法，那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就很平常啦，對不對？這樣子（何治郎080805：099）。

婚後不久，日本投降了，香蕉的滯銷，導致他們生活的艱難，他們的主食是樹薯、番薯，副食是蝸牛、是地瓜葉，過著「食番薯薯頭嘜番薯尾」的日子，小女孩連聽到「米飯」的字眼都會想得哭泣，他們熬過這樣的歲月，等到香蕉外銷恢復了，生活才逐漸的改善。

因為沒有錢買米長時間以蕃薯、樹薯為主食，以蕃薯葉、蝸牛肉做菜，客語叫「吃蕃薯頭嘜蕃薯尾」一日何東炎妹婿張阿來從大旗尾夏錦秀家挑二斗白米回家，途經何家問小孩這幾天有吃白米飯？何東炎四歲大的長女何月英聽到白米飯，想得放聲大哭，張阿來只好留下一斗白米給小孩吃（腦丁何東炎：015）。

何東炎母親羅氏菊妹民國三十七年（1948）過世無力辦理喪事草草埋葬（腦丁何東炎：016）。

民國三十八年（1949）次女何秀琴出生無法為產婦做月子勉強以鹹菜干炒麻

油充當麻油雞酒，造成何蓮妹常年健康不佳（腦丁何東炎：017）。

三兄何土方女兒何桃妹幼年過繼給何東炎，民國四十一年（1952）見何東炎家中生活實在太艱難了不忍女兒受苦，十三歲了才兄弟協議將女兒還給哥哥終止收養關係（腦丁何東炎：017）。

在大山頂上，婚姻難、生活難，上學更難，走路到學校，一天至少要花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對於一個六、七歲的小孩是困難的，於是他們集中堂兄弟，等到有了三、四個同伴了才一起上學，於是有些人國小畢業時，就是可以結婚的年紀。

交通不便，家庭經濟不好，當時的社會大人也沒重視教育，當時農業社會，有力可以做事最重要，讀書不是那麼要緊，所以就耽誤，我四個叔伯兄弟，最大的何清吉，你知道麼，他十二歲讀書啊，所以畢業十八歲就駛得討 娘咧，我還有一個叔伯阿哥何德美啊，他十一歲才讀書啊，啊我十歲讀書，還有一個當法院書記官退休的，何勳美，他九歲讀書啊，四個人用走的（何治郎080805：062）。

三、不肯認命、把握機會，自我肯定，創造未來

腦丁務農本來就會比較不利，何東炎雖然也種植香蕉、香茅、樹薯，但是他的主要收入卻是在香蕉集貨場擔任「選別」技工的收入，他算是農業社會中少數能夠「上班」的人，而他的太太善於種植番薯，利用番薯養豬，每有重要的花費都是靠著賣豬隻的收入來支應的，養豬需要購買仔豬的本錢，他們本身沒有餘力可以買仔豬，就以「代養」的方式，掙得本錢，再用賺來的錢購買仔豬，改善了經濟。

種植的東西、也沒有大改變，也是香蕉、樹薯、蕃薯、香茅，差不多就是這些東西，對我的家庭來說，這種收入不是主要的收入，主要的收入是我爸爸選香蕉，賺那個工資，那時香蕉很多，一個月差不多有半個月，兩天就有一個香蕉期，兩天就有一個香蕉期，他去選香蕉的收入，另外一個就是我媽媽種番薯養豬，這

兩項主要收入（何治郎080805：036）。

香蕉選別工作是將蕉農運到集貨場的香蕉一把一把的鑑識，分成外銷品、內銷一等、內銷二等…以等別訂定價錢，外銷品價最高、內銷品次之。選別技工要技術純熟眼明手快且公平從事才能獲得蕉農的信賴和合作社信任，何東炎參加民國四十二年農林廳檢驗局台中分局香蕉選別技工鑑識比賽榮獲第二，帶給何東炎無限的信心也給家人帶來難有的興奮。從此他在水長流香蕉集貨場擔任選別技工長達二十餘年之久（腦丁何東炎：020）。

同時這一年何東炎一家又從大草堀遷居到猴洞坑口（大旗村第8鄰）雖然僅相差半個小時路程，但新居的土地比較平坦肥沃距離國姓街也比較近，孩子上學方便多了，從事農耕也沒那麼辛苦收成也比較好。何東炎一方面從事選別香蕉工作一方面從事農務，而何陳蓮妹一方農耕一面養豬。開始養豬沒本錢買母豬和有本錢的人養持分的，就是有錢的人出錢買母豬給何陳蓮妹養，生產仔豬出售時一人一半，到了有本錢後才自己買母豬繁衍仔豬出售，後來也養肉豬，每次家裡要用大錢都靠何陳蓮妹出售仔豬或肉豬渡過難關（腦丁何東炎：021）。

他們的兒子何治郎雖然國校畢業之後沒有繼續升學，但是，他會利用挑樹薯簽的機會到國姓街上看報紙、看「今日世界雜誌」，會利用機會來充實自己，他有了這樣的根基，在當兵時當上了傳令兵，有了讓連長賞識他的機會，於是他在連長的協助下，參加了軍中的軍官考試，結果由二等兵入伍而能以軍官退伍，在當時的社會算是異數。

國民學校以後呵，在家裡工作，不會工作，早早去做，鏟鏟香蕉草，十點多，就回來看書，看報紙，黑白弄（何治郎080805：064）。

差不多是十點多，有時候會幫忙挑樹薯簽去賣啊，挑出去就看報紙（何治郎080805：072）。

一直到當兵啊，十六歲到廿一歲，五年的時間，在中間曾經到國姓初中夜校學英文，也跟過余仲元讀漢書，也參加過珠算班，參加農會四健會，被派去雲林

的虎尾，農村青年交換計畫，住一個禮拜，在農村裡面，幫忙種花生，那是平原，這樣子就感覺涉獵的東西蠻多的，當兵的時候，當傳令兵，一直看很多東西，很多書，我很喜歡看臥龍生的小說，玉釵盟，還記得嗎？曾經和行政官搶看玉釵盟相打，我們那個連長喔，他要寫報告什麼東西，由我代筆，就是這樣無形中弄、弄、弄大概有一點底子，我弄了以後他看了也可以，他用了，到後來，這個有重要的訊息，上面的命令要傳達，都是我代替連長打電話給所有的人，那些排長啊，啊後來，有那個專修軍官招生嗎呵，看到這個消息，連長說你這個底子去考考得上喔，我說他那個不是最少要高中肄業嗎，他說我到營部幫你拿個隨營補習的同等學歷，我說好，他就去拿，那我就去報考，啊就「瞎錯話」去考，啊我很記得有一篇文章呵改變我一生，叫做左忠毅公軼事，是在古今文選還是在古文觀止裡邊，還是那裡我忘記了，沒事的時候我就把它背起來，結果去考的時候，國文就出那一篇，然後就寫作文啦，考英文什麼不會我都抄別人的，唉唷，後來放榜說考取了，啊就回來受訓，弄弄弄就弄到現在（何治郎080805：076）。

何治郎秉持著「與人為善」的理念，結交許多軍中的同袍，因此他退伍之後常有友人關心他，其中，他在當輔導長時當他幹事的張正義，在擔任國民黨省黨部幹事時，看到軍官轉任黨部專員的案例，就特別告訴他有這個機會，於是他在寫信給省黨部主委李煥後，錄取為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幹事，一路由幹事而主任而組長，後來又參加特考，取得公務人員資格，轉任縣政府專員，以選舉委員會副總幹事退休，他不服輸努力向上的態度讓他的人生充滿著傳奇。

他說報告輔導長，我現在棄教從政，我想屌ㄍ一么咧，膨風牯，他說他在省黨部上班，在管人事，在幹管室裡邊當助理幹事，他說我看到呵有一個像你專修軍官的人，我們黨部訓練以後也用他，你要不要試試？然後就寫一個報告，他幫我寫好一個報告，叫我寄給李煥，他特別交代不能就這樣蓋個章子就寄出去喔，要抄一遍喔，不然他們認識我的字，我就抄一遍就寄給李煥，那時候當省黨部主

委，然後就召見了，談完以後就受訓，我受訓以前就已經在民眾服務站裡邊當代理幹事，那時候王瑞庭的時候，後來就去受訓，受訓回來國姓，國姓住了，大概有四年的時間，那就到名間去代理主任，就到埔里去當主任，在埔里當很長的時間，大概十年的時間，後來在草屯當主任，當差不多一年，那就到黨部當三組組長，後來當一組組長，那後來到縣政府當民政局的專員（何治郎080805：085）。

四、敬重神明、尊重生命，兒孫展仕途

何東炎在青果運銷合作社退休之後，在國姓鄉承接民聲日報與台灣新聞報的業務，每天分送報紙到訂戶家裡，為鄉親提供精神食糧，他曾經擔任關聖帝君的鸞生四十年直到八十五歲才退休，三個兒子都放棄山林當軍官、當郵差，他都尊重他們的選擇，他篤信道教，次子改信基督，他也尊重他的選擇，不過，他的孫女孟玲在回憶祖父時，認為祖父的毅力是常人難以比擬的，他在六十歲被診斷出罹患糖尿病，就以不食用含糖的食物，來控制血糖一直到九十幾歲，但他虔敬事神、熱情待人、寬厚育子，讓遊牧山林追尋樟樹的家族，能夠在仕途上得意佇足。

何東炎也是關聖帝君的忠實信徒，四十五歲（1953）起即在長流村玉善堂（現為楞嚴宮）關聖帝君廟擔任鸞生，每月農曆初一、十五兩日晚上在廟裡為信眾服務，數十年從未間斷直至八十五歲焚香向關聖帝君申請退休。何東炎為人親切待人謙恭有禮，如何陳蓮妹義父吳萬喜晚年很喜歡來何家走動，何東炎執禮甚恭、陪同訪友、購買其喜歡吃的肉菜侍奉，晚上常聊天到半夜才休息，一住數天才帶着愉悅心情回家。另有一位相認的岳父陳江住在大草堀頂端每到國姓街辦事傍晚回家時就繞到何家吃晚飯，陳江喜歡喝二盅經常一碟花生米、一碗蛋花湯一邊喝酒一面和不會喝酒的何東炎聊天，何東炎會耐心的陪老人家到深夜，然後用桂竹筒裝煤油以粗紙做燈心，點「油筒火」送老人家回家（腦丁何東炎：025）。

我父親的貢獻很大，他如果沒有到香蕉市場上班工作，而且我父親，他在所有兄弟裡邊，雖然沒有讀書，但是他的那種觀念、處理事情什麼東西都蠻開闊的，

所以和這個有關係，譬如說民國五十二、三年的時候，一個年輕力壯的人去當兵，而且家裡很多山，須要勞力，那我去考軍校，反對我想是有的，但是沒有強烈到說不行，後來我回來，放假回來，我說如果你不高興我就不要去，他說你既然已經決定的事怎能不要去？像這些都是蠻重要的關鍵，如果我沒去考軍校，那我這個家庭恐怕另外一番景象，我爸爸很開通，我二弟考軍校他也沒反對，後來我二弟因為他與社區裡的一位牧師很好，而且在馬祖當軍中銀行的經理的時候，家裡有事情都是當地的牧師來照顧這個家庭，信基督教他也沒有反對啊！雖然八十九歲了弟弟遷居到加拿大多倫多，他也沒有反對啊！所以像這些觀念呵，這些想法的話，對我人生是蠻有幫助的（何治郎080805：125）。

他的兒子雖然沒有協助他耕種山園，卻符合他的期盼，當官從政，長子在軍中以中尉退伍，在縣政府以九職等致仕，么兒在郵局服務之後改行從事攝影，孫子、孫女有書記官、有經理、有護士，他們從農耕來，從農耕獲得滋養，如今土地都造了林讓山園休養生息，而他們的生命也有了重大的轉變，為兒孫在仕途上開創了坦途。

五、用心辦月刊、認真出版書，回饋鄉里、貢獻國家社會

九二一之後，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特色，由新聞局輔導地方成立社區報，原本由國姓國中負責這項工作，但是，關注的範圍只及於學校，後來由何治郎擔任總編輯，八十個月來，他主持出版耆老訪談、地方特色、探尋地名來源、發掘土地公的故事、延平郡王祠的源起，在耆老的口述歷史中知道了先民們是如何開發國姓的，在考查奉祀鄭成功時，才知道主神何以來到這個窮鄉僻壤，在發掘地名時才知道地名是「用腳寫出來的書」，因為那裡本無名，是走過了留下的痕跡才使其有名的，國姓這個貧瘠的山鄉，是少數還有月刊發行的地方，是難得文化蓬勃發展的地方，他的回饋與努力讓這個地方更有深度與蘊涵。

何治郎事父母至孝，母親過世時，父親無法入眠，他都陪著父親睡覺，直到他走出了喪妻的陰影，而他也從不違逆父親的交待，順從的去完成父親交待的工

作，他的女兒孟玲就認為這是他們子女最好的典範。

第四節 百年蕉農的生命意義

百年來靠著香蕉過活的陳貞義家族，沒想到來到國姓之後，不但由蕉農而有學者，更有兩位哈佛名校的博士，窮鄉出名人，他們從脫離而有未來期待，更能夠由堅忍不拔的態度去構畫生命，循著嚮導的引領，到達人生的巔峰，遷徙讓他們立基，立基使他們突破躍龍門。

一、原鄉貧苦、追尋樂土，期待好未來

陳貞義的父祖，儘管也是要脫離生活的困苦，由原鄉外移，可是他們的移動，不只是要求溫飽，而是要求更加美好，於是從石岡到頭汴坑一段時間，就又到鹿食水，到鹿食水沒多久就到現今居住的許可地，他們的轉換土地是增加的，不是放棄的，人家遊牧山林，他們遊牧土地，他們遊牧土地增加土地，更也覓得寬闊吉祥、養育出哈佛博士的土地。

我們較早祖厝是在石岡，是在阿爸的時候就離開了，只有祖厝在那兒而已，我阿爸就跑來山上，本來該位的人就很窮苦啊（陳貞義060521：003）！

本來是在東勢，搬到頭汴坑，茅埔再上去那裡，我爸爸、祖父就在那裡開園，在那裡住蠻久的（陳貞義060521：014）。

就我的長輩，在上邊「鹿食水」的地方種香蕉，可以說在昭和八年或九年，下來在這邊才做許可地的（陳貞義060521：012）。

我爸爸他們是開園種香蕉，當時這位比較卡嚥人開墾，就來這位買園開園，後來就日本時候有人許可種甘蔗，這裡地比較沒那麼陡，有十八甲多，一個人沒那麼多錢，就邀四、五人股東，股東買下來，我爸爸將由「鹿食水」來這位，該

位本來也有屋，買這之後，才又在這裡起屋（陳貞義060521：033）。

二、作物多樣、杵築屋宇，構畫新生命

陳貞義雖然以香蕉為主要作物，可是他深知香蕉怕風易倒，價格波動大，於是除了香蕉之外還有梅子、竹子、龍眼、荔枝、檳榔、肖楠、桃花心木，他們不會只期望一種作物的收成，他們要過更好的生活。以往，居住是菅榛草寮，但是到了許可地後，就認真的杵土造屋，要將根基定在這裡，現在他們更有水泥築造的堅固屋宇，遷徙、遊移、流浪對於他們來說是遙遠的。

照講 嗎識種過荔枝、龍眼，我是園較遠，翻過台中縣那邊的林班地，那時候曾向人買些種梅子、種麻竹，可以說拉雜著做（陳貞義060521：039）。

我起頭種肖楠，但是被颱風搖很容易企死，現在還拿些樹苗來貼，那天來勘察之後，我又申請了桃花心木，桃花心木容易長大，算來算去早點成林就好了，管他的，我原來也種些檳榔（陳貞義060521：071）。

那時候也是這種、那種，也曾種多少橙丁，橙丁我們也不會整理，覺得品質不好，後來全部廢掉，荔枝後來也陸續廢掉，龍眼比較有留下來，不過，也一塊土地上的龍眼不知得了什麼病，一直企死，一直蔓延下去，歸片都，而不接沒話說，結了也沒辦法摘，請人也划不來，現在工價貴，請人算嘸和（陳貞義060521：075）。

我爸爸起屋之後，第二年就地震很傷害，那時是用泥土杵起牆來做為房子，有田地的人用泥土印成泥磚，疊起來，偲山頂的人沒那場所好印，所以，用杵牆，當時起該屋，我這一處，上去一點邱盛蘭的阿公邱隨也起了一位，再上去我外公也起一位，當時三人差不多共時間起了泥磚屋，當時，我爸爸他們借錢來起，是在很困難的情況下，地震之後，我爸爸曾說，如果地震早點來，不會起這種屋，那房子新起之後並沒有垮掉，是稍稍裂了，擋到這擺地震才垮掉，好在人不在那裡睡，不然照這種地震人是會傷害到的，之前是有人居住的，後來各自搬了家，

成為存放東西的地方，所以沒有什麼傷害（陳貞義090119：015）。

三、堅韌的毅力，創業的艱辛，硬頸的態度、生活的深度

陳貞義從他的父祖創業開始，都是憑著堅毅的心志，去突破橫在面前的挑戰的，從頭汴坑遷移到鹿食水要有二十多公里的距離，但是香蕉收成了，還是要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繳交，一天才能挑出一擔香蕉，若非有非常的毅力是很難達成的，他們這種堅毅的精神就如同客家歌謠裡有首一枝擔竿的歌：「一枝擔竿嘉應□到台，□盡唐山滄海事，一枝擔竿中原□到台啊，□盡歷代風雲史，彎直彎直竹擔竿，堅韌堅韌毋會斷，這係客人種草魂，千古不變客家魂，軟硬軟硬竹擔竿，紮實紮實毋會斷，這係客人種草魂，代代相傳，萬古留芳。」

本來是做農的，因為人多將搬去該位，該位的人頭擺嚟像現下的人會施肥，開園之後種香蕉，土地瘦了，就又搬到這裡，同別人買了一些再在邊上開墾，當時，香蕉收成哩，要□到仙水坑去，一趟要四、五點鐘，普通，來去都會係歸陣人共下，因為路係 河瀾、坑谷，彎來彎去的，堵到落大雨，就愛大家協力牽著過河，堵到大水就沒法度行。當時我有參加，每日愛真早出發，轉來弄係暗夜哩，一日將駛得□一趟，總講係愈早期的愈辛苦就係了，地方愈來發達。當時我念書時，烏溪還嚟橋，用走路到河邊，有人用竹子搭的橋，用石籬接石籬，有時候也用竹筏、渡船用鋼線牽，看一儕幾多錢、一擔香蕉幾多錢這樣算的。讀書時就建乾溝吊橋，建橋時，草屯到埔里的道路已通，當時龜仔頭設有香蕉行，香蕉就不用擔到頭汴坑，到龜仔頭就可以了（陳貞義090119：002）。

他們的孩子也承襲他們這種堅毅的態度，在放假的時候也會跟著他們工作，以堅忍的態度去體驗生活中的艱苦。

事實上是小孩喜愛讀書，在讀書的時候，如果是假日割香蕉都要幫忙，有一

段時間，有三輪車來載，割下來後晚上要幫忙疊上去，有時候載到吊橋前，吊橋舊了，在吊橋前要落下來，一件大約一百台斤的程度，都要扛過橋去，過橋過去，要等牛來拉車，該時路較崎，有時難等，他們就用扛的到香蕉市場，這些小孩在讀書的時候也都會幫忙家裡的工作，當時在仙水頭有塊園，有煮筍乾的寮，筍子煮起來冷了之後，要用刀子去切，切到一定的大小再倒到筍間，有時會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我那大兒子暑假曾經幫忙，他在幫忙後說，工作安排得恁滿，身體會受不了，可以說本來生活，我有五個孩子，我爸爸媽媽都還在，多少要那個，到現在想起來，弄不知係怎麼做起來的（陳貞義090119：017）。

四、艱苦受教、深山之中兩位哈佛博士，嚮導引領的意義

陳貞義的父親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是他極度重視教育，雖然他們的居處距離福龜國校有七、八公里，不但需要走路，還要渡筏過河才能到達學校，他依然堅持要讓他的五個孩子上學，不但如此，他父親有兄弟四人，老二早逝、老三在海外失蹤，也共留下五個小孩，他就負擔起十個小孩的教養，讓他們雖然住在深山裡，每天要走四個小時的路，仍然讓他們完成公學校的學業。

說起來我有位叔叔很早就過身，有兩個小孩也是我爸在照顧，三叔在日本時代到海外，又沒有回來，也有兩三個小孩，合起來有不少人，我爸沒有受教育，對教育很重視，我們這些在日本時代都有受六年的教育，叔伯兄弟也都繳他讀書，當時家庭真苦，叔伯兄弟妹也一樣受教育，不分自己的兄弟，到現在想起來父親是蠻偉大的（陳貞義090119：005）。

在他自己當家之後，由於妻子的弟弟張范水旺是台中師院的教授，知道讀了書之後，不但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更也不必耕作農園看天吃飯，逢雨忐忑，見風擔憂，於是鼓勵兒子們努力們向學，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是位好嚮導，他的內弟、弟媳除了是好嚮導也是實際幫助他們的人，三個兒子有二人合計有九年住在他們的家裡，讓

他們兄弟安心的就讀台中四中、台中一中，三個孩子都完成大學學業，這不打緊，他的么兒貴賢，在台大畢業與女友林麗瓊結婚，夫妻同赴哈佛，都取得博士學位，而後返國服務，使得那偏遠的山區有了兩位哈佛博士。

我的 娘是很勤儉的人，她是彰化二林的人，娘家是耕田的不是做山的，因為，或許沒有人緣，講親比較沒有機緣，到了廿七歲將結婚，當時是卡慢了，我有一位阿伯在竹塘，知 許多歲還沒有對象，就有親戚講到我婦人家那兒，我岳父母都很老實，不識來看，就講好，嫁來以後也不識怨苦，也不會怨麼該，很勤儉，可以說對我屋家的教育比我還辛苦，早晨比我早起，要帶飯包，他弟弟受比較高教育，看到自己的弟弟讀書有好的結果，所以對小孩的教育不會嫌學費多，正苦的時候跟她妹妹等人借錢註冊，實在說大的讀初中，還要考試就考上台中四中，他母舅在那兒就在那兒住，住了三年，高中考上台中一中，又住了三年，住了六年，第二的，我算了算，每個都讀高中，就有點不敢，就讓他去讀高工，高工畢業回來就在家裡幫忙，小的，考上一中又在他舅舅家住三年，我舅仔卡難講，我舅仔的輔娘有量，人家說，寄個孩子在那兒一定會卡有閒，實在說出國是他們自己想要的，起頭有些是……，後來都是拿那邊的獎學金，後來兩人在一起，剛開始兒子不是考上哈佛，考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現在也不太記得了，一年之後才到哈佛，兩人同住在一起，宿舍開支都比較省，比較不必用到家裡的錢，他們也很省儉，要拿個博士實在也不簡單，讀了五、六年，六年多才拿到，媳婦在那兒讀書時就生有一個小孩（陳貞義090119：017）。

五、安養餘年、還地造林，喜慶兒女心繫家鄉，為理想奉獻

陳貞義從他起算的前三代都追逐著肥沃的土地種植可以提供生活資源的作物，繁衍了傑出的子孫，在享受地力之餘，他們對土地是有回饋的，原本他們砍斫山中的樹木，如今，他們造林要還原山中的樹木，讓農地成林，還給大地翠綠。

哦，現在很少了，我大都申請造林，有造林落去（陳貞義060521：069）。

我起頭種肖楠，但是被颱風搖很容易企死，現在還拿些樹苗來貼，那天來勘察之後，我又申請了桃花心木，桃花心木容易長大，算來算去早點成林就好了（陳貞義060521：071）。

他那哈佛畢業的博士兒子陳貴賢，雖然在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但他也熱愛台灣、關心台灣，對客家文化的保存也出力極多，曾經擔任客家文化委員會委員，在客家電台主持節目，有空閒兩夫妻就會回去探望父母，對於家鄉的發展也會盡心力，他曾表示在資訊發達的時代如果家鄉的農業能夠運用網路銷售應該可以打開生路。

客家人有他自己本身的性格，當然客家人、福佬人本身的個性也都是有差異的，不過自己成長的過程，是在山上長大，比都市的飼料雞是不一樣的，僥有辦法吃苦，堅強的性格比人強，比較起來，像我去到台中，甚至去到台大讀書的時，同別儕比起來麼該弄嘸識，他們講的常常聽嘸識，很多事情像外人一樣，這要看你心理上如何調適，我很久以前就想你們有很多事我是不知道，不過在山上有很多事你們也是不識的，比起吃苦，比起你們走過的路還要多，信心自己要建立起來啦，到美國也一樣，他們吃的什麼都好，但是台灣有許多東西你們也是不知的，有的特點，有的好處，說實在是要有信心啦（陳貴賢090119：09）。

我覺得，可以提昇高品質、高價位的產品，在網路普遍的時候，嚟使經過中間商，種植之後，透過網路播放，可以看到田地的生長情形，用網路來買賣，以宅配來運輸，可能有新的出路（陳貴賢090119：17）。

第五節 國姓客家人的特性與生命意義

國姓鄉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客家人，但是在政府的調查資料中並沒有將國姓鄉列入客家人分布的鄉鎮，國姓鄉是九二一大地震的震央，但是人們稱之為集集大地震，國姓鄉的水長流、北港、阿冷坑曾經是隘勇線經過的主要地區，如今少人能識隘勇線為何物，龜仔頭曾經是「鹿港擔埔社」的中繼站，如今國道六號循著這條道路凌空而過，歷史的軌跡已漸淡去，這裡有過全台最好吃的香蕉、枇杷，如今變成望不盡的檳榔園，這裡曾是全省次多的青梅產區，如今梅園已荒蕪，這裡還是臺灣水鹿最多的地方，這裡有三級古蹟糯米橋，或許，是山多田少腹地小的地理環境使然，或許是淳樸保守不愛發聲的民性使然，國姓鄉一直是沈寂、靜默的地方，但在闐寂靜默之中，國姓鄉的土地給了這些居民無數的滋養，讓他們從一無所有之中，擁有自己的山林、田產，讓它的子民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孕育出傑出的兒女，本節將就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歷程，結合客家人的特性來訴說他們的生命意義。

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先人都有「四海為家、冒險進取」的特性，而在發展過程中亦能「各業兼顧、人才並蓄」，當然「勤勞好動、崇尚忠義」，「婦女耐勞、自重自立」，「喜歡儲蓄、善於策畫」，「剛愎自用、堅持己見」，也是他們邁向成功的動力。

各人生命歷程或有不同，但均能表現出生活目標的釐定、構畫生命、創造、態度的價值，他們的遷徙繁衍子孫是重要的課題，因為有了學習的典範，生活的目標更為明確，生活更有深度，因而也能自我實現，更能回饋自己的國家與社會。

表 5-1：研究參與者的特性與生命意義單元

生命歷程	生命意義	邱立春	蔡有德	何治郎	陳貞義	客家特性
原鄉生活苦 受壓覓前途	生活目標的釐 定	•	•	•	•	四海為家 冒險進取 各業兼顧 人才並蓄 勤勞好動 崇尚忠義 婦女耐勞 自重自立 淳樸保守 尊文重教 喜歡儲蓄 善於策畫 剛愎自用 堅持己見
墾荒無奧援 自己開生路	創造的價值	•	•	•	•	
住的管榛屋 吃的是番薯	構畫生命	•	•	•	•	
追價常易植 勤鋤禾下土	創造的價值	•	•	•	•	
吃苦能耐勞 努力並創新	態度的價值	•	•	•	•	
山中相親難 晚婚是無助	繁衍家族		•	•	•	
兼業拚財富 奮力拓疆土	創造的價值	•	•	•	•	
忍氣能吞聲 硬頸客家魂	生活深度	•	•	•	•	
艱困中受教 晴耕和雨讀	自我實現	•	•	•	•	
轉業能翻身 子孫俱有成	繁衍家族	•	•	•	•	
沿途焗腦苦 途中送子女	繁衍家族			•		
蕉農有嚮導 子媳進哈佛	學習典範				•	
農藥罹肝癌 六子俱早逝	態度的價值	•				
敬酒建校舍 喝酒可自娛	回饋國家社會	•				
再婚與早婚 期能繁子嗣	繁衍家族	•				
熱心赴公益 回饋與知足	回饋國家社會	•	•	•	•	

一、邱立春的自我實現

從東勢到埔里社的路程將近五十公里，當年茂密的森林，漢人要焗腦，番人要出草，利益的糾葛，常會血染青山，就需要有人來維持這裡的治安，於是隘丁的行業應運而生，東勢石圍牆邱武暖雖然是家中的單丁，他也只有獨子，可是礙於生活困境，沒有更好的職業也只好投入這個巡守山林，防止漢番糾紛的工作。

在巡邏的過程中，他有了更廣闊的視野，看到人家拖家帶眷的前往山林焗腦，也看到了「開山打林」，將荒野闢成田地、山園，從一無所有而能白手起家，他有了「學習的典範」，於是「釐定了生活目標」，就也放棄危險的隘丁生活，到了水長流的山區，在政府特許的林合墾契與他人墾闢的夾縫中「開山打林」有了自己的園地。

他們遷徙時是揹著祖先的骨骸一起離開家鄉的，那種不忍離棄親人，不願再回到生活沒有著落家鄉的「冒險進取」，開創了他們生命的另一扇窗。

他在簡陋的菅榛草寮中有了安全居所，在這安全的園地裡培育著獨子邱阿興，邱阿興肯於「構畫生命」很快的由農耕而躉售甘蔗，成為豐國糖廠在水長流地區的代理人，由於他的勤勞好動、熱心服務，也成為日據時代的「保正」，台灣光復後的村長，一個人有了三項工作，邱阿興也相當爭氣，生下了八男二女，擔心單丁獨子香火難以繼承的問題終於可以放心。

開創總是艱辛的，要隨著商人的需求不斷更動作物，香茅價格好，遍山都是香茅草，香蕉價格俏，滿地是香蕉，樹薯有人要，香蕉又挖掉，追價易植中，磨練著他們耐力、態度。

在那種聽命於人的生活中，創造自己的事業當然是他們的夢想，邱阿興有了焊錫的親戚，當年，農村盛行噴灑農藥來增加收成，噴農藥要有噴霧器，焊錫店自然成了供應商，賣噴霧器也會賣農藥，八個男子有五個人相繼投入這個行業，另一人做為他人養子耕作大片的農田，六個孩子在接觸農業二十年之後就全都罹患肝癌死亡，邱阿興親自為他們整理衣裳、打理領帶、戴上戒指，而後拭去眼淚，將哀傷化成力量，放棄危險的行業，轉入其他的工作，六個孩子雖然是在翻身中失敗，卻也給予他們良好的經驗，不再重蹈覆轍。

他的另外兩個孩子因為擔任公職，在學校服務的邱立春由於受過教育訓練擔任教師，知道如何引領孩子向上，如今女兒是遠東科技大學的副教授，兒子是竹科的經理，他自己則在師範畢業之後進修師專，而後又在空中大學完成大學學業，退休之後，努力服務桑梓，奉獻自己的心力來造福鄉親，他有著自我實現的喜悅。

二、蔡有德創造的價值

蔡有德的父親蔡勇是個「七淘人」，不但沒有田地也沒有職業，流浪到了新社與當地少女余阿征結婚之後有了兒女，就認真的打零工來生活，但是這樣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家裡的需要，於是就帶著妻子兒女前往甲仙當焗腦的工人，帶著家眷到處漂泊是辛苦的，聽到同事們說起國姓有荒地可墾，就回到新社，用扁擔擔著竹籠挑起六歲、兩歲的孩子，走路翻山越嶺到達竹坑。

沒想到他墾荒闢園才兩年多的時間就去世了，他的妻子是客家人，在先生去世之後，擔起了家庭的重擔，讓兒子上學，自己則努力的種植香蕉、樹薯，孩子在公學校畢業之後還讓他去念私塾，吸收漢學，畢業了才將擔子慢慢的交給長子蔡有德。

蔡有德在母親的調教下，從不浪費時間、不浪費土地的認真工作，香蕉怕風，遇到颱風來臨，一年的辛苦就全無收成，於是他在香蕉園的空隙中種植李子，即使香蕉受到颱風侵襲卻還有李子可以收成，如果香蕉價格不好，也可以廢除香蕉保留李子。在空園中也會種樹薯，在栽種樹薯的時候，白天他就幫人收割稻子，晚上回家將母親、太太、孩子剝好皮的樹薯銼成細簽，利用清晨或有月光的晚上挑到山上的曝曬場，等到天明再由婦女攤開來曬乾，他也會種香茅，箍製「炊仔」來焗香茅油，除了焗香茅，他也幫收購香茅油的商人挑香茅油通過危險的竹橋到運輸站，賺取工資。

他是善於利用時間的，香蕉收成時，母親飯還沒有煮好，他就挑出一擔香蕉，吃過飯就又繼續挑，收成最好時，他自己一天可以運出一千斤的香蕉（約八擔），連同他人協助，一天可以有二千斤香蕉的產量，有閒暇，他會到河流中用蝦籠捕捉蝦子，躲過經濟警察偷偷的販賣，增加家庭的收入，他也當過香蕉販子，在蕉農急需

金錢的時候，他以現金買下蕉農的香蕉，再轉賣給香蕉市場，收取「單子」過一段時間才領取現金，賺取中間的差額，他還會收購蝸牛轉買出去，如果蝸牛太小他就飼養起來，等到大一點再出售，追價易植是那個年代農業的特色，於是他翻種藺草、紫蘇、茭白筍、楊桃，只要價格好的作物就是他選擇的對象。

他們可以用一粒豆豉餵養孩子一餐飯，在地瓜多飯少的飯碗裡，澆淋鹹湯，將飯堆起放上一粒豆豉，孩子張開了嘴巴，挑下豆豉推入地瓜飯，重覆著堆、推的動作，一碗飯吃完了再讓孩子吃那粒豆豉，他的母親很會存錢，有了錢立即買米儲存，有了餘錢就買土地，他總是能夠創造收入的機會，於是在許多白手起家的人家裡，他是比較不虞匱乏的人，而他的子女，也因為他累積了豐富的資源而迭有成就，但是他樂天知命，一、兩年前水災沖毀了他的田園，他卻高興的以為，當年，是上天賜予他土地，讓他可以餵養子女成長，如今子女有成了，不再全部依靠土地，他認為是上天該收回土地的時候了。

父親的四海為家、冒險進取，母親的耐勞、自立與自重，喜歡儲蓄、善於策劃，他自己的勤勞好動、尊文重教，釐定了生活的目標，創造了豐裕的生活，繁衍了軍、公、教、農、商各類人才，開創了生命的價值，他也樂於助人、回饋地方，讓他的生活有深度。

三、何治郎回饋國家社會

從苗栗公館一路遊牧山林，二十多年之後才到達他們遷徙的所在，這一段路走得既辛苦又悲涼，但卻是有代價的。

何治郎的祖父育有九個兒女，由於是沿山尋覓樟木焗腦的，沒有固定的居所，一山尋盡換一山的日子自然無法全力養育兒女，於是到了一個地方就送走一個孩子，九個兒女，留在身邊的只剩三人。

焗腦是他們的技能，可是樹砍盡了，樟腦有了替代品了，他們的生活有了困難，於是，何治郎的父親何東炎成了末代腦丁，就留在砍盡樟樹的山地種植香蕉、樹薯，可是，沒幾年臺灣光復了，香蕉外銷中輟了，他們的生活陷入困境，過著生孩子不

能坐月子，三餐吃蕃薯配蕃薯葉、配蝸牛肉的日子。

山中的教育是困難的，他們要等待自己的弟弟長大了才能一起上學，於是堂兄弟間同一班、同一年級的情形不少，有些人畢業都已十七、八歲是可以結婚的年紀了，何治郎是會把握機會積極上進的，他利用耕作的空檔，挑運農產的機會到街面上看報紙、看雜誌，加入農會四健會，參加學校補習班，一點一滴的累積學識，服兵役了，有了更多接觸書籍的機會，他就不斷的充實自己，受到連長的賞識，在軍中招考軍官時，他以國校畢業的學歷，在連長的協助下取得隨營補習的資格，考取了軍官班，以士兵入伍，而能以軍官退伍，回到社會，又因他在軍中建立良好關係，朋友、部屬願意幫助他，因而成爲黨部專員、主任、組長，在工作過程中他又完成空中行專的課程，取得二專資格，同時考取乙等考試，在黨部人事無法升遷時，他轉入縣政府，從民政局專員而選委會副總幹事，最後以九職等退休。

退休之後他並沒有閒著，他接辦了九二一地震後創辦的國姓報導，每個月都有國姓的相關報導，同時出版了土地公、國姓地名等書，由於他策劃進行的耆老訪談深獲社區大學肯定，將國姓報導編印成社區文庫的第一本刊物，在許多地方刊物無法延續的時候，國姓報導還能不斷的成長，爲記錄鄉親生活點滴，還原開發艱辛的努力，值得讚佩。

他秉持著客家硬頸不服輸的精神，尊文重教，在不可能中創造了幾乎不可能的結局，他以謙卑的態度與人爲善，利用每一個機會自我實現，而這樣的精神也傳承子女，個個努力向上。

四、陳貞義的生命深度

土地貧瘠了，就換個地方繼續種植，沿著山區忙種植的結果，讓他們的後代有了哈佛博士。

陳貞義的祖父、父親來自石岡鄉，由於石岡的面積小、土地貧瘠，他的祖父就帶著他的父親沿著山頭一路向南尋找肥沃的土地，他們在頭汴坑的山上種植香蕉，過了四、五後又來到臺中、南投交界的國姓鹿食水，在鹿食水沒幾年又到了許可地，

到了這裡才安定下來。

香蕉是他們的主要作物，但是農人不敢全部依賴一種作物，風災、水災常會奪去他們辛苦的成果，於是他們也種竹筍、梅子、樹薯、龍眼、荔枝、檳榔，農產收成了，孩子們也要幫助他們挑香蕉、切竹筍，有時候會忙到深夜子時，孩子們在這種環境中更能體會家人的勤苦與付出。

陳貞義的三個孩子不只大學畢業，大兒子還曾前往德國深造，三兒子夫妻更都是哈佛的博士，有這樣的結果應該與他們淳樸保守、尊文重教有莫大的關係，陳貞義的父親有四兄弟，父親是老大，二弟年輕就過世了，三弟到海外沒回來，么弟是身障者，么弟沒有孩子，但是他們三兄弟共有十個孩子，他的父親並沒有因為上學一趟要走八公里左右的路而不讓他們上學，反而鼓勵他們到學校，他們十個堂兄弟因而都完成了國校的學業。

他的太太是彰化人，內弟則是大學教授，因為有了這樣的典範，知道有了高深的學識之後，不但收入可以增加，更可以免除農耕的辛苦與不安定，還可以有更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他的子弟又都聰穎上進，於是，大兒子國校畢業後就到台中就讀市立中學，住到舅舅家裡，二兒子怕打擾到內弟，就讓他讀高工，高工畢業後在家裡幫忙，後來又前往成功大學深造，三兒子讀的雖然是國姓鄉的國中，卻能考取台中一中也住進舅舅的家裡，大學念的是台大，認識了太太林麗瓊，兩人在國內人結婚之後，一同留學美國都由哈佛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如今都回到國內，回饋國家社會。

淳樸保守的陳貞義，在提及兒女是否大學畢業時，儘管都八十三歲了，兒媳都是哈佛博士了，還靦腆的說：嚙啦，細妹嚙啦，但是他的勤勞好動、重視子孫，認真跟隨學習典範，尊文重教，借錢供兒子上進、堅持理想的成就，正反應著客家人追求理想不服輸的天性。

第六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人遷徙轉業翻身所啓迪的生命意義，因而將綜合其生命故事、研究分析，歸納出研究結論、建議與研究者的省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都說客家人喜歡流浪、喜歡遷徙，但是這真的是他們的天性，他們的基因嗎？他們想安定的基因，想平靜的天性就戰不贏那份流浪、那份漂泊嗎？其實，在他們遷徙轉業而能翻身之後，他們祈求安定的因子是會戰勝漂移不定的，他們在安定之後更會努力的回饋斯土斯民，打造地方美好的未來的！

國姓鄉的客家人，從大陸原鄉來到台灣，而後被擠壓到卓蘭、石岡、東勢、新社，再被推移到國姓，他們都是經過多次移民才底定於此的，以往他們席不暇暖，直到七、八十年前他們才中止流浪、中止焗腦、中止尋覓沃土，在這裡落腳，才有休養生息的機會，也因為有了這樣的機會，客家兒女才能發揮他們的潛能，從一無所有的負數、低下到與人齊平的地位，再因為父祖輩的努力，讓他們的子孫有了厚實的根基，在這根基上，盡情發揮他們的能力，於是有了頭角崢嶸的地位，有了傲人的成就。

一、原鄉生活苦，父祖忙墾植，冒險奠基礎

國姓，是個山林多田地少的地方，好的田地光緒年間已為政府特許成為有戰功者的墾區。地勢崎嶇、林木密佈、野獸出沒的山林才是可以墾荒的所在，因此，國姓這個地方並不是受歡迎的墾荒地，來到這裡的人，多數是原鄉人口膨脹，耕地狹小，謀生困難，在萬般無奈的情景下，是他們「好動與野心」、「冒險與進取」的精神（羅香林，1992），觸動他們循著隘丁走過的路，走向人煙稀少的荒蕪之地—

國姓，尋訪可以落腳的地方，開闢自己的生存空間的。

邱立春的祖父邱武暖從危險的隘丁而成爲墾荒有成的農夫，他有了立足的所在，他的兒子邱阿興由農夫兼任豐國糖廠的農場管理者，變成半個商人，同時他又擔任保正、村長來服務地方，他的八個兒子，承襲了他的三種工作，一人予人當養子依然務農、五人經商販賣農藥、二人在政府單位工作，擔任教職與消防隊員，由於六個兒子都死於農藥帶來的肝癌，於是他們多數脫離了農藥的生意改行從事其他工作，第四代的子孫則逐漸走向高社會地位的教授與科技業的管理階層或是法律人，他們雖然在外求學、奮鬥、工作，卻將邱武暖創立的基業，做爲他們共同的家，邱武暖、邱阿興、立海、立田兄弟的骨骸也都在這裡，每年掃墓會有超過三十個人回到這個山園。

蔡有德的父親蔡勇原本是個「七淘人」，有了家室之後，開始當零工，而後遊牧山林四處焗腦，流浪的不安讓他尋覓荒地，努力墾荒，有了安身立命的農園之後，雖然他急速的走向人生的終點，卻由他的太太余阿征繼續的墾殖、奠基，開墾荒山十年後，由他們的長子蔡有德接手，不但擴大了農地的規模，更有了寬敞的住所，而他的兒女，老大因工作腳受了傷、老二棄商歸農依然承襲農田工作外，其餘的都已服公職或在私人公司上班，雖然散居各地卻都各有成就，仍然以當年墾荒的農園做爲他們生活的重心。

何治郎的伯祖父以腦丁的身分，在民國元年帶領兒孫離開故鄉苗栗一路南下，由獅潭往大湖、卓蘭、東勢、新社，到了民國廿年左右才結束焗腦，定居在國姓鄉的大旗村，從興盛的樟腦事業到樟樹斫盡，樟腦事業消失，他的父親何東炎成爲末代腦丁。但因砍伐樟樹而擁有的山園，成爲他們發展的根據地，從種植香蕉而兼任「選別」，因擁有山園而養豬，從深山而淺山，由淺山而平地，由農耕而仕途，因仕途而使兒女各有所成，他的次子更因篤信基督而移民加拿大，沒有農耕的束縛而有基業厚實的推助。

陳貞義的祖父、父親是追逐沃土種植的，他每開墾一地就多了一份農園，從頭汴坑到鹿食水到許可地，讓他累積了厚厚實實的根基，有了這樣的根基，有了嚮導

的指引，這位山中農夫的後代脫胎換骨成爲學界、國家的重要人物，可是他們不捨山土、不捨農園，依然眷愛這裡，卻將農園造林回歸自然。

二、硬頸墾荒山，熬過苦中苦，全家能立足

在這裡墾荒開園的人，通常是帶著「負數」前來的，他們一無所有，他們與在原鄉安定的族人，在平原沃土上的閩人相比，差異是天壤地別的，有基礎的人，是在「正」的根基上乘著助力向上發展進步的，而，遷徙、遊移者及其後代是在「負」的根基下拖著沈重負荷、舉步維艱的慢步向前的，他們之所以能有突破，是絞盡腦汁、費盡心力才斬破難關的，付出的心力自然要比一般人多出許多，對苦難的感受當然也會比別人深刻許多，不過，他們在創建基業的過程中，所得到的歷練，所養成的面對，不怕苦、不畏懼、不服輸、硬頸的態度，是造就他們的子孫攀爬向上的動力。

邱立春、蔡有德、陳貞義的父祖創立自己山園的時候，住的是木頭、竹子、菅榛起造、茅草苫成的房屋，吃的是地瓜與樹薯，過著「住的菅榛屋，吃的是番薯」的日子，但是他們要賣命工作，要挑香蕉翻山越嶺、渡河涉水，要在白天打工，趁著星夜挑樹薯簽到曝曬場，天明後由婦女散開成堆的薯簽曝曬，面對風災雨滂，他們要提早因應，要在香蕉園中插補其他作物，要在其他園中種植替代的產物，要「好天要積雨來糧」。

邱立春家族的轉業是明顯積極的，祖父由隘丁而農人，父親邱阿興兼具農人、商人與公職，無形中，兒子也會積極轉業，但是面對八個兒子六個死於農藥傷害的慘劇，體會到了生命的無常，他們記取這些教訓、感受到安全的重要，拭乾眼淚、咬緊牙關，再站起來，換個方向，繼續奮發邁進。

蔡有德從父親早逝中，感受到的是母親硬頸不怕苦的氣度，雖然奮鬥是寂寞與孤獨的，但他一輩子都在思考如何創造利潤，不斷變換的耕作自己的山園，從香蕉、樹薯、香茅、梅子、李子、紫蘇、藺草、楊桃、茭白筍，當割稻工、當挑夫、捉蝦子、養蝸牛、買香蕉，他用自己的心力創造出厚實的基業。

陳貞義的父祖以種植香蕉為主，但是出產的香蕉卻要挑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才有出售的地方，若非堅毅的態度，若非能忍的決心，若非創造好家園的心境，孰能如此？而他的叔叔早逝與失蹤，他的父親在生活艱難中依然要他們兄弟及堂弟們努力向學，累積出殷實的基礎，終於造就出哈佛博士以及許多好學的後代。

何治郎家族的遷徙就比別人更加費力辛苦，他們沒有固定的家，只有樹林旁的草寮是他們的居所，本來一技在身可以焗腦的，最後落得無樹可焗，改行種香蕉，卻因日本戰敗，香蕉滯銷而生活沒有著落，親人死亡也不能好好埋葬，生育兒女也不能好好撫養，過著「食番薯頭嘍番薯尾」的窘境，這樣的體驗、經歷，感受著羅香林所說的「情願在外討飯吃，不願在家掌灶爐」的客家精神（羅香林，1992），讓他們更能珍惜，把握向上突破的機會，於是在軍中覓得出路，開展仕途。

開山打林、墾荒闢地之後，除了糊口之外，就是要有收入來改善生活了，來到國姓的客家人，隨著市場的需要、隨著商人的吩咐而種植各項作物，他們是多才多藝的，要會趕山豬、嚇猴子、種香蕉、顧香蕉、割香蕉、選香蕉、挑香蕉；要會種樹薯、挖樹薯、剝薯皮、銼薯條、曬薯簽、挑樹薯；要分叢種香茅、割香茅、置大灶、籬炊仔、踏茅草、焗香茅；要挖竹筍、切竹筍、煮筍子、曬筍乾；採李子、醃梅子……商人要什麼他們就能種出什麼，市場要求什麼，他們就挖掉原來的作物種植什麼，能有收入的作物就是他們種植的標的。

三、心存不如人，突破不可能，翻身終有成

客家兒女在尋找生命出口的過程裡，是不斷找尋攀登高峰的路徑的，他們不願安於現狀，不願自我滿足，他們總是「心存不如人，突破不可能」的創造生命的深度。

邱立春自己在師範畢業後就有安適的國小老師生活，他還完成師專、空中大學的學業，充實自己的知識，豐富自己的學養，他的兒子志宇，國中畢業以為念五專就好了，但是與人比較之下，急起直追插班大學、攻讀研究所，而任經理，他的女兒郁文，完成碩士學業之後就在遠東技術學院擔任講師，是有不錯的職業了，但是

不服輸的精神，讓她在撫養兒女之餘更上層樓的完成博士學位，如今是副教授了。

蔡有德的兒子蔡庭昌普考及格，擔任鄉公所獸醫，他卻鑽研鹿隻生態，完成有關水鹿飼養的書籍，他的兒子朋佐，輔仁大學畢業後，迷漫在流浪教師的氛圍中，他卻能突破困局，考取國中教師，擔任教職。

何治郎是腦丁之後，憑著國民小學畢業的學歷，認真汲取、把握機會，在軍中考取軍官，退伍之後在黨部服務，屢任要職，卻還積極進取，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最後轉任縣政府，他的弟弟何炳榮也在財經學校畢業後，以上校退伍，他的兒子孟熹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在鄉公所擔任臨時人員，他不甘安逸努力向上，最近考取了書記官，但是，這還不能滿足他們的心願，要向律師、法官的地位邁進，女兒孟玲在山地學校擔任護士，為原住民的健康奉獻心力，么兒子孟宇靈巧好動，如今是科技公司的經理，都有很好的出路。

陳貞義一家隱埋深山，不懼艱難，耕作不懈、讀書不輟，兒子全都大學畢業，老大貴璋中原大學畢業後歷任中華工程公司等工作，次子貴德高工畢業後不甘蟄伏，完成成大的學業，目前是補教的名師，三子貴賢與妻子林麗瓊從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國服務，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員，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與窮鄉僻壤的國姓鄉竟然可以沒有距離。

四、立穩起跑點，三代有基礎，擊舉歡樂圖

發動遷徙的這一代，通常只是領航者的角色，將子孫帶到這個處女地後，有些人很早就殞落了，像是蔡勇只在自已開發的山園生活三年，像何治郎、陳貞義的祖父在遊牧山林途中，未到終點就過世了，邱立春的祖父在這居所也不過是二十年的光景。

第二代是最辛苦的，邱阿興從農耕而躉甘蔗而公職，讓他的兒子有了轉業的機會，八個兒子除了給人當養子的老五之外，全都轉行，五人及其後人成為商人，二人擔任老師或消防員，他們的子女則又更上層樓，在大學當教授，在竹科當經理；個子不高的蔡有德，用他的雙肩、雙手、雙腳創造出他父親留下來的山林，用山林

生產出來的積蓄購買了新的田地，他的兒子除了老大因腳傷，老二因興趣又回到農耕外，其他的也都轉業成功，擔任公務員、軍人、商人；何東炎的家族追逐樟樹，卻在斫盡樟樹的地方擁有山園，有了這片農園逐步發展而成爲香蕉集貨場的技工，成爲養豬人家，他們的三個兒子看到了父親脫離農耕而漸有的富裕，開始追尋美好的前途，於是從當兵而仕途開展了豐富、精彩的一生，讓第四代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陳貞義的祖父、父親很早就離開石岡的故鄉，到頭汴坑種植香蕉，祖父早逝，父親在頭汴坑的時間也不長，就到了鹿食水，不久又到許可地才安頓下來，他們也是香蕉、龍眼、荔枝、柳丁、麻竹、梅子拉雜的種，長途跋涉的運送產品，讓他的下一代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專心念書進取，培育出大學畢業、哈佛博士的兒子。

誠如羅香林指出的：各家家人各業的兼顧與人才並蓄，於是，家庭中往往有農、工、商、學、仕、兵並存的情景。

是三代人的心血累積成這樣厚實的基礎，讓農家的子弟破繭而出，呈現出令人歡愉的圖像的。

五、感恩與回饋，原本墾荒蕪，如今盼復甦

國姓鄉原本是山林茂密的地方，是在人們大力開墾之後，森林不見了，巨木消失了，土地沒有了森林的涵養，大地不斷受到侵蝕，河川一再變形，地震使人震懾，洪水使人心悸，有心人士早已憂心忡忡，而研究參與者，他們從這荒蕪的大地擷取了養分，滋養了他們的子孫，這些子孫在有了成就之後，沒有忘記大地的賜予，沒有忘記家鄉的恩惠，他們默默的爲地方的鄉親、爲地方的土地奉獻心力。

邱立春擔任社區及老人會總幹事，他爲連絡社區居民的情誼而努力，爲老人的健康，爲老人的旅遊費心盡力；蔡有德曾經擔任卅年的鄰長，曾經創立出租碗盤的工作，使得鄰里的婚喪喜慶不必傷腦筋就有足夠的碗盤可以使用，他帶頭整建鄰內的土地公，凝聚了信仰中心、凝聚了鄉親的情誼，他的兒子蔡庭昌爲故鄉留住美麗的景緻，爲推展造林奉獻心力；何治郎主持國姓報導，發掘地方美好的事務，記錄耆老奮鬥的歷史，出版地方故事，爲文化扎根全力以赴；陳貞義的兒子貴賢熱愛鄉

土，期盼鄉親獨立自主，更希望農業跟上科技，家鄉能有好前途。

更可貴的是，他們原本斫盡山林焗腦、種植，厚實他們子弟向上的基礎，如今子女有了好前途，他們也回饋山林，以或多或少的土地種植樹木、竹子，讓被利用近百年的土地休養生息，恢復地力。

他們從地力中厚實進取的基礎，如今更要在學術、科技、商業、公職的領域裡累積資源，讓下一代也能承接他們的成就，讓農耕子弟也能為社會奉獻更多的心力。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客家人的硬頸特性，在創業奮發的時候是堅忍不拔的毅力，是導致成功的因素，但是在溝通協調的時候或許就是羅香林所說的「剛愎自用」、「自負」、「堅持己見」，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長輩們對其過往交代清楚的不多，甚至有些長輩的行止，是在訪談之後他們的兒女才知道的，因此，許多珍貴的歷史，許多珍貴的關係消失殆盡，殊屬可惜，而許多遷徙者在定居之後，依然從事農耕無法轉業，或者轉業未能翻身，因此，研究者有如下的建議：

一、協助建立有生命意義的族譜，藉以闡揚客家精神

四位研究參與者，在無奈中離開故鄉，深入荒山，冒險進取，他們渡過重重危巖，有了厚實的基礎，在這基礎之上，培育出頭角崢嶸的子弟，他們的奮鬥是成功的，但是成功背後的辛酸、苦楚只存留在自己的回憶裡，並沒有傳承到兒女的記憶中。

通常客家人會有族譜留傳下來，但是族譜只記載每個世系的姓名、學歷、經歷，但是生命的故事鮮少記錄，遷徙中的大事付諸厥如，親戚關係一片模糊，因此，遷徙者能否試著去記錄自己家族的點點滴滴，讓每個家族都有讓自己感動或惕勵的歷史。

行政院客委會近年來推展母語，發展客家文化不遺餘力，如果能開設族譜書寫班，去追尋自己的根源，去了解先人的勤苦，去體會前人的悲怨，對每一人生命的成長、社會的和諧應該是有助益的。

二、協助未能轉業、未能翻身者，能有正面、積極的工作

嚮導的引領應該是轉業之後能否翻身的重要關鍵，邱立春的兄弟在無血緣兄弟的引領下，進入看似十分賺錢的行業，卻有六人賠上了寶貴的生命，這樣的經歷讓他們避開這樣的風險，轉換另一個跑道；陳貞義的兒子因為太太的弟弟是學校教授，有了明燈可以師法，於是兒子們奮力向著高學歷進取，但是能記取教訓，能有明燈指引的山區兒女畢竟有限，於是，國姓鄉目前仍舊有許多的人，無法脫離農耕，農耕所得又不足以糊口，當年香茅、香蕉、樹薯、果樹的山林已經不符市場需要，於是許多的土地都投入種植檳榔的行列，種檳榔、割檳榔、剪檳榔、賣檳榔成為常見的街景，而吸毒、販毒事件也屢有所聞，九二一大地震之後雖然政府輔導鄉民經營民宿，但是在國道六號開通之後，來去匆匆的人加多了，停下腳步的人減少了，國姓鄉民又陷入徬徨無奈之中，如何協助他們走出困境應該是政府及大家努力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省思

身為客家人，寫客家人的故事，本來就相當貼近的，而研究者的經歷與研究參與者的經歷有許許多多相似之處，寫來不只熟悉更有許多感觸。

研究者的曾祖父也來自東勢，曾祖父約在民國五年來到國姓「上打尖」的「苦坑口」，向巫姓的地主租賃不到十甲的田地播種，稍為安定了，就邀自己的姐夫妹婿一起前來耕作，家族繁衍之後又向林務局承租林地，開始「開山打林」，種香蕉、種樹薯、種香茅、種李子、摘梅子、種桑養蠶、植杉造林……。

一、緬懷過去，珍惜現在，惕勵未來，感恩惜福

本文四位研究參與者住的是菅榛編成的牆壁，茅草苫成的屋頂，研究者在十六歲之前，家裡部分的住屋還是土角砌成，茅草苫頂的，夏天老鼠多，牠們會躲在多年疊累的茅草屋頂內，以老鼠為食物的蛇會在晚上展開追逐，在屋頂的追逐中，蛇一不小心就掉落到蚊帳上；縱使部份屋頂是蓋臺灣瓦的，由於住處就在山園中，蛇還是可以爬到屋頂下的樑柱追逐嬉戲，那種肆無忌憚的景象，如今想來都還會雞皮疙瘩，廳堂中、床舖下躲著蛇也是常有的事；下雨天屋頂滲水，出動家中所有鍋子、盆子接水都不足以應付，如果連續下幾天的雨，泥濘的地面常使人跌倒，腳指頭要用力抓地才不會滑倒。

研究參與者的「食番薯頭嘜番薯尾」是感同身受的，研究者家中經常缺米、缺菜，晚餐前，祖母常會要研究者到親戚家借米，伯婆、叔婆由笑臉而不悅的變化是看得出來的；向米店賒米也是常事，米店老闆跟祖父是好朋友，我們收成的米也都寄放在他的米店，但是也有不賒的時候，祖父的乾咳聲、來回踱步聲、祖父的鬱悶、祖父的無奈，儘管都過了五十多年了，記憶至今依然清晰；自家種有許多青菜，水溝邊有蕨類等野菜，在沒有油，沒有醬油的時候，川燙的青菜加些鹽水及大蒜就是配飯的菜肴。

研究者跟著家人耕過田、曬過穀、種過香蕉、挑過香蕉、種過地瓜、剝過蔗葉、養蠶、撿蝸牛、養牛，那種負重上山、下坡、涉水、農事的忙碌是難以或忘的，對於四位研究參與者的先人要挑香蕉到十數、數十公里外繳交的艱辛，那種半跑半走、蹬爬向上、負重下坡、氣喘咻咻、汗水直滴、毛巾擰出汗水來、扁擔磨破肩頭的景象，都還可以在腦際裡播映出來。

讀書是家人重視的，但是，讀書要繳學費。國校的作業要查字典，家裡只有一本沒有部首的破字典，祖父、叔叔幫我翻了一個晚上還是找不到那個字。應該是念初中二年級註冊前，祖父看到註冊的日子到了卻沒有錢，找來牛販看家裡那頭唯一的耕牛，談好價錢收下了錢，祖父牽著牛到河邊，牛販等在對岸接牛，祖父要牛過河，牛不動，用石頭丟牠，牠只移動些許就佇立河中，丟再多的石頭牠還是動也不

動，祖父噙含著淚水，叫祖母將牛販方才給的錢拿來還給人家，祖母含淚捧著謝籃蓋上的錢交給牛販的景象終身難忘。高中在專門供應學生午晚餐的同學家搭伙，繳交餐費的時間到了，沒錢繳交，積欠人家餐費的結果，同學高興的吃飯，自己一碗就「飽」了。

轉業成功是人人期待的，可是，轉業不成卻也是莫大的禍害，父親很有生意頭腦，看到國姓鄉有無數松樹、檫木，就與林務局的人員「合作」，半標售半盜伐，賺錢了他就結交「女朋友」，媽媽就離家出走；伐木的事跡敗露了，他就進入監牢。兄弟們沒有父愛，更也沒有母愛。父親從木材買賣而開設鋸木工廠，開工廠要資金，就請祖父拿出田契，由祖父出面貸款，請親戚作保，或許是父親不擅理財，沒多久，法院來查封家裡及親戚的財產，弄得親戚交惡，惡性循環的結果讓我們繳不起學費、財產一塊塊消失，曾祖父、祖父創業的成果全都賠了進去，研究者的兄弟全都要白手起家。

研究者的二弟初中畢業就跟著父親做木材生意，學會了磨鋸、鋸木，後來就自行創業，有了自己的工廠。三弟會念書，可是，有時家裡連交通費都不給，他只好每天騎五十公里的腳踏車來回草屯與國姓之間上學，初中畢業只好去考士官學校，幸好他上進，後來考取軍官班，以中校退伍。四弟是在我們協助下念高工的，他有了一些技藝，後來朝著機械方面發展，有了自己的工廠，在景氣好的時候有過應接不暇的生意。

研究者出生四個月就跟著祖父母，是比較幸運的，可是十九歲結婚時，祖父過世二年了，儘管平時住在祖厝，可是要回那裡結婚是不被允許的，只好在父親的鋸木工廠內隨便搭個新房，研究者的孩子出生了，連九塊錢一包的代奶粉錢都不可得，後來在祖父朋友的幫助下，內人在公所上班，我服兵役，兩個小孩的教養就都由內人上班所得支應。

祖父是在民國五十五年（1966）的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時四十八分死於肝、膽、腸、胃癌的，祖父曾任鄉代表會副主席、農會理事長、村長，是地方的意見領袖，他在民國四十七年（1958）間雇請工人修築南港溪河邊的土地成為田地，田地

完成了，八月六日插秧的那天夜裡，豪雨不斷，第二天，河水暴漲，種植更近河岸的相思樹—祖父說要給我做爲大學學費的樹林，被急驟的洪水連根推移，整片樹林像會走路一樣，一棵棵的往下游走，走到數十公尺才慢慢倒下去，消失於洪流中，新闢的稻田也消失無蹤，第二年，再修稻田，又來了「八、一」水災，耗費無數工資修築的稻田成爲河床與石礫，第三年，改闢山園種香蕉，近十甲地豐收的香蕉，被霜害侵擾得不能收成，後來祖父又爲人作保，那人挪用公款，將研究者的祖產查封，天災加上作保與父親借貸的人禍，研究者家中的財務一直是負數。

疼愛研究者的祖父死後，曾有輟學的念頭，縱使上學了，也希望周末趕快到來，好由南投市返回家裡，在周日前往祖父的墳上，看看墓碑、摸摸黃土、拔拔雜草、說說近況、擦擦眼淚，再搭公路局的汽車回到高中的租賃處，到祖父墳上陪祖父的日子，由五十五年（1966）到五十八年（1969）八月服兵役時才告一段落。

祖父過世那份刻骨銘心的悲愴，那份失落無所依恃的悲涼，親人永別卻又不捨的那份牽掛，四十年後進行家鄉耆老訪談時，也就更能體會邱立春的祖父背著先人骨骸遷徙的心境。

服完兵役返鄉，內人考取了台中體專夜間部，圓了她本來可以保送入學的夢，而研究者當時以高中畢業的學歷找工作是困難的，於是兼了許多工作，合會的收款員、後備軍人的秘書、報紙營業處的主任，說好聽是主任，其實是接送報紙的人，女兒、兒子上學了、就要他們走路沿街分送報紙給訂戶，內人上班前則騎著機車送巷子內的訂戶，研究者則騎機車送遠端的人家。

由於有了租賃的報紙「營業處」，除了二弟、二妹仍在工廠，三弟在軍中，三妹、四妹予人當養女外，全家算是團聚了，母親向枇杷農買來枇杷做生意，有了自己的工作，可是一家七口有五人上學，雖有忙不完的工作，卻是入不敷出的，也只能住在七·八坪租來的小房子內，母親常嘆：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會過完？

由於自己對攝影有興趣，報社的營業處主任是可以兼特約記者的，於是在送報紙、收報費的途中看到好的、美的、奇的事物就寫到報社去，當年，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又愛沿著中潭公路往日月潭，常有機會採訪他接近民眾的新聞，寫多了，或許

是合乎報社的需要，就由特約記者而駐區記者轉而成爲雲林縣的專任記者，後來調回南投在採訪太極狹谷的新聞中，受到報社的肯定，破格納入編制內記者，調到臺南市服務，而後轉任臺南縣的特派員，在此當中則利用機會完成二專的學業。

內人雖然不是客家人，但在客家莊長大，「婦女耐勞、自重自立」的特性，在她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她每天要通車來回近百公里到台中上學，有時跑完田徑場回來，腳痠得難以跨上機車，第二天還是要幫忙送報紙，要上班，還要爲弟妹們煮飯燒菜，她從不喊累嫌煩，體專畢業後在家鄉的國中擔任體育老師，當時研究者兼任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秘書，家裡經常有客人，她在中午下課回來馬上炒菜招待，自己常常忙得沒有時間吃中餐，多年的忙累，讓她的身體增加許多病痛，不過因爲她有穩定的收入，才讓家庭生活趨於安定。

女兒輔仁大學廣電系畢業，在朋友的廣告公司服務後，進入 TVBS 擔任記者，主跑兩岸三地，她對工作相當投入也成爲主播，在 TVBS 由香港遷回臺灣時，她選擇留在香港並轉任衛視鳳凰台，擔任主持人；兒子喜愛旅遊，在世新畢業後帶團多年，後來轉往攝影方面發展，開設影像輸出中心，由於迭有創意，已經有了自己的店面。研究者也協助父親解決債務、到法院協議使工廠免於拍賣，他年老生活困頓時，也設法讓他有安定的生活。

研究者在報社精簡人事時率先「優惠離職」，讓兩位有家眷的同事繼續留在臺南縣服務，其他的就儘量安置到其他單位，讓同事們不因人事精簡而失業。研究者利用離職後的空閒，返回故鄉協助耆老訪談，記錄鄉親的生命故事，讓客家人堅毅奮發、吃苦耐勞、不向命運低頭的精神長留客家兒女的心中，而研究者也因此得到進入研究所研究的動力，要爲國姓鄉留下了更深入的生命意義。

從研究參與者的身上，也看到自己的從前，重拾了生命的歷程，其實幸與不幸都是一項幸福，幸，讓自己在發展的過程平坦順利，不幸，讓自己在奮鬥的過程有更多的空間，不管幸與不幸都要感恩知足，更要將這份感恩知足的心做爲傳承。

二、把握機會，穩健踏實，嚮導引領，創造坦途

四位研究參與者中，邱立春的祖父邱武暖掌握著開山墾荒的好時機，辭去隘丁的工作，竟得了安身立命的家園，雖然單丁獨子卻繁衍出八男二女，是枝繁葉茂的，可是在轉業的過程中，勇往直前忘卻了安全的重要，於是，農藥讓他的子嗣折損多人，連續死亡的攪動應該是椎心刺骨的痛，卻也是刻骨銘心的動力，多數的子女都已離開這項行業，轉向發展，不在農藥這個行業的更是珍惜既有的行業，卒能翻身而上，到達社會的高層。

蔡有德雖然幼年失怙、中年喪手足，但是他在母親的帶領下，「好天要積雨來糧」，有了收入就趕緊儲存糧食，存放更多的現金，增購田園，興建堅固的房屋，不會有了錢就大吃大喝，散盡積蓄，他也是善於利用時間的人，早餐前就挑出香蕉，白天當工人星夜忙家務、農閒捉蝦子、收蝸牛、買香蕉，他時時刻刻都在累積財富，儲蓄能量，雖然他的父親是「七淘人」，雖然他們是白手起家的，但是，貧窮之於他們是遙遠的，許多成功的客家人不也是秉持著「喜歡儲蓄，善於策畫」的客家人特性而來的？

何治郎雖然只是國校畢業，但是他能自修充實，不斷學習檢討，捉住任何可以使自己成長的機會，於是，以二等兵入伍以軍官退伍，他更也與人為善，在當軍官的時候結識一些好朋友，待人就像播種，到處散播好的種籽，讓他擴散滋長，天道好還受惠的也會是自己，何治郎就因為有了好朋友張正義，於是進入了國民黨部服務，在黨部服務期間努力向上完成空中行專學業，取得乙等考試及格，最後在黨部升遷困難的時候能夠轉行成為國家公務員，而能以一級主管退休，由於他的努力，也引領自己的兒女走向仕途。

自己要摸索出一條道路，是需要經過許多挫折與失敗的，如果有了好的嚮導，有了學習的典範，只要自己有毅力可以度過艱辛，出口一定是光明的，陳貞義因為有了當教授的內弟，知道當教授不必像自己耕作的辛苦，也幸好是他內弟的協助，讓自己的兒子可以住在舅舅家裡，專心向學，一步一腳印的達到自己的目標，世界知名學府的博士，國家最高研究機構的榮耀。

人生不能彩排，把握住機會，選對嚮導，自己的努力才不會白費，才能步上人生的坦途。

三、心繫國姓、發掘國姓，發揚國姓

選擇國姓鄉客家人的遷徙轉業翻身做為研究題目，除了自己是國姓鄉的客家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姓鄉一直是鮮少有人注意的鄉鎮，國姓鄉到現在還沒有鄉志，開發的經過鮮少書諸文字，而前來這裡開發的第二代都已耄耋，他們親身的經歷隨時都會消失，到了第三代也只能是聽聞傳說而已，如何儘速凝結他們的記憶，發掘他們開發故事的工作迫在眉睫，而客家語言的流失、客家精神的傳承也都令人憂心。

南投縣有十三個鄉鎮，國姓鄉夾在埔里與草屯兩大鎮之間，國姓鄉只是前往兩大鎮路過的道路而已，國姓緊鄰仁愛鄉，仁愛鄉有蕙蓀林場，有清境農場、有合歡山、霧社、廬山等觀光景點，國姓鄉也只是借道而過的地方而已，因此，九二一大地震在國姓鄉南港村的澀仔山引爆，馳援的物質卻到了埔里、集集，好幾天之後才被發現這裡才是最大的災區。

國姓鄉有七成五的客家人，可是他們來自新竹、苗栗、東勢，是零散的遷徙，不是大量的遷移，早年大家為著拚生活，那有餘力去回顧、保存這些文化，客家研究也只及於那些客家人口較多的縣市，國姓鄉是被漠視的。

客家人每會敬重他人，一群人談話如果有個非客家人，他們就會用非客家人聽得懂的語言來交談，或者說一遍客家話，再說一遍閩南語或國語，久而久之，自己的語言流失了，成為福佬客或國語人都不自知，留住母語，常說客家話，當然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客家的晴耕雨讀，淳樸保守，尊文重教，喜歡儲蓄，善於策畫精神，隨著外來文化的衝激，也將被腐蝕稀釋而難以保存，加入更多前人的生命故事，讓故事喚起潛藏在血液中記憶，去善用他們的特性，保住客家人的傳統與美德，自然也是燃眉之急。

雖然本研究者在二十年前因工作調動而搬遷到南部，但在國姓仍然保有一間房

子，隨時都可以「回家」，心繫國姓的情懷依舊，希望這個研究能使更多人注意國姓、重視國姓、發揚國姓客家的精神。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尹章義（1989）。**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市：聯經。
- 王世慶（1994）。**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市：聯經。
- 王秋絨（2008）。**文獻探討在質性研究中的功能與撰寫**。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教社所。
- 王賡武（2005）。**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
- 石岡鄉公所（1989）。**石岡鄉志**。振暉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 江運貴著；徐漢斌譯（1996）。**客家與台灣**。台北市：常民文化出版。
- 杜奉賢（2007）。**國姓鄉志稿**。未出版。
- 宋秋蓉（1992）。**青少年生命意義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論文。
- 易之新譯（2008），歐文·亞隆著。**存在心理治療**。臺北：張老師文化。
-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米高·奎因·巴頓（Michael Quinn Patton）原著。**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縣新店市：桂冠。
- 吳子光（1996）。**臺灣紀事**。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吳天堂（2005）。**南投縣國中原住民學生族群認同、自尊與生命價值觀相關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美華、吳凱琳譯（2004），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史蒂芬絲（Deborah C. Stephens），海爾（Gary Heil）。**馬斯洛人性管理**。臺北市：商業周刊。
- 房學嘉（1996）。**客家源流探奧**。臺北市：武陵。
- 東勢鎮公所（1995）。**東勢鎮志**。台中市：恆藝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臺北市：聯經。
- 林益厚（1983）。**人口遷徙與社會流動**。都市計劃第九卷第一期：55-64 頁。
- 松本一男（2007）。**客家人的力量**。臺北：新潮社。
- 雨青（1994）。**客家人尋「根」**。台北市：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 星雲（2008）。**人間萬事一人生的站**。（人間福報）。第一版

- 南投縣政府（2007）。**國姓采風**。南投市：南投縣政府。
- 南投縣國姓鄉公所（1999）。**國姓鄉故鄉再生及及份二山紀念區整體規劃**。
-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 南投縣國姓鄉文史采風協會（2006）。**國姓地名初探**。台中市：協誠美術廣告有限公司。
- 客家文化季刊（2006）。**教育全方位 客語永流傳**。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施琅（1995）。**靖海記事**。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侯冬芬（2004）。**雲嘉地區資深榮民生命意義、死亡態度與生活品質之相關性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正光主編（2007）。**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徐登志演講（2002.3.23）。臺南市客家研討會。
- 根津 清（1995）。**最強的華僑集團**。臺北市：絲路。
- 關屋牧譯（1991），高木桂藏著。**HAKKA 日本人筆下的客家**。台北市：一太打字。
-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市：麗文文化。
-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 18 堂課：揚帆再訪之旅**。高雄市：麗文文化。
- 徐明珠（2008）。**規劃生涯彩虹從小開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評論。
- 莊耀嘉（1997）。**馬斯洛**。臺北市：桂冠。
- 國姓鄉戶政事務所（2008、9、30）。**人口統計**。
- 莊吉發（2002）。**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連雅堂（2001）。**臺灣通史**。臺北市：黎明文化。
- 陳連棟（2004）。**清代客家蒸嘗組織與渡臺移墾運動—以頭份林敏盛嘗為例**。
- 台灣運動與社會發展研討會彙編：8-9。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8-9 頁。
- 趙可式、沈錦惠合譯（2006）。Frankl, V.E. (1959).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台北市：光啓出版社。

曾氏族譜編輯委員會（1999）。**曾氏族譜**。台中市：台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
曾應鐘（2006）。**父斷禽獸根，子續客家魂，兩代皆奇葩，山歌滿鄉間**。

南投國姓：國姓報導。

曾應鐘（2006）。**□出家庭，□出建設的挑夫—戴榮山**。南投國姓：國姓報導。

傅偉勳（2006）。**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台北縣：正中。

楊韶剛（2001）。**尋找存在的真諦—羅洛梅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台北：貓頭鷹。

溫紹炳（2004）。**台灣樟腦產業與客家人社會地位提升之研究**。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廖景淵（2000）。**再夢台灣之寶**。台北縣：山河文史工作站。

臺省文獻委員會（1992）。**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四經濟志林業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齊力（2006）。**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教社所。

劉還月（2000）。**台灣的客家人**。北市：常民文化。

劉還月（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南投市：省文獻會。

鄧迅之（1982）。**客家源流研究**。台中市：天明出版社。

謝重光（1999）。**客家源流新探**。臺北市：武陵。

謝重光（1999）。**海峽兩岸的客家人**。臺北：番薯藤文化叢書。

鍾肇文（2006）。**客家人移民國姓鄉史**。屏東：六堆風雲雜誌社：36頁。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北市：南天。

辭海（1973）。**辭海**。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

釋慧開（2007）。**人生意義的探索—活出意義來**。

生命意義·臨終關懷與生命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吳鳳技術學院：55-64頁。

客委會（2008）。<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9832&CtNode=1657&mp=256&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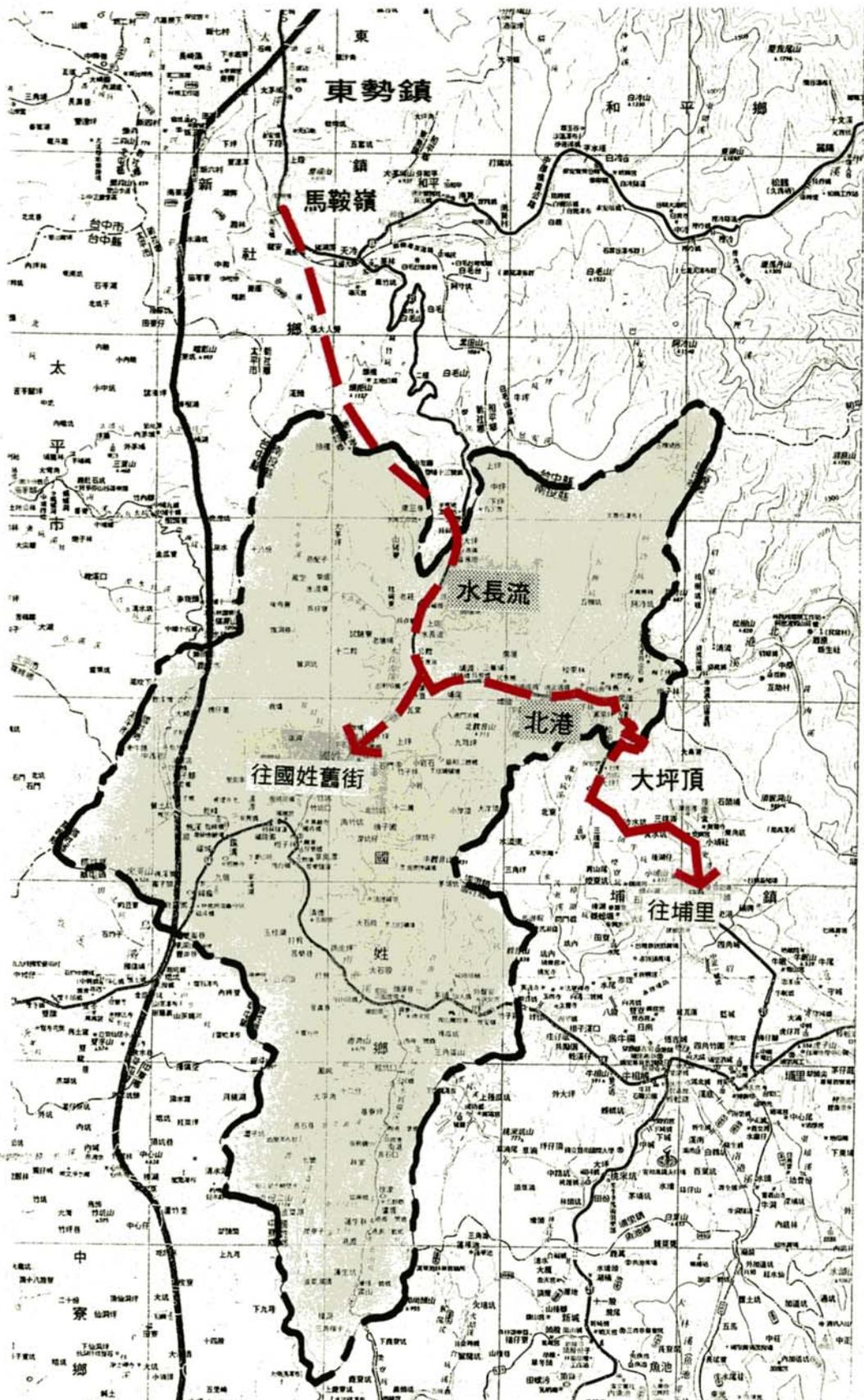
[國姓鄉全球資訊網 http://www.guoshing.gov.tw/1-1.asp](http://www.guoshing.gov.tw/1-1.asp)

維基百科（2008）[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A2%E5%AE%B6%E4%BA%](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A2%E5%AE%B6%E4%BA%BA&variant=zh-tw#.E5.85.AD.E6.AC.A1.E4.B8.AD.E5.8E.9F.E8.BF.81.E5.BE.99.E8.AF.B4)

[BA&variant=zh-tw#.E5.85.AD.E6.AC.A1.E4.B8.AD.E5.8E.9F.E8.BF.81.E5.BE.99.E8.AF.B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A2%E5%AE%B6%E4%BA%BA&variant=zh-tw#.E5.85.AD.E6.AC.A1.E4.B8.AD.E5.8E.9F.E8.BF.81.E5.BE.99.E8.AF.B4)

貳、英文部分

- Boorstein (Ed.) ,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Plao Alto C. A. :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 Bunnin Nicholas. (2001) .*Dictionary of wester philosophy*: English-Chinese eng/Crase.D. (1980). *The marking of death educator*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Ed 196 370.)
- Crumbaugh , J. C. (1973). *Everything to gain : Aguide to self - fulfillment Through logo analysis*.chicago : Nelson - Hall Company.
- Fabry , J. (1995). Use of the transpersonal in logotherapy. In. S.
- Froehle , T. C. & Herrmgnn , M. A. (1989). Meaning and the quest for The good life , *Counsel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 21 (9) . 3 - 12.
- Hedlund , D. E. (1977). Personal meaning : The Problem of educating for Wisdom. *Personnel and Guidance Journal* , 602 - 604.
- Rabbl, E. A. & Grollman, D. D. (1977). *Explaining death, to children*.*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 57 (5) , 336-339.
- Yalom , I. D. (1980).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 New York : Basic Books.



1 研究參與者的遷徙路線圖（引自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圖 1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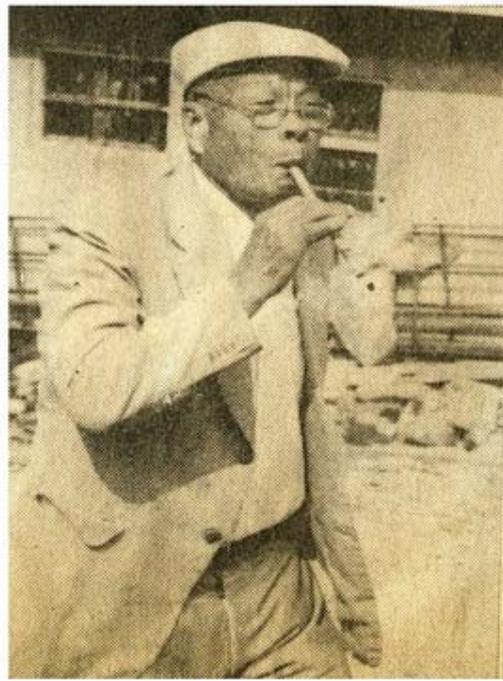


圖 3

圖 4

2 圖 1：焗香茅的炊仔，與焗腦設備類似（研究者 2006 年攝）圖 2 末代腦丁何東炎穿著腦丁服（何治郎提供）圖 3 摘梅子的情形（研究者 1973 年攝），圖 4 吹笛子通知閹豬的情景。（研究者 1982 年 3 月攝）



3 國姓鄉早期由木頭竹篾建造的住屋。(研究者約 1973 年間攝)



4 國姓鄉早期由茅草泥土建造的房屋。(研究者約 1973 年間攝)



5 早年國姓鄉民堆石籬架竹橋交通。(研究者約 1973 年間攝)



6 冬天河水小國姓鄉民以竹橋交通。(研究者約 1969 年間攝)



7 牛可以耕田也用來運輸貨物，在農村佔有重要地位。(研究者 1975 年間攝)



8 挑運是國姓山區最主要的搬運方式。(研究者約 1973 年間攝)



9 嘉義農試所人員在國姓教導蕉農施肥。(研究者 1965-66 年間攝)



10 盛裝香蕉的竹簍。(研究者 1976 年 6 月攝)



11 國姓鄉重要的產業—稻米及收割情形。(研究者約 1965 年間攝)



12 國姓鄉民曬稻穀。(研究者約 1965 年間攝)



13 邱立春家族祭拜祖先。(邱立春提供)



14 蔡有德家族祭拜祖墳。(蔡庭昌提供)



15 何治郎家族回到苗栗祭祖。(何治郎提供)



16 陳貴賢(後左)林麗瓊(後右)兩位哈佛博士與其父母陳貞義伉儷。(研究者 2009 年 1 月攝)



17 國姓鄉有山多、平地少、檳榔多的特色（研究者 2006 年攝於國姓鄉國姓村）



18 國姓鄉目前最大宗的產業檳榔（研究者 2009 攝於國姓鄉）



19 清代防止原住民出草在隘勇線上設置的槍櫃。(國姓鄉民陳恩堂仿造，研究者 2009 年攝)



20 山清水秀的國姓鄉。(研究者 2006 年攝)

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長輩、好友，您好！

我是曾應鐘，因為有您敘說的精彩生命故事，才使我有勇氣在五十八歲的時候成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研究的主題是：「從遷徙轉業翻身談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以國姓鄉為例」

這項研究是要探究您或您的祖先為何離開原鄉、為何遷至這裡、遷徙的過程、遭遇的困難、奮鬥的經過、在過程中產生的生命意義、未來展望等等，研究裡將會記錄、回憶先人或自己的生命歷程，相信您對這樣的計畫會有興趣。

誠摯的邀請您一起參與這篇論文，讓我們共同創造這篇論文，深信有您的參與，論文會更具意義。論文資料的收集將會使用錄影、錄音、照相而後進行選取、分析、詮釋，同時會使用真實姓名，這些都將在您的同意下進行，訪談內容分析完成之後，將會送一份給您確認，您將保有內容的刪修權。

敬愛的長輩、好友，如果您同意我的邀約，請在本同意書上簽名，讓我們為國姓鄉的遷徙故事留下美好、有意義的回憶。

受訪者：邱之青

研究者：曾應鐘

98年1月18日

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長輩、好友，您好！

我是曾應鐘，因為有您敘說的精彩生命故事，才使我有勇氣在五十八歲的時候成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研究的主題是：「從遷徙轉業翻身談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以國姓鄉為例」

這項研究是要探究您或您的祖先為何離開原鄉、為何遷至這裡、遷徙的過程、遭遇的困難、奮鬥的經過、在過程中產生的生命意義、未來展望等等，研究裡將會記錄、回憶先人或自己的生命歷程，相信您對這樣的計畫會有興趣。

誠摯的邀請您一起參與這篇論文，讓我們共同創造這篇論文，深信有您的參與，論文會更具意義。論文資料的收集將會使用錄影、錄音、照相而後進行選取、分析、詮釋，同時會使用真實姓名，這些都會在您的同意下進行，訪談內容分析完成之後，將會送一份給您確認，您將保有內容的刪修權。

敬愛的長輩、好友，如果您同意我的邀約，請在本同意書上簽名，讓我們為國姓鄉的遷徙故事留下美好、有意義的回憶。

受訪者：蔡有德

研究者：曾應鐘

98年1月17日

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長輩、好友，您好！

我是曾應鐘，因為有您敘說的精彩生命故事，才使我有勇氣在五十八歲的時候成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研究的主题是：「從遷徙轉業翻身談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以國姓鄉為例」

這項研究是要探究您或您的祖先為何離開原鄉、為何遷至這裡、遷徙的過程、遭遇的困難、奮鬥的經過、在過程中產生的生命意義、未來展望等等，研究裡將會記錄、回憶先人或自己的生命歷程，相信您對這樣的計畫會有興趣。

誠摯的邀請您一起參與這篇論文，讓我們共同創造這篇論文，深信有您的參與，論文會更具意義。論文資料的收集將會使用錄影、錄音、照相而後進行選取、分析、詮釋，同時會使用真實姓名，這些都會在您的同意下進行，訪談內容分析完成之後，將會送一份給您確認，您將保有內容的刪修權。

敬愛的長輩、好友，如果您同意我的邀約，請在本同意書上簽名，讓我們為國姓鄉的遷徙故事留下美好、有意義的回憶。

受訪者：

何玲郎

研究者：

曾應鐘

98年1月18日

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長輩、好友，您好！

我是曾應鐘，因為有您敘說的精彩生命故事，才使我有勇氣在五十八歲的時候成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研究的主題是：「從遷徙轉業翻身談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以國姓鄉為例」

這項研究是要探究您或您的祖先為何離開原鄉、為何遷至這裡、遷徙的過程、遭遇的困難、奮鬥的經過、在過程中產生的生命意義、未來展望等等，研究裡將會記錄、回憶先人或自己的生命歷程，相信您對這樣的計畫會有興趣。

誠摯的邀請您一起參與這篇論文，讓我們共同創造這篇論文，深信有您的參與，論文會更具意義。論文資料的收集將會使用錄影、錄音、照相而後進行選取、分析、詮釋，同時會使用真實姓名，這些都會在您的同意下進行，訪談內容分析完成之後，將會送一份給您確認，您將保有內容的刪修權。

敬愛的長輩、好友，如果您同意我的邀約，請在本同意書上簽名，讓我們為國姓鄉的遷徙故事留下美好、有意義的回憶。

受訪者：陳貞義 研究者：曾應鐘

98年 1月 19日

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長輩、好友，您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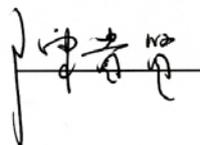
我是曾應鐘，因為有您敘說的精彩生命故事，才使我有勇氣在五十八歲的時候成為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研究的主题是：「從遷徙轉業翻身談客家人的生命意義—以國姓鄉為例」

這項研究是要探究您或您的祖先為何離開原鄉、為何遷至這裡、遷徙的過程、遭遇的困難、奮鬥的經過、在過程中產生的生命意義、未來展望等等，研究裡將會記錄、回憶先人或自己的生命歷程，相信您對這樣的計畫會有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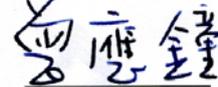
誠摯的邀請您一起參與這篇論文，讓我們共同創造這篇論文，深信有您的參與，論文會更具意義。論文資料的收集將會使用錄影、錄音、照相而後進行選取、分析、詮釋，同時會使用真實姓名，這些都會在您的同意下進行，訪談內容分析完成之後，將會送一份給您確認，您將保有內容的刪修權。

敬愛的長輩、好友，如果您同意我的邀約，請在本同意書上簽名，讓我們為國姓鄉的遷徙故事留下美好、有意義的回憶。

受訪者：



研究者：



98年1月19日

附錄二

訪談大綱

- 一、爲何放棄原鄉？是何產業吸引投入新鄉？想要追尋的目標是什麼？
- 二、遷徙的過程？田園的開發？突破生活困境的過程？遇到困難時支持的力量是什麼？
- 三、產業的抉擇？產業的轉換？易植追價、轉業翻身的心路歷程？奮鬥的目標是什麼？想要實現的是什麼？什麼事是最得意的？什麼事是最難過的？辛苦是否有代價？
- 四、如何促使兒女向上，由基層的農耕進入理想生活的境地？
- 五、土地的現況？兒女的職業？未來的目標？

附錄三 文本分析範例—編碼

The screenshot displays a text analysis software interface. The main window shows a transcript with line numbers and text.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vertical list of annotations (codes) applied to the text. The interface includes a menu bar at the top with options like 'File', 'Edit', 'Documents', 'Quotations', 'Codes', 'Memos', 'Networks', 'Views', 'Tools', 'Extras', 'Windows', and 'Help'. Below the menu bar is a toolbar with various icons. The transcript text is as follows:

029 答：很久了，不記得了，一、二十歲走過，後來馬路便利了，就坐車比較多了。
 030 問：沒印象了？
 031 答：印象較沒了。
 032 問：當時離開的原因是什麼？
 033 答：我爸爸他們是開園種香蕉，當時這位比較卡無人開墾，就來這位買園開園，後來就日本時候有人許可種甘蔗，這裡地比較沒那麼陡，有十八甲多，一個人沒那麼多錢，就邀四、五人股東，股東買下來，我爸爸將由「鹿食水」來這位，該位本來也有屋，買這之後，才又在這裡起屋。
 034 問：你五歲來到「鹿食水」，請問在那兒待多久？
 035 答：差不多九歲搬下來，可能是這樣，我爸爸他比較早下來，來這開園，我是比較慢來。
 036 問：七十多年了，來這裡是種香蕉或種甘蔗？
 037 答：我爸爸來時種香蕉，是說這裡位卡早係許可地，是日本時代，對糖比較需要，比較有人在種甘蔗，（說福佬話會不會比較方便？他們聽得懂嗎？我是說福佬話我也會說啦！是說我若說客家話有人會聽不懂。）（澤芳只有我聽不懂而已啦，不要緊，說客家話沒關係）（庭昌說客家人比較順）我是什麼都可以，但是都沒有很徹底。
 038 問：轟著來講好了，需要解釋再用福佬來解釋。這裡開始時種香蕉，還有種什麼？光復以後香蕉價格就不好了，外銷就壞了。
 039 答：嗯，照講嗎識種過荔枝、龍眼，我是園較遠，翻過台中縣那邊的林班地，那時候曾向人買些種梅子、種麻竹，可以說拉雜著做。
 040 問：種荔枝、龍眼有沒有賺到錢？
 041 答：荔枝裡位比較不合，比較寒冷，可以收成的時候外邊已經收成結束了，可以說連工廠都不要了，後來就鋸掉了，那較晚期種些龍眼，那時龍眼工價便宜採收之後還可以。
 042 問：有沒有培乾？
 043 答：培乾當時是沒有的。
 044 問：後來做文市？
 045 答：賣給別人，賣畀販仔。
 046 問：請教你，那時候種香蕉，要如何運輸？
 047 答：一旦都用擔的，我年輕的時候，我爸爸他們都還挑到龜仔頭，我爸爸剛過來的時候還挑到頭汗坑那邊。
 048 問：那時，許可地是五個人來，共有三甲多地，後來林班地合起來，面積最大的時候有多少？
 049 答：我想不起來了，以前我爸爸他有四兄弟，第二的叔叔較早過世，第三的叔叔到海外沒回來，第四的叔叔因為十七、八歲生病，生病之後半邊的身體破相了，我爸爸可以說有責任自己的弟弟的小孩照顧他，當時很苦，沒有受什麼教育，對教育又很重視，所以那時我們都走到福龜國小那裡受日本教育，和叔伯兄弟姐妹都是國小程度的教育。
 050 問：這樣就不容易了，那時讀書那時讀書幾點要出發？
 051 答：可以說要很早，我最早還在上面的時候，後來從這裡也需要點半鐘的樣子。

The annotatio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nterface include:

- 荒地開園種香蕉
- 浪跡山林覓家園
- 合夥購買許可地
- 百年蕉農動創新
- 光復之後外銷糟
- 荔枝梅子拉雜種
- 鋸掉荔枝種龍眼
- 晨擔香蕉黃昏歸
- 香蕉挑到頭汗坑
- 迢迢路途勤求學
- 兩弟遺留五子女
- 重視教育傳子孫
- 家族十子齊上學

At the bottom of the window, there is a taskbar showing several open applications: 'New Her meneu...', 'Looking for back...', '邱立春 - ATLA...', '蔡有德 - ATLA...', and 'backup of 陳貞...'.

附錄三 文本分析範例—集合多個文本中相同意義單元的段落

4 quotation(s) for code: 嚮導引領爭上游

Quotation-Filter: All

HU: backup of 陳貞義

File: [G:\生死學\論文\研究計畫\我的論文\內容\故事編碼\backup of 陳貞義.hpr5]

Edited by: Super

Date/Time: 09/05/15 11:20:55 上午

第一份逐字稿

P 1: 陳貞義060521.doc - 1:21 [台中一中。住他舅舅家。兩位都住他舅舅家？ 答：栽培這些小孩..]
(155:162) (Super)

Codes: [教授舅舅是助力] [嚮導引領爭上游]

No memos

台中一中。都住他舅舅家。兩位都住他舅舅家？

答：栽培這些小孩他舅舅「蹭」很多，可以說不用錢，要拿給他他也不拿，事實上，他舅舅、他舅媽功勞很大。(夫人插嘴)他當教授的人

問：在那當教授？

答：他是台中師院的教授。

問：有沒有貼點餐費？

答：沒有，我也不是做不到，要拿給她她不要。

問：舅舅叫什麼名字？

答：張范水旺，彰化縣的人(夫人插嘴)你問問這麼多要做什麼？

第二份逐字稿

P 2: 陳貞義090119.doc - 2:17 [請教您，如何教育孩子成為這麼傑出的人？ 答：事實上是小孩..]
(16:17) (Super)

Codes: [嚮導引領爭上游]

No memos

問：請教您，如何教育孩子成為這麼傑出的人？

答：事實上是小孩喜愛讀書，在讀書的時候，如果是假日割香蕉都要幫忙，有一段時間，有三輪車來載，割下來後晚上要幫忙疊上去，有時候載到吊橋前，吊橋舊了，在吊橋前要落下來，一件大約一百台斤的程度，都要扛過橋去，過橋過去，要等牛來拉車，該時路較崎，有時難等，他們就用扛的到香蕉市場，這些小孩在讀書的時候也會幫忙家裡的工作，當時在仙水頭有塊園，有煮筍乾的寮，筍子煮起來冷了之後，要

用刀子去切，切到一定的大小再倒到筍間，有時會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我那大兒子暑假曾經幫忙，他在幫忙後說，工作安排得恁滿，身體會受不了，可以說本來生活，我有五個孩子，我爸爸媽媽都還在，多少要那個，到現在想起來，弄不知係怎麼做起來的，那時，早起暗睡，又要蓄豬、蓄雞、種菜，我的娘是很勤儉的人，她是彰化二林的人，娘家是耕田的不是做山的，因為，或許沒有人緣，講親比較沒有機緣，到了廿七歲將結婚，當時是卡慢了，我有一位阿伯在竹塘，知許多歲還沒有對象，就有親戚講到我婦人家那兒，我岳父母都很老實，不識來看，就講好，嫁來以後也不識怨苦，也不會怨麼該，很勤儉，可以說對我家的教育比我還辛苦，早晨比我早起，要帶飯包，他弟弟受比較高教育，看到自己的弟弟讀書有好的結果，所以對小孩的教育不會嫌學費多，正苦的時候跟她妹妹等人借錢註冊，實在說大的讀初中，還要考試就考上台中四中，他母舅在那兒就在那兒住，住了三年，高中考上台中一中，又住了三年，住了六年，第二的，我算了算，每個都讀高中，就有點不敢，就讓他去讀高工，高工畢業回來就在家裡幫忙，小的，考上一中又在他舅舅家住三年，我舅仔卡難講，我舅仔的輔娘有量，人家說，寄個孩子在那兒一定會卡冇閒，實在說出國是他們自己想要的，起頭有些是……，後來都是拿那邊的獎學金，後來兩人在一起，剛開始兒子不是考上哈佛，考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現在也不太記得了，一年之後才到哈佛，兩人同住在一起，宿舍開支都比較省，比較不必用到家裡的錢，他們也很省儉，要拿個博士實在也不簡單，讀了五、六年，六年多才拿到，媳婦在那兒讀書時就生有一

第二份逐字稿

P 2: 陳貞義090119. [待小孩協助切筍、挑香蕉等工作要如何兼顧他們的學業呢? ..]

(25:27) (Super)

Codes: [嚮導引領爭上游]

No memos

問：當時小孩協助切筍、挑香蕉等工作要如何兼顧他們的學業呢？

答：可以說是暑假這些時候才有啊，讀高中之後都出去，要等暑假才有啊，他們也沒有像人家要補，他們沒有啊，他們是自己想要才有辦法，當時，總是工作、生產比較重要，本來，工資便宜，請有人幫忙，現在工價貴，請工人實在算嘸和

第三份逐字稿

P 3: 陳貴賢090119. [讀書的過程、爸爸、媽媽畀你的教育方向？ 答：當然待..]

(4:7) (Super)

Codes: [嚮導引領爭上游]

No memos

問：請你講讀書的過程、爸爸、媽媽畀你的教育方向？

答：當然待在山上比較不利便，有空一週六、禮拜天、寒暑假都要幫忙工作，教育方面看哥哥，跟著他們的路來走，當然我們的家庭我的爸爸媽媽從我祖父那個時候就很

重視教育，所以會鼓勵後生讀書，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問：你讀書可曾遇到什麼辛苦的事？困難的事？遇到困難如何克服？

答：(母插話：沒錢，沒錢比較多)，沒錢其實也不會啦，我記得像我大哥後來讀大學時，念的是私立實在差很多，對家庭負擔差很多。希望每年做筍乾、種生薑總希望收成較好、價格較好，一年望過一年。

後記

就這樣就結束了嗎？就這樣就完成了嗎？寫完論文才感受到論文永遠無法完成的心境！

民國九十八年的春節前，返回南投國姓完成最後的訪談後，幾乎每天都守著電腦、插入怕遺失的隨身碟，一早就戴起耳機將錄下來的影像邊看、邊聽、邊打，在前進、後退的動作中，輕鬆的對談，變成辛苦的工作，幾經煎熬，加上早先完成的，手邊擁有了十多份的逐字稿，盯著逐字稿，思索著背後的意義，好不容易完成編碼，就要書寫故事，完成故事，又要進行分析，每天都浸泡在龐大的文字堆裡，要不是有指導教授可以依靠，要不是有前輩、學長姐的論文可以參考，真的會是伸手不見五指，前方究竟在何處？驀然間，進入尾聲了，論文就要結束了，是可以結束了嗎？是能夠結束了嗎？似乎，寫下來的東西都還有許多是待補足的，或許，研究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是要永遠走下去的。

一、開始是一份偶然

民國九十五年，國姓報導的總編輯何治郎邀研究者返回故鄉協助耆老訪談，每週或隔週由新營回到國姓，訪問五至六人，累積在手邊的有了六十人的資料，在這些訪談中，平日認識的朋友、平日常見的鄉親，他們的生命中居然有那麼多我們不知道的辛酸、苦楚與歡笑，除了陸續發表浮面的生命故事之外，那深層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共同的經驗是什麼，他們不同的發展是什麼，猶如深邃的長廊，似乎怎麼走都走不完，而更令人驚訝的是，在訪談中本研究者也才知道自己的先人是怎麼來的？是為何來的？為了追尋生命的源頭，為了探索生命的動力，研究者才知道有個系所教做「生死學研究所」，於是踏入了生死門，進入了浩渺的世界，探索著互動中的個人如何組織、感知與建構一個社會經驗（Norman K. Denzin, 1999）

二、過程是無數艱辛

五十八歲才考取研究所，心想，這下子可以完成自己的心願了吧，沒想到有人說這個題目不能做，於是大約有半年的時間是在為題目徬徨與不甘的，直到遇到了也是客家人的紀潔芳老師，她告訴本研究者，這是個可以研究的題目，因而重拾舊有的期待投入正式的研究。

研究方法是陌生的東西，文獻探討是浩瀚的議題，上課作業是重大的壓力。待解的問題多，還沒有指導教授可以解惑，博碩士論文鮮少類似的論文，同學間沒有相關的議題，困惑、疑慮、焦急纏繞著心頭，連題目都訂不下來，有一天開師父問起論文的方向，我說連題目都還訂不下來，他說：去醞釀吧，於是開車、上廁所、洗澡、睡覺，錄音筆都隨侍在側，一點靈光一句話語，點點滴滴的累積，不斷的滾雪球，在網路上不斷的訂書，上圖書館抱回一堆又一堆的書，到國史館拜訪擔任副館長的老友林金田，找尋市面上買不到的書，麻煩學校圖書館的顏玉茵小姐告訴我許多數位化的資料，慢慢的資料厚實了，東西填滿了。

論文初審了，老師說我的文獻走得太遠了，應該要聚焦在國姓、在現在，於是重新翻動大部份的結構，那是一樁不小的工程，心底的抗拒、心底的焦慮、紊亂的情緒，在上存在心理分析課時仿佛自己不存在了，在上靜坐課程的時候總是容易安靜下來，難過還是要面對，難過還是要設法通過，定下心，狠下心，文獻探討重新來過，翻修之後，果真是有不一樣的景象，初審，讓研究者不會走上歧途回不了正途。

本研究早先有了些許的訪談，但是那些是浮面、表象的，因而要有許多的深度訪談，而當時在寫這些報導時聽打的逐字稿並沒有這麼嚴謹，於是重新聽打、再訪談、再聽打，春節前完成了所有的訪談，過年期間就忙著打逐字稿，一個小時的訪談經常需要一天的時間來完成，於是「鞭炮聲裡忙聽打」，念小三的孫女說：「阿爹（ㄉㄚˊ 大埔客家人稱祖父為阿爹），你讀書讀得快要變成書呆子了，都不帶我們出去玩！」

寫生命故事不難，難的是生命故事裡究竟呈現出什麼樣的意義？這時指導教授適時的出現了，「這樣知道嗎？」重來再重來，終於能夠動起來，終於能夠撐過來，

好不好不知道，對不對不知道，但總是走過了該走的路。

三、未來是幾許負擔

指導教授紀老師曾問，畢業之後要做什麼？雖然不知道論文的結果如何，但是，研究者向老師報告，未來會儘量抽空返回國姓，繼續耆老訪談，繼續追索客家人遷徙到國姓的過程，他們的生命意義，目前，研究參與者都是轉業翻身有成的個案，未來，或許可以發掘許多轉業翻身失落的鄉親，在成功中我們看到喜悅與憧憬，或許來日我們會在失敗中體驗不幸的啟示。